



繁峙巖山寺

YANSHAN TEMPLE IN FANSHI, SHANXI PROVINCE

繁 峙 巖 山 寺

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 編著
柴澤俊 張丑良

文 物 出 版 社

1990年 北京

責任編輯：周 成

封面設計：阿 遙

版面設計：晨 舟

封面題字：龐書田

繁 峙 巖 山 寺

編著者 山 西 省 古 建 築 保 護 研 究 所

柴 澤 俊 張 丑 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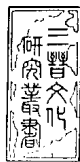
出版者 文 物 出 版 社（北京五四大街29號）

印刷者 北 京 人 民 印 刷 廠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北 京 發 行 所

一九九〇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內版定價：200元

ISBN. 7—5010—0438—2/J·186



三晉文化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趙雨亭

副總編輯 劉舒俠 劉貫文 李玉明

劉江 陳墨章 張頌

目

錄

繁峙巖山寺	1
一 概況	1
二 沿革	2
三 文殊殿	5
四 值得研究的幾個問題	11
繁峙巖山寺壁畫	18
一 綜述	18
二 畫題	20
三 壁畫上的建築	22
四 繪畫藝術與畫師	24
繁峙寶藏寺圓覺殿	26
實測圖	31
拓 片	57
圖 版	63
圖版說明	199
附 錄	210
附錄一 墨書題記（錄文）	210
附錄二 雕造銘文（錄文）	212
附錄三 碑 文（錄文）	214
附錄四 巖山寺修繕工程設計書	219
後 記	228

CONTENTS

Yanshan Temple in Fanshi County	1
1 A Survey of Yanshan Temple	1
2 The Evolution of Yanshan Temple	2
3 The Hall to Manjusri	5
4 Problems Deserving Researches	11
The Frescoes of Yanshan Temple in Fanshi County	18
1 Summarization	18
2 Subjects of Painting	20
3 Architectures in the Frescoes	22
4 Art of Painting and Painters	24
Yuanjue Hall of Baozang Temple in Fanshi County	26
Drawings Drawn from Measurements	31
Rubbings	57
Plates	63
A Caption to the Plates	199
Appendix	210
Appendix 1 An Inscription of Ink Marks (Epigraph)	210
Appendix 2 An Inscription of Engraving (Epigraph)	212
Appendix 3 An Inscription on the Tablets (Epigraph)	214
Appendix 4 A Designing Paper on the Project of Renovating the Yanshan Temple...	219
Postscript	228

實測圖目錄

一 巖山寺總體鳥瞰	33	二四 文殊殿山面當心間補間科拱	44
二 巖山寺總體平面	33	二五 文殊殿山面前間補間科拱	45
三 天王殿正、背立面	34	二六 文殊殿山面後間補間科拱	45
四 天王殿前、後視縱斷面	34	二七 文殊殿轉角科拱	46
五 天王殿當心間橫斷面	35	二八 文殊殿門、窗大樣	46
六 天王殿平面	35	二九 文殊殿雀替、駝峰大樣	47
七 文殊殿正立面	36	三〇 文殊殿佛壇磚雕大樣	47
八 文殊殿背立面	36	三一 文殊殿塑像大樣	48
九 文殊殿側立面	37	三二 文殊殿塑像大樣	48
一〇 文殊殿平面	37	三三 鐘樓正立面	49
一一 文殊殿前視縱斷面	38	三四 鐘樓側立面	49
一二 文殊殿後視縱斷面	38	三五 鐘樓縱斷面	50
一三 文殊殿當心間橫斷面	39	三六 鐘樓橫斷面	50
一四 文殊殿次間橫斷面	39	三七 鐘樓平面	51
一五 文殊殿瓦頂俯視、樑架仰視平面	40	三八 圓覺殿平面	51
一六 文殊殿翼角仰視平面	40	三九 圓覺殿正立面	52
一七 文殊殿前簷當心間柱頭科拱	41	四〇 圓覺殿縱斷面	52
一八 文殊殿後簷當心間柱頭科拱	41	四一 圓覺殿當心間橫斷面	53
一九 文殊殿前後簷當心間補間科拱	42	四二 圓覺殿次間橫斷面	53
二〇 文殊殿前簷次間柱頭科拱	42	四三 圓覺殿樑架仰視平面	54
二一 文殊殿後簷次間柱頭科拱	43	四四 圓覺殿柱頭科拱	54
二二 文殊殿前後簷次間補間科拱	43	四五 圓覺殿補間科拱	55
二三 文殊殿山面柱頭科拱	44	四六 圓覺殿轉角科拱	55

拓片目錄

一	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記（宋）	59
二	石雕仰覆蓮瓣臺柱形香爐銘文（宋）	59
三	石刻八棱形香爐臺柱銘文（金）	59
四	特賜廣濟大師之塔銘文（金）	60
五	繁峙靈巖院水陸記碑碑文（金）	60
六	修造碑陰記序（明）	61
七	重修靈巖寺碑記（明）	61
八	修補靈巖寺碑記（清）	61
九	重修各廟碑誌（清）	61
一〇	重修地藏廟碑記（清）	61
一一	重修閻廟碑誌（清）	61
一二	重修各廟碑誌（民國）	61

圖 版 目 錄

一 巖山寺全景·····	65	二六 文殊殿佛壇南端盡門磚雕·····	85
二 巖山寺文殊殿正面近景·····	66	二七 文殊殿彩塑·····	86
三 文殊殿前簷結構·····	67	二八 文殊殿水月觀音塑像·····	88
四 文殊殿東南翼角結構·····	68	二九 文殊殿獅子塑像·····	89
五 巖山寺金植古松·····	69	三〇 文殊殿脇侍菩薩塑像·····	90
六 巖山寺文殊殿背面全景·····	70	三一 文殊殿脇侍菩薩塑像·····	91
七 文殊殿後簷結構·····	72	三二 文殊殿侍者塑像(局部)·····	92
八 文殊殿山面枋拱結構·····	73	三三 文殊殿拂蒜塑像(局部)·····	93
九 文殊殿前簷枋拱尾部結構·····	74	三四 文殊殿金剛塑像·····	94
一〇 文殊殿後簷枋拱尾部結構·····	75	三五 文殊殿金剛塑像(背面)·····	95
一一 文殊殿山面枋拱尾部結構·····	76	三六 文殊殿侍者塑像·····	96
一二 文殊殿探架透視·····	77	三七 文殊殿西壁壁畫全景·····	98
一三 文殊殿明間探架仰視·····	77	三八 佛傳故事(釋迦降魔)·····	100
一四 文殊殿明間東縫樑架四椽袱、平樑及平 樑接點·····	78	三九 佛傳故事(執鉞武士)·····	101
一五 文殊殿明間西縫樑架四椽袱上部結構·····	79	四〇 佛傳故事(魔王鬼卒)·····	102
一六 文殊殿明間西縫樑架結構·····	80	四一 佛傳故事(後宮侍女)·····	104
一七 文殊殿前槽西側金柱與額枋結構·····	80	四二 佛傳故事(夫人信香)·····	105
一八 文殊殿前槽東側金柱與額枋結構·····	81	四三 佛傳故事(火坑焚香)·····	106
一九 文殊殿後槽東側金柱與額枋結構·····	81	四四 佛傳故事(牛生麒麟)·····	107
二〇 文殊殿西南轉角尾部結構·····	82	四五 佛傳故事(夜半托生)·····	108
二一 文殊殿元代重修題記·····	82	四六 佛傳故事(內宮入腹)·····	109
二二 文殊殿前簷板門·····	83	四七 佛傳故事(後宮迎候)·····	110
二三 文殊殿後簷板門·····	83	四八 佛傳故事(太子誕生)·····	111
二四 文殊殿東北角套獸·····	84	四九 佛傳故事(擲鼓報喜)·····	112
二五 文殊殿後簷西次間直櫺窗·····	85	五〇 佛傳故事(百官朝賀)·····	113
		五一 佛傳故事(侍吏)·····	114

五二	佛傳故事 (淨飯王像)	115	七六	釋迦牟尼說法圖	137
五三	佛傳故事 (背射九重鐵鼓)	116	七七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 (王宮亭榭)	138
五四	佛傳故事 (隔城投象)	117	七八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 (聖母廟)	139
五五	佛傳故事 (見死傷心)	118	七九	驅妖顯靈聖迹圖 (觀音顯靈)	140
五六	佛傳故事 (尋覓太子)	118	八〇	驅妖顯靈聖迹圖 (驅妖出門)	141
五七	佛傳故事 (苦行修道)	119	八一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 (王宮配殿)	142
五八	佛傳故事 (牧女獻乳)	119	八二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 (後宮祭祀)	143
五九	佛傳故事 (釋迦神變)	120	八三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 (仙女赴祭)	144
六〇	佛傳故事 (優陀耶弘法)	121	八四	鬼子母本生故事 (嬰兒戲耍)	145
六一	佛傳故事 (應辯維論)	121	八五	鬼子母本生故事 (金翅放生)	146
六二	佛傳故事 (貧人掃道供佛)	122	八六	鬼子母本生故事 (鬼卒奪嬰)	147
六三	佛傳故事 (阿斯歸算罷得寶)	123	八七	釋迦牟尼說法圖 (飛天)	148
六四	佛傳故事 (迦毗羅衛國王宮南門城樓)	124	八八	釋迦牟尼說法圖 (護法神將)	149
六五	佛傳故事 (迦毗羅衛國王宮南門西闕樓)	125	八九	釋迦牟尼說法圖	150
六六	佛傳故事 (釋迦牟尼與諸臨侍)	126	九〇	釋迦牟尼說法圖 (文殊菩薩)	152
六七	佛傳故事 (飛天)	127	九一	釋迦牟尼說法圖 (普賢菩薩)	153
六八	佛傳故事 (酒樓市井)	128	九二	鬼子母本生故事 (天宮樓閣)	154
六九	佛傳故事 (梵王迎佛)	129	九三	鬼子母本生故事 (龍宮赴宴)	155
七〇	文殊殿東壁經畫全景	130	九四	鬼子母本生故事 (龍王迎候)	156
七一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 (臨朝議事)	132	九五	鬼子母本生故事 (鬼子母赴宴)	157
七二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 (三文官)	133	九六	鬼子母本生故事 (宮中宴樂)	158
七三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 (文武官員與儀衛)	134	九七	鬼子母本生故事 (水推磨坊)	159
七四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 (武官與儀衛)	135	九八	鬼子母本生故事 (深山遇仙)	160
七五	釋迦牟尼說法圖 (飛天)	136	九九	鬼子母本生故事 (鬼卒歇息)	161
			一〇〇	水月觀音圖	162
			一〇一	釋迦牟尼說法圖	163

一〇二	鬼子母本生故事（農夫趕驢）	164	一二二	石雕獅子幢座	179
一〇三	鬼子母本生故事（官吏遊騎）	165	一二三	石雕拂蒜牽獅香爐	179
一〇四	鬼子母本生故事（二驢荷重）	165	一二四	特賜廣濟大師塔	180
一〇五	文殊殿北壁西次間壁畫全景	166	一二五	石雕仰覆蓮瓣臺柱形香爐	182
一〇六	五百商人風墜羅刹國故事 （海市蜃樓）	168	一二六	石雕力士八棱形柱礎	184
一〇七	五百商人風墜羅刹國故事 （航海遇難）	168	一二七	石雕獅子八棱形柱礎	184
一〇八	五百商人風墜羅刹國故事 （門前迎賓）	169	一二八	石雕花卉覆盆式八棱形柱礎	184
一〇九	文殊殿北壁西稍間壁畫全景	170	一二九	石雕花卉獸面八棱形柱礎	184
一一〇	五百商人風墜羅刹國故事 （商賈被囚）	171	一三〇	石雕獅子覆盆式八棱形柱礎	185
一一一	五百商人風墜羅刹國故事 （敵樓與白露屋）	172	一三一	石雕獸面仰覆蓮瓣形香爐	185
一一二	五百商人風墜羅刹國故事 （民宅門廡）	172	一三二	石雕圓柱形燈臺	185
一一三	文殊殿北壁東稍間壁畫全景	173	一三三	鐵磬	185
一一四	文殊殿南壁東稍間壁畫全景	174	一三四	巖山寺伽藍殿全景	186
一一五	釋迦牟尼說法圖（寶蓋）	175	一三五	巖山寺地藏殿全景	186
一一六	供養人像	175	一三六	巖山寺馬王殿全景	187
一一七	釋迦牟尼說法圖（釋迦坐像）	176	一三七	馬王殿東壁壁畫全景	187
一一八	釋迦牟尼說法圖（迦葉與脇侍菩薩）	177	一三八	巖山寺東旁門全景	188
一一九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178	一三九	巖山寺東側鐘樓	189
一二〇	繁峙靈巖院水陸記碑	179	一四〇	寶藏寺圓覺殿	190
一二一	石刻八棱形香爐臺柱	179	一四一	圓覺殿鸞吻	191
			一四二	圓覺殿西南翼角結構	192
			一四三	圓覺殿前簷結構	193
			一四四	圓覺殿後簷拱尾部結構	194
			一四五	圓覺殿樑架結構	195
			一四六	圓覺殿轉角結構	196
			一四七	圓覺殿山面樑架結構	197

繁峙巖山寺

柴澤俊

巖山寺，古名靈巖寺，亦稱靈巖院，位於山西省繁峙縣沙河鎮東南12公里處的天巖村。這裏是五臺山北麓，滴水自山谷而瀉，沿寺側彎曲北流。寺址規模不大，寺內亦無巨構殿閣，加之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因而自清代以來長期不為世人所矚目。彌足珍貴的巖山寺金代壁畫就保存在這裏。

一 概 況

五臺山跨越山西省五臺、繁峙、代縣境域，週長250公里，山上寺廟林立。繁峙境內的巖山寺、公主寺、寶藏寺、彌陀寺、三聖寺、秘摩崖等，均屬五臺山佛剎。金、元之際，巖山寺是五臺山大華嚴寺（今顯通寺）真容菩薩院（今菩薩頂）的下屬院，歸五臺山大華嚴寺直轄。古時越長城，跨北嶽，遠道而來的香客，多要在巖山寺歇宿之後再進入五臺山，故巖山寺又被稱作五臺山北側的山門之寺。明代以前這裏香火隆盛，寺院頗興。入清以後，隨着佛教的衰微，香客減少，布施貧乏，寺院逐漸敗落，幾乎被人們所遺忘。寺中後殿被拆卸變賣，財產亦典當一空。寺內僧侶四散，經藏供器蕩然無存。解放以後，巖山寺因其精美的壁畫而逐漸受到各界注意，並得到應有的重視和保護。現在廟貌依舊，殿宇古雅，壁畫丹青。在幽靜的自然景色的襯托下，整座寺廟顯得生機盎然。

巖山寺坐北向南，背倚五臺山北側。寺區南北長80米，東西寬100米，總面積為8,000平方米。寺內前有山門（天王殿），中有文殊殿（後稱南殿），後有水陸正殿（本名彌陀殿），左右為伽藍和地藏二殿，兩側還有鐘鼓二樓。今僅存東側鐘樓一座，上懸鐵鐘，下設門洞，已闢為該寺的旁門。山門（天王殿）戰爭中塌毀。彌陀殿“文革”中被拆除，僅留臺基、柱礎和月臺。惟文殊殿、東西配殿和鐘樓依然如故。文殊殿內的塑像、壁畫，工藝皆佳，其中尤以壁畫的藝術成就令人矚目，堪稱我國古代繪畫史上的上乘之作。此外，寺內碑碣、香爐、經幢、柱礎等，造作精細，刻有年款，也是具有歷史和藝術價值的珍貴文物。

二 沿 革

巖山寺始建年代不詳。據寺內現存碑刻和近人考據論述，皆認為該寺建於金代海陵王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註一〕，實際創建年代較此更早。現存寺內金正隆三年《紫峙靈巖院水陸記碑》中載道：

“……鴻教然後布行天下，太宗為經戰陣之所立寺，薦救陣亡之士，何況此邦乃半昔用武爭戰之地，暴骨郊原，沉魂滯魄，久幽泉壤，无所憑依，男觀女視，嗟淚垂彈，豈不傷哉！極感厚人，矜憫□□，相亂命工圖像，凡繪水陸一會，故以斯緣，留意圖畫，極樂彌陀一念，……上助善題之因，下拔沉輪之苦，……茲乃如來設教之根本也。”

碑陰文字，除“大邑社長姚良、張德……”、“管社人侯善、張京……”、“小邑社長張全、李舉……”、“管社人李儀、李旺……”、“都維那孫和、弟孫賢……”外，還有“命工圖畫聖像維那人二會村尚教練、弟□郎……”、“管琉璃施主趙圓、弟趙京……”、“小木匠人都料王敏、檀明、蘇明”、“瓦匠林真、張賈、琉璃匠……”、御前承應畫匠王達、同畫人王道”等有關執事者和匠師姓名。

上述碑文反映了該寺三方面的史實。其一，宋、遼時期，這裏是古戰場，戰爭爭奪，銜殺不寧，陣亡將士，暴骨郊原。金太宗完顏晟（公元1123—1135年在位）為了“超度”陣亡之上，立寺祀典。其二，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在該寺設水陸道場，並在彌陀殿內命工圖像，繪製水陸畫一堂，藉用佛法教義和因果報應之說，渡化世人。其三，金正隆年間巖山寺修建規模相當可觀。木作、泥作、瓦作、命工圖像、燒造琉璃、繪製壁畫等，項目繁多，範圍甚廣，是此寺一次較為全面的興建和擴建。

明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鐫《重修靈巖寺碑記》，十六年（公元1643年）鐫《歷代建新碑記》，其中關於巖山寺的建年為：

“靈岩寺，繁昌古剎也，建自正隆年間。”

“稽古靈岩寺，創自前代金時完顏亮之正隆三年。”

兩碑之述，皆以金碑年代為據，今人又多依此引用，致使“巖山寺創自金正隆間”之說，傳為定論。

筆者實地勘察巖山寺時，發現一些石雕文物，上面均刻有銘文，有的比上述碑刻時代還早。這對於研究該寺的創始年代和寺史沿革頗有價值。寺內現存石雕香爐五個，其中兩個雕有銘文。一為方形，束腰部位刻有力土、金剛和菩薩像，宋風顯著；一為六角形，高頸，爐身分作六瓣，金代所雕。這兩個香爐的銘文均在束腰部，原文分別為：

“皇帝萬歲，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記。”

“天延村維那厚父等持捨淨財，共施香爐一所，永充供養。今具諸人捨施如後：李旺、厚父、厚德……。大定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建。院主僧惠辯、石匠李浩。”旁側小字“正隆元年栽松樹人李旺、李□記。”

迄自今日，寺院內的四株巨松巍然挺立，蒼古面繁茂，當是八百多年前李氏所栽之物。

石雕殘幢和禪師塔身各一段。幢為六角形，上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記”；塔身為八角形，上部鐫有八個繞刻樂伎，造型優美，刀法流暢。幢、塔上的有關銘文分別為：

“維大宋國代州界繁峙縣成寧鄉天延村第一稅戶厚延吉……，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一座。奉為□亡過父母及伯叔□嫂六□眷屬承□聖□□報□四恩。……昔大宋元豐二年歲次己未十月一日丙申時建立記。”

“特賜廣濟大師之塔”，“大定二十三年十月十日建……，五臺山大華嚴寺真容菩薩院下堅州管内靈藏院特賜紫衣僧正子善……。”

“大定”年號中的“大”字，後人剔地改為“元”字，但痕迹可見。與塔身上部綫刻樂伎核證，當是金鈔，故仍以“大定”述之。

寺內原有石醴盆一個，“文革”中毀壞。據1954年的勘察記錄，其上鐫刻有：

“維大宋國代州界繁峙縣咸寧鄉天巖村靈巖寺……。”

從上述香爐、石幢、石塔、醴盆上的年款銘文，可以清楚地看出：巖山寺在金代以前早已有之，曾在北宋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雕造石幢，北宋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鐫刻香爐，金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栽寺內松樹。它們分別比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早八十年、七十年和兩年。據此，巖山寺的始建，最遲亦在北宋。石幢和醴盆上的銘文“維大宋國代州界繁峙縣咸寧鄉天巖村靈巖寺”，可以為證。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設水陸道場，命工圖像，並請御前承應畫匠王造繪製彌陀殿內水陸壁畫。接着，又建文殊殿（即南殿）五楹，塑文殊及諸侍者，至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畫完殿內壁畫，年款、匠師墨題於壁間，至今猶存。當時的寺名為靈藏院。金代的巖山寺，屬五臺山大華嚴寺真容院所轄，教勢興隆，殿宇鼎峙，畫塑皆備，資財來源廣闊，各種經幢、香爐、醴盆等無不具備，規模龐大，香客衆多。此乃茲寺鼎盛時期。

元、明、清三代，寺內教法雖較全時衰敗，但興工修葺之舉延續不斷。殿內樑枋題記和碑文所示，皆述及到寺宇重建和補葺年代。現文殊殿內東西兩次間四椽袱下側和後槽大額枋底皮墨書題記為：

“皇帝萬歲，太子千秋，國泰民安，常轉法界，有情者同登覺岸者矣！”

“岩大元國延祐二年庚辰月甲子日重建，發遣主僧和講主、仁講主、讚講主、主講主，門人智祿、智信……，都科莊成劉瑞、男劉先，本村王仲恩、男王彪。”

“□功德主上浪潤提領石添、妻陳氏、男……，功德主岱堡村社長楊青……，鹽使縣堂案士□男□□，鹽使鄭元慶、楊□□男□□施□□壹碩，本村都維那北社周仲□、周□安……，南社……。”

三則題記，墨書筆法完全相同，無疑都是元延祐年間重修時留題其上的。

明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歷代建新碑記》載有元代修葺事宜：

“稽古靈岩寺，創自前代金時完顏亮之正隆三年，至元仁宗延祐三年，一百六十四載，南殿重修；至元末順帝至正四年，又遷計一百九十載，水陸正殿維新。”

碑文所述元代至正四年水陸正殿維新工程，因殿堂碑刻皆已不存，無法揣度。惟元代延祐三年南殿重修之事，與樑枋墨書題記中的元代延祐二年重建的記載略有差異。蓋為二年興工，三年堅碑刻石，所惜碑石亦毀，不能明其記事始末。經與現存實物相對照，文殊殿除大樑、額枋等有題記者為元代構件外，欄普之上的斗拱和其它樑架部件以及瓦頂、前簷板門等，亦多為元代所製。與金代建築相比，斗拱用材縮小。樑架構件前槽大額枋和明間兩縫用材規整，手法古樸，尚存金物。後槽大額枋、四椽袱、乳袱、角樑等，多為不規則斷面，顯係元構。前簷板門線角增多，門上加設了橫披板及圓形門簪，與後簷金建板門顯然有別。由此看來，元延祐年間文殊殿在“重修”時，斗拱以上的部份結構及樑、椽、瓦頂、正面板門等皆予更新。依其殿宇主體而論，文殊殿應是金建元修之物，或謂兩代構件和手法并存的一座佛寺殿堂。由於該殿的臺基、欄普、部份樑架構件、佛壇、塑像和圍牆未予更新，仍為金時原作，故四週精美的金代壁畫得以保存下來，至為罕甚。

明代巖山寺興工和鑄造供器之舉，有碑刻和題記可考。見之者七則，分別為正德、萬曆、天啟、崇禎四個朝代。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鑄造鐵磬一枚，製作銘文為：

“正德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彌陀殿維新記碑》云：

“靈巖寺肇於前朝……，風雨剝蝕，殿宇凋敝，禪師與之四方募化，辛未八月興工，壬申七月告竣，寺貌鼎新，其功得以敬神靈、安四方者也。”

正德興工之舉，主要是修繕彌陀殿（即水陸正殿），其它亦略加葺補和粉飾，故曰“寺貌鼎新”。所惜彌陀殿不存，碑刻在“十年浩劫”中亦毀，無法驗證。今據原勘察記錄和1954年說明牌摘錄，權作稽考寺宇歷史的一則紀實銘文。

明萬曆，天啟至崇禎間，茲寺修葺工程時斷時續，部份樑枋和木牌題記尚存，至明末始鐫碑石記事。東廂伽藍殿樑下側題字為：

“告大明萬曆貳拾陸年玖月初壹日吉時建立。”

文殊殿東四椽楹下側，釘有粉白色木牌一塊，上寫：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十三日重建。”

西廂地藏殿大樑下側題字：

“萬曆四十七年起閏王會，積米七斗九升，至天啟七年，共八年，乃積穀子七十八石二斗。崇禎元年四月初一日重修。”

明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鐫《歷代建新碑記》，其中載述的明季修葺事迹為：

“及我大明朝歷干戈摧殘之際，剝舍森如翼然，予社保障。至我神宗時四百四十四年之久，風雨頹損，華飛極其凋敝，莊嚴亦爾淋漓。予祖諱草、諱誥、庠生諱藝等，穆然有振起壇坫之想……。衆三祖相繼殂，其事鮮克終也……。予族叔壽祿起事農業……，此寺在念……。四方信士薰於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其鳩工庀材之用，濟需不竭，約費五百金而叔之微囊亦幾告匱矣！未數年，五殿輝煌，丰觀厥成也。”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上距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四百四十四年。這時寺宇“頹損”、“凋敝”，遂積資修繕，“約費五百金”，從而使“五殿輝煌”。所謂“五殿”，蓋指天王殿（山門）、文殊殿（南殿）、彌陀殿（水陸正殿）及東西配殿。由此看來，萬曆年間的補葺範圍是很全面的。及至明末崇禎時期，巖山寺又進行了一次維修。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重修靈巖寺碑記》云：

“……歷至我大明朝迄今，風雨漂搖，簷墻破圯，~~圯~~毀壞，遂捐所積資財，不行募化，補葺脩理。工匠~~三~~三餐，悉奉齋送，是以誠感四方，檀越樂於輸財趨~~往~~焉。前後共脩十二載，約費金四百余兩，衆善捐助一半，其餘罄家囊、賣牛畜以補數，其苦行可備舉矣！今者廟貌鼎新，殿宇重光。”

上述明代興工之記，以萬曆間為多，崇禎時期次之。讀其文詞，似乎工程浩繁，實則資財貧乏，營造簡陋。天王殿（山門）和彌陀殿不存，無法驗證。文殊殿內明季構件極少，所謂“重建”、“鼎新”，實不過補葺簷臺、瓦頂和油飾斷白而已。東西兩廂之伽藍殿和地藏殿，確是萬曆和崇禎時重建之物。兩殿為懸山式，規模不大，結構簡單，無料枋，亦無裝飾，不像寺廟殿堂規制，亦與南殿不相配稱，按碑記中“輝煌”之說，懸殊頗甚。

至清代，香火冷落，布施大減，寺內經濟狀況較前貧乏，補修殿宇之力更為微弱。碑文和題記所示，清道光、同治、光緒年間都有補葺，但多是防止坍塌和葺葺補缺而已。現存寺內東側的鐘樓（西側鼓樓已不存）和伽藍殿南隅的馬王殿，均是這個時期留給巖山寺的遺物。與此同時，金建元修的水陸正殿被寺僧拆除變賣後，移建於繁峙縣城內的正覺寺中。

民國年間，教勢大衰，村人四處化緣修建起簡陋的水陸正殿五楹，略如民房規制。據碑文所示，民國十四

年（公元1925年）曾將閭王殿的懸山式房頂截短，門窗更新，並將配殿前簷塗以色澤，但圖案工藝皆拙。1942年，山門（天王殿）遭毀，寺內成為當地的牛圈馬棚，穀草柴薪便依附於殿內四週的金代壁畫之上。儼然一座佛刹，變成了“蒲團地雞犬雜處，華蓋頂鳥雀頻棲”的破廟。

建國以後，在五十年代普查文物時，巖山寺依其樑架上的題記和建築的時代風格被定為元物，其中的壁畫因斷代不準，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七十年代初，筆者與同行實地考察，發現茲寺殿堂雖為元代重修，但形制、結構皆佳，尤其是殿內的金代壁畫，題材豐富，畫藝高超，服飾幪頭極具宋風，作者年款自書其上，實乃我國繪畫史上的珍品。至此，專文上報，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重視，專家學者亦不時而至，或臨展展覽，或撰文刊出，巖山寺遂成為大家所矚目的一所著名寺廟。1982年2月23日，國務院公布巖山寺為全國第二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更引起國內外各界人士的關注。對於巖山寺的保護管理，各級政府皆很重視。1987年，開始實地試驗壁畫畫面除塵與保護方法，同時進行測繪設計。巖山寺的修繕方案在徵得各方面的同意、報請國家文物局批准後已付諸施工。在該寺的修繕中，將復原山門，加固保護壁畫，修葺文殊殿和東西兩廂，並在水陸正殿（彌陀殿）原有的臺基上把附近僅存的金建資藏寺十二圓覺殿遷來保存〔註二〕。修繕後的巖山寺，將呈現出古樸典雅、勁健整飾的面貌，從而吸引國內外各界人士前往觀覽。

三 文殊殿

文殊殿，亦稱菩薩殿，居寺內天王殿以北，內供文殊像，故名。明末以來，寺之旁門關於廟院東側，入寺門可見文殊殿居庭院之南，人們以方向命名，故又稱南殿。

殿身面寬五間，進深三間，單簷歇山式屋頂。殿之明間前後開門，兩次間為窗。入殿堂，繞佛壇，前後可以穿通，故俗稱穿心殿。殿宇規模不大，形體莊重，舉折平緩，手法蒼古。此殿雖不類五臺山諸寺殿堂雕造之富麗，亦不如佛光寺大殿巍峨壯觀，但規制、造型、結構、手法等，却有許多獨到之處，為五臺山諸寺所未有。

臺基：文殊殿臺基不高，僅45厘米。殿前無月臺，臺明之外於前後當心間設階級三步，供人們出入之便。臺基寬19.08米、深15.96米，順磚墁砌，遲鋪散水。臺明收分2.5厘米，約合6.5%，室外泛水3厘米，合3%弱。臺明外沿鋪壓簷石一週，四角各安角石一塊。簷石乃石灰巖製成，寬40厘米，厚18厘米。角石方形，規格60×60×18厘米，素平無飾。殿內外地面皆用方磚鋪墁，磚之規格砍磨後為33×33×6厘米。鋪墁形式，縱縫垂直，橫縫不規則的相間，多數僅差2—3厘米。我國古代建築中的地面磚的鋪設方法是唐代以前為十字縫相對，長安大明宮遺址〔註三〕和現存的五臺山南禪寺、佛光寺皆可證明。唐末五代，橫縫出現交錯現象，但很不規則。北宋迄至後世，橫縫相間已成通例。巖山寺文殊殿地面及其佛壇上方磚的墁法，尚存唐代遺風。

平面：殿身面闊五間，通面闊14.98米，其中當心間3.74米，次間3.76米，稍間1.86米。稍間寬度恰合明間或次間之半，這種設置古代有之〔註四〕，而次間大於明間則屬稀有之例。更為殊者，進深三間，總進深11.86米，其中當心間4.36米，次間3.75米。次間山柱位置與前後簷稍間柱不成方形，致使轉角處樑架結構不得不發生相應的變化，角樑後尾搭在額枋外端丁枋之上，沒有高超的建築結構技能，是不敢如此設置的。殿內金柱4根，前後槽各二，但位置互不相應。前槽兩柱設於前簷和兩山次間中綫上，不與簷柱和山柱相對照。後槽兩柱偏外，不與前槽柱垂直，而是在山面次間中綫上，與後簷次間外柱對應。這種減少殿內金柱的作法以及如此靈活變換的運用，可謂我國建築史上的一種創新。

柱子：文殊殿內外柱子20根，其中簷柱16根，內柱4根，皆係木質。柱礎以自然料石為之，素平無飾。柱身直柱造，柱頭捲刹。前後簷平柱高3.73米，與明間寬度3.74米基本相等。山柱高3.77米，金柱高4.73米。宋李誠《營造法式》卷五規定：“凡用柱之制，若殿間即徑兩材兩架至三材”。該殿材高18厘米，架高7厘米，若兩材兩架即為50厘米。經實測簷柱徑平均為36.5厘米，恰合兩材，較《營造法式》規定甚小。高徑之比，簷柱10倍有餘，金柱8.5至9.4倍，金柱略顯粗壯。角柱較平柱增高13厘米，與宋“五間殿生高四寸”基本吻合，可謂牛起顯著。詳見《柱子規格比成一覽表》。為了使殿宇重心穩固，不致因外力而發生偏倚，四週簷柱皆向內傾，造成“側角”。前後簷柱側角5厘米，約合柱高的1.28%；兩側面山柱側角4.5厘米，約合柱高的1.18%；較《營造法式》規定：“隨柱之長，每一尺即側角一分；若側面，每長一尺即側角八厘”之數略大。這對於防震、防風、防屋頂重力偏移而造成建築傾斜乃至損壞，都是富有效益的。

柱子規格比成一覽表

單位：厘米

名 稱	柱 高	柱底徑	柱頭徑	平均徑	徑 高 比
前後簷平柱	373	40	33	36.5	1 : 10.2
前後簷次間柱	379	40	33	36.5	1 : 10.4
山面平柱	377	40	33	36.5	1 : 10.3
角 柱	386	40	33	36.5	1 : 10.6
前槽金柱	473	55	46	50.5	1 : 9.4
後槽金柱	473	60	51	55.5	1 : 8.5

除金柱較粗外，簷柱大多築入牆內，僅前簷平柱袒露半徑。簷柱規格尚且整齊，徑高之比，與我國金代建築相符。

欄普：簷下一週柱頭上，施欄額和普拍枋，斷面成“丁”形。轉角處欄額不出頭，猶如唐制〔註五〕。欄額斷面，高24厘米，與足材25厘米相近；厚13厘米，與材厚略同。普拍枋斷面高13厘米，近材之厚；寬27厘米，略大於足材。與《營造法式》規定相比，斷面略小，但與山西現存的許多宋、金實物近同〔註六〕。

科拱：殿身內外皆施科拱，除樑架中的攣間鋪作外，簷下柱頭欄普之上設科拱一週，用以承托和傳遞外簷與樑架上的荷載。科拱的部位，分柱頭、補間和轉角三種。補間科拱的分布，除前後簷兩梢間僅及明間或次間之半不設科拱外，其餘前後簷及兩山每間各置一朵，空當勻稱。科拱結構和層次均較簡潔，毫無龍雕獅雕之感，微小的變化，饒富構造自然之趣。現分述如下：

柱頭鋪作，四鋪作，檼料口內出假昂一跳，底面砍作假華頭子，昂嘴平面式，弧彎不大，嘴尖偏薄，昂上施令拱與單材耍頭相交，耍頭螭形斜，令拱外面斜剝，製成外短內長的形式。再上承隨轉枋和檼槽枋，與隨轉枋相交者有襯枋頭一根，外向砍成麻葉形耍頭，後尾製成乳楦或丁楦，斜搭在大額枋或四椽楹之上。科拱後尾出單抄（華拱一跳），承令拱和耍頭。令拱外向兩端不剝面，上置羅漢枋一道，耍頭形制與外簷同。柱中心之上，自檼料口內順間寬設泥道拱和慢拱，上架柱頭枋和檼槽枋各一道，既傳遞簷緣腰間荷載，又是簷頭科拱聯絡材，負有一定的簷部框架作用。

柱頭科拱後尾檼枋，因結構位置不同，斜度不一，斷面亦異。前簷當心間柱頭鋪作，後尾檼枋上斜15度，斷面28.5×15厘米；後簷當心間柱頭鋪作，後尾檼枋上斜20度，斷面33×15厘米；前簷次間柱頭鋪作，後尾檼枋上斜21度，斷面一材，18×12厘米；後簷次間柱頭鋪作，後尾為平置的乳楦，內端插入金柱之內，斷面25.5×15厘米；山面柱頭鋪作，後尾檼枋上斜45度，斷面一材，18×12厘米。後尾檼枋如此繁複變換，打破了科拱結

構上千萬一律的格調，這是山西元代建築中常見的慣例。

補間鋪作，與柱頭鋪作基本相同。所異者為補間襯枋頭後尾不設橫樑，砍製成螞蚱形耍頭。惟兩山後間補間鋪作後尾為丁枋，斷面高及兩材，內端插入後槽金柱之內。

轉角鋪作，除正側兩面與柱頭鋪作相同外，45度角線上增設斜昂一縫，兩側令拱於角昂上相交，耍頭製成由昂，別無它構，後尾正側兩面出單抄上承羅漢枋，角縫華拱一跳承羅漢枋交點，上置螞蚱形耍頭，簡潔利落。

科拱出跳，內外皆37厘米，耍頭長31厘米，昂嘴長29.5厘米，下斜14厘米，襯枋頭前端麻葉頭長39厘米。螞蚱頭與麻葉頭上下重疊，形如兩層耍頭之制。科拱總高81.9厘米。各拱長度：外簷令拱長98厘米，後尾令拱長89厘米，泥道拱長78厘米，慢拱長115厘米。以材分（1.2厘米）計算，比例接近宋制，而實際尺寸較宋、金建築大為縮小了。

拱枋用材，高18厘米，寬12厘米，比例3：2，架高7厘米，折5.9材分，合《營造法式》中六等材尺度。《營造法式》卷四云：“凡構屋之制，皆以材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第六等廣六寸（約合18.6厘米）厚四寸（約合12.4厘米），右亭榭或小廳堂皆用之。”從現存實物來說，宋、金時期的五間殿多用二、三等材，而元代同等殿宇則多用五、六等材，兩者相差兩個等級，後者是顯著縮小了。

金、元建築材製尺寸比較表

單位：厘米

名 稱	時代	間數	材 廣 (高)	材 厚 (寬)	高寬比	折合《營造法式》等級
大同善化寺山門	金	五間	24	16	3：2	二、三等材之間
大同善化寺三聖殿	金	五間	26	16.5	3：2	二等材
朔縣崇福寺觀音殿	金	五間	22	15	3：2	三等材
平遙文廟大成殿	金	五間	26	16	3：2	二等材
芮城永樂宮龍虎殿	元	五間	18.8	13	3：2	六等材
芮城永樂宮純陽殿	元	五間	20	13.5	3：2	五等材
芮城永樂宮重陽殿	元	五間	18.5	12.5	3：2	六等材
洪洞廣勝上寺彌陀殿	元	五間	16.5	11	3：2	七等材
洪洞廣勝上寺毗盧殿	元	五間	16	10	3：2	七等材
洪洞廣勝下寺山門	元	三間	19	12	3：2	五、六等材之間
洪洞廣勝下寺前殿	元	五間	18	12.5	3：2	六等材
洪洞水神廟明應王殿	元	五間	22	14.5	3：2	四等材
繁峙巖山寺文殊殿	元	五間	18	12	3：2	六等材

從上述金、元建築用材可以清楚地看出：同為面寬五間殿宇，用材斷面截然不同，宋、金肥碩，至元代而急劇縮小。巖山寺文殊殿科拱棋枋形狀屬於元制外，用材斷面亦屬元代通例，由此可證科拱結構是元代延祐年間重修時更換過的。

樑架：殿內前後槽內柱兩列，皆設在下平枋之下。每列應有柱子四根，各減去兩根，使殿內空間異常寬敞。由於內柱的減少和移位，樑架結構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茲分別縱斷面和橫斷面述之：

縱斷面：前後槽內柱之上，架大內額各一道，兩端均插入金柱之內。額枋長短不一，前槽內柱設置於兩次間中線上，大內額長跨兩間，端頭施華幕枋和丁枋疊置，外端製成外簷科枋的耍頭和下昂，內端穿過金柱作檣頭式壓在大內額之下，華幕枋與柱口交接處，施大雀替承托，以減少枋材剪力，金制猶存（註七）。後槽內柱與

次間外縫簷柱相對，大內額長跨三間，兩端不設丁枋，也不與山面科拱相聯。額下枋頭外端與額枋外端垂直截取，並加施雀替承重，負荷有力。枋頭外向距山面外簷柱頭科拱後尾僅及數寸，又是同方位平行構件，用一材貫通內外更為牢固。此處異然，反用兩材製成，似非原構，可能為元代重修時所更製。

大額枋之上，柱頭和補間處皆設攀間鋪作，前槽補間鋪作三鑽，後槽補間鋪作五鑽，構造形制相同。柱頭攀間鋪作與四椽枋十字搭交，補間攀間鋪作承下平樑。攀間鋪作的構造為一枋三升，由大科、攀間拱（為枋材隱刻）、小料、替木組成。上平樑之下攀間科拱大料底皮，設柱額和普拍枋縱向聯繫。平樑上中心處，兩次間與合栱相交者設攀間枋縱向拉扯。枋上由中心向外支撐着兩根斜材，猶如倒置的叉手，用以穩定平樑上的侏儒柱，為它處所未見。平樑接點處用替木承托，擦簷枋和脊枋之下，皆以隨枋扶之。脊部隨枋枋隔架相閃，明間枋材緊貼於枋下，而兩次間枋材皆置於明間枋材之下，枋子兩端越間縫製成捲刹，疊壓交替承托，結架牢固。

橫斷面：明間兩縫樑架，在前後額枋之上架四椽枋，兩端與攀間科拱相交承下平樑，枋上設駝峰、大料、攀間拱承平樑和上平樑，平樑上設合栱、侏儒柱、叉手承其脊枋和脊枋。為防枋滾動，上下平樑外側，於枋之上皮墊設斜向木墩一方，這與通常所見在樑枋上皮下製“碗口”架設枋枋者異趣，而作用近同。駝峰下大上小，呈“△”形，兩側剔地突起刻有簡單的花紋。四椽枋兩端前後槽樑架，無平置的乳枋，僅在科拱後尾施粗壯的槓桿，斜向壓在額枋與四椽枋搭交縫間，簡潔有力。

次間橫斷面，四椽枋前端超出金柱之外，架於丁枋之上，後端與額枋上攀間科拱相交，枋上施繳背代承樑枋，山面簷枋後尾搭釘於此。承樑枋上設墊墩承大料、攀間拱和平樑，平樑之上結構同前，惟合栱形式與明間不同，兩端不設搭櫓，垂直截製，似略遜一籌。前後槽樑架亦不類明間規整，前槽無乳枋，外簷科拱後尾設一材槓桿，斜搭在丁枋上及四椽枋外端之下，憑以攀固。後槽乳枋平置，內端插入金柱之內，變化有趣。

轉角處用抹角樑承大角樑，上置仔角樑和續角樑。抹角樑甚短，設於轉角科拱後尾處，長1.85米，斷面 25×14 厘米。樑背置駝峰與異形拱十字搭交，承托在大角樑腰間，簡潔合理，既有承托作用，又有裝飾之趣。

兩山出際，於樑縫之上上平樑處，設太平樑和夾際柱子，承其出際枋枋，外向設以博風、懸魚遮簷。出際總長112厘米，無收山和推山之制，結構簡練。《營造法式》載：“凡出際之制，樑至兩梢間，兩際各出柱頭，又謂之屋簷。如……六架椽屋，出三尺五寸至四尺。”折合長度為109至124厘米。文殊殿出際長度與宋制吻合。

樑架構件斷面頗不一致，有方形、長方形、圓形、半圓形、橢圓形等，其中不少構件是原始材料剝皮後稍加銼砍而使用的。測量後的統一尺寸為：前槽大內額 45×33 厘米，後槽大內額 65×54 厘米，綽幕枋 32×19 厘米，明間四椽枋 42×30 厘米，東次間四椽枋 44×37 厘米，西次間四椽枋 46×38 厘米，繳背（承樑枋） 21×14 厘米，平樑 30×23 厘米，大角樑 26×22 厘米，仔角樑 20×15 厘米，攀間枋 21×15 厘米，叉手 24×8.5 厘米。斷面尺寸似乎無規律可循，雖係微上露明造，却是宋、金草創作法。除前槽大內額和明間四椽枋、平樑為金物外，餘皆元構。

枋椽與簷出：各架枋材皆為圓形軸心材，直徑23.5至27厘米不等，平均直徑25厘米，恰是足材。對接處直榫相觸，連接力不強。椽子圓形，直徑12厘米，與材之厚度相等，簷椽、腦椽、花架椽直徑也與之相同。《營造法式》規定“徑九分至十分”，文殊殿恰是此制。四週除簷椽外別加飛椽，使簷頭略呈飛起之勢。轉角處翹起20厘米，翼出18厘米，外向裝置獸獸一枚，與山西元代建築的翼角相比，略顯平直。

簷出總長2米，略大於柱高之半，尚不足簷頭高度的三分之一。其中柱中心至擦簷枋中心37厘米，擦簷枋中心至枋頭105厘米，飛椽平出58厘米。按《營造法式》卷五規定：“造櫓之制，皆從櫓檐方心出。如櫓徑三寸，即櫓出三尺五寸；櫓徑五寸，即櫓出四尺至四尺五寸。櫓外別加飛椽，每椽一尺，出飛子六寸。”文殊殿與之相比，椽子略長，飛子偏短。此殿和山西元代永樂宮、廣勝寺等地的五間殿相比（註八），簷出微短，可能是由於

四鋪作科棋僅一跳之距所致。

舉折：殿頂舉折平緩，外觀形制頗似早期建築風格。前後撩檐樑之間總長12.56米，總舉高3.24米，舉高與跨距之比，合1:3.88。其中第一架2.53舉，坡度甚微，第二架4.71舉，第三架2.53舉。與宋制規定“三分中舉一分，或四分中舉一分”相較，完全吻合。如與金、元建築實物相比，此乃最平緩殿宇之一（參見《金、元建築舉折一覽表》）。

金、元建築舉折一覽表

名稱	時代	開間	前後撩檐樑中距	總舉高	舉高與跨距比
尚城永樂宮龍虎殿	元	五間	10.94米	3.09米	1 : 3.54
西城永樂宮純陽殿	元	五間	16.42米	4.59米	1 : 3.58
尚城永樂宮重陽殿	元	五間	12.21米	3.36米	1 : 3.63
洪洞黃勝寺毗盧殿	元	五間	14.72米	4.85米	1 : 3.04
洪洞黃勝寺彌陀殿	元	五間	13.79米	4.77米	1 : 2.89
洪洞黃勝下寺前殿	元	五間	11.92米	3.63米	1 : 3.28
洪洞水神廟明應王殿	元	五間	12.80米	4.23米	1 : 3.03
朔縣崇福寺觀音殿	金	五間	14.86米	4.79米	1 : 3.1
大同善化寺三聖殿	金	五間	22.1米	7.62米	1 : 2.9
大同善化寺山門	金	五間	11.84米	3.64米	1 : 3.25
平遙文廟大成殿	金	五間	25.46米	7.90米	1 : 3.64
繁峙巖山寺文殊殿	元修	五間	12.56米	3.24米	1 : 3.88

瓦頂：殿頂筒板瓦覆蓋，現狀是經後人修補過的，已非原制。前述金正隆二年《繁峙巖山寺水陸記碑》碑陰刻有：“管琉璃施主趙圓、弟趙京……，琉璃匠劉昇。”由此可見，金代巖山寺殿宇是使用琉璃藝術構件的。從現在寺內遺存的琉璃殘片觀察，原來主要殿堂是琉璃“剪邊”的建築，至少吻獸是琉璃製品。經明、清補葺，殿頂已全部變成布灰色，脊筒素面，吻獸呆滯，瓦件規格大小不等。筒瓦較大者，長37厘米，直徑16厘米，厚2厘米；較小者長33厘米，直徑15厘米，厚1.8厘米。板瓦較大者，長35厘米，大頭寬24厘米，小頭寬22厘米，厚2厘米；較小者長32厘米，大頭寬22厘米，小頭寬20厘米，厚1.8厘米。大者當是元製。溝頭滴水與大號筒板瓦相等，溝頭上刻饕餮紋樣，滴水三角形，刻牡丹花紋，蓋是元物。現存東北角琉璃套獸一枚，表層綠釉，嘴角耳底紅色，釉面微厚，上唇無翹起，造型為元代風格，當是延祐年間修葺時燒造。修繕時若能將吻獸脊飾復原，無疑會增加殿宇的壯麗之感。

裝修：文殊殿裝修，僅包括前後簷間板門和次間直櫺窗。前簷板門略大，總高3.52米，寬3.35米，且經元代修改，加上了橫批和魚尾板，門牀似為金製，圓形門簷疑為明、清之物。後簷板門仍是金代舊物，門高3.48米，寬3.04米，上設門額，側有立額，下置門檻和地袱。現地袱不存，為防獸類侵入，後人用磚塊和土坯堵塞。立額下端設有木門鈔，與《營造法式》所載一致。立額和門額外沿，設有門框一週，額頭綫角分內外製作，內沿通混壓邊綫，外沿刻作內額亦壓邊綫一道，抱框內內隅凸起，外隅凹下，亦若通混壓邊綫和內額壓邊綫作法，外沿再作凸凹收刻，與額額結合在一起，古樸而典雅。立額斷面32×15厘米，門額斷面41×15厘米，門檻斷面32×14厘米。框內板門兩扇，高2.8米，每扇寬1.21米，六塊木板合成，板寬約略均等。板厚9.5厘米，副枋板8.8厘米，身口板8厘米，與宋制作法相同。門鈔不存，背面裝框三條，橫斷面12×9厘米，斜口貫

固，無門釘。額上門簪兩枚，內貫木屑，外端呈棱形，素平無飾，與朔縣崇福寺彌陀殿、晉城玉皇廟中殿等金代建築上的門簪相同，應為金製。

直櫺窗四頁，分置於前後簷次間上部，規格手法出自一師之手，祇是極條多寡有別而已。窗高1.61米，寬2.56米，高寬之比約為2:3。窗戶四週，設有立額、窗額、窗檻，立額之外亦有抱框，式樣、綫角與門框無異，但規格略小，額額斷面 18×10 厘米，抱框斷面 10×7.5 厘米。窗內極條，前簷17根，後簷15根，極條寬6厘米、厚4.7厘米，一檔一檔，即極條與空度相等。腰間不用子棖，極條直接安裝在額檻之上。極條綫角為通混壓邊綫，斷面呈“凸”形。窗戶的位置極引人注目，窗戶不大，窗臺特高，超過人們的視線。前後簷牆高3.52米，窗及欄額之下，高1.61米。窗下坎牆高1.91米，已越牆高之半，亦超過人們的視線。此制曾見於大同善化寺金建天王殿和三聖殿，也見於元建洪洞廣勝寺下寺前殿和大雄寶殿。因此，巖山寺文殊殿簷牆上的窗戶位置，乃金代高窗臺實例之一。

綜合上述門窗式樣、形制、綫角、手法、門簪形狀、窗框位置，結合四週金代壁畫分析，除前簷板門為元人改製外，餘皆金代原作。歷經八百多年自然侵襲，雖有所風化，但基本完好，保存至今，實屬難得。

簷牆：殿身四週，除門窗外餘皆牆壁。牆身磚坯壘砌，外抹麥秸泥和壁灰各一道，內抹棉花（或紙筋）砂泥，壁面繪製壁畫。牆高3.52米，內簷收分7至10厘米，合2—3%，外簷收分19厘米，合5.5%。在通常情況下，殿堂牆壁下部70至90厘米處，多以磚砌坎墻或下肩，一則防潮，二則穩固牆身。山西宋、金建築於坎墻上還設有木骨一道〔註九〕，杜絕潮氣侵入牆身。此殿甚殊，無坎墻之設，外簷灰皮抹至地面，並刷朱紅色，內向全抹棉花（或紙筋）砂泥壁並敷彩作畫，猶存早期簷色墻作法。牆腳下是否另外設有防潮層，不詳。修繕時需考證觀察，測試化驗，以探索無坎墻而又無潮氣侵襲的秘密。

塑像：殿內磚砌佛壇寬大，長8.96米，寬6.35米，壇上面積約占殿內面積的二分之一。壇高0.55米，四週砌作束腰須彌式。東腰處殘存部份磚雕，磚的上下刻仰覆蓮瓣，中置門柱壺門，壺門內剔地突起雕牡丹、寶相、佛手、石榴、菊花、捲草及火焰寶珠等圖案，是很典雅的金代磚雕。壇上彩塑14尊，現存8尊。文殊師利菩薩居中，文殊像已毀，獅獸尚存，但頭部致殘，獅高2.01米；左右脇侍菩薩各一，高約2.5米；右側侍者塑像拱手仰望，高1.7米；左側拂蒜作拳獅狀，高1.6米；左外側脇侍老者像，名目不詳；前沿原有護法二金剛，左金剛毀，右金剛尚存，高2.9米。扇面牆當心，有方木框架，左右突出，參差不齊，不類背光那樣規整，蓋是原來的懸塑山石、樹木、流雲、花卉和天宮樓閣的骨架。背面側坐水月觀音，通高3.12米，其中臺座高1.5米，坐像高1.62米。其右側金剛1.73米。各像比例適度，身材修長，面目清秀圓潤，服飾簡潔合體，髮絲、帔帛、雲肩、羅裙、面部神色、軀體肌肉等，無不呈現出藝術的美。仔細品味殿內塑像，其中脇侍菩薩情態嫵媚，身勢微曲，俊俏秀麗，眉目傳神，雖為宗教偶像，卻表現出世間美人的風韻。護法金剛，姿勢雄健，神態凝靜，顯露出威嚴的英姿。背面側座的水月觀音像塑造尤精。她左手撐於磐石之上，右腕扶於膝間，束髮高髻，目光下視，袒胸露腹，倚背光側面而坐，流露出拯救世人苦難、安然自若的表情。這些塑像雖有些殘肢斷臂，但軀幹、相貌、髮髻、裝飾等仍不失原作風韻，堪稱我國金代彩塑中的精品。

寺內現存碑刻11通，除二石附刻上布施、鐫者姓名外，餘皆記事碑文。其中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所刻的《紫時靈巖院水陸記碑》歷史與藝術價值頗高。碑為龜座圓首，身首一石鑿成，高158厘米。碑首正面雕一小型佛龕，內置一佛二菩薩，神韻自如；背面綫刻菩薩一軀，刀法流暢。這種碑首造像的作法，還保持着魏、唐遺風。石碑正文所述，除弘揚佛法、憐憫一方、興修寺宇、繪製正殿壁畫的內容外，還追述了水陸畫的源流，即“伏以衆法教通，水陸未興。梁武夢覺誌公帝昶親製儀文，始建道場，設祭事，捨金山寺，茲教法行

於諸處”。置道場必繪圖像，設祭事富有供養，這是我國佛寺中水陸畫之始。石碑背面所刻姓名，除大巴社長姚良、管社人侯普、小邑社長張全、管社人李儀等當時巖山寺興工營建的首領外，還有料理執事者都維那孫和、命工圖畫聖像維那人三會村尚教練、管琉璃施主趙國、木匠都料趙青、小木匠人都料王敏等，同時還記載着琉璃匠劉昇、御前承應畫匠王述、同畫人王道等匠師的姓名。這不僅是稽考金代正隆年間巖山寺興工範圍的重要依據，而且為研究我國古代寺宇興工營建時的管理方法提供了重要資料，增補了我國古代建築技術史的內容。

此外，寺內還保存有石雕香爐四座、柱礎四個、石幢墓塔各一（殘缺），都是宋、金、元時期的歷史遺物。四座香爐，造型各異。一為臺柱式，平面方形，上下仰覆蓮瓣，中部臺柱為束腰式，臺面上剔地製成香鉢。柱四面磨地隱起淺雕造像各一，有力士、金剛、天王和供養菩薩，刻工精練，形神俱佳。正面龕外兩側留有題記：“皇帝萬歲，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記。”一為獅子香爐，平盤上雕一石獅，作回首側視狀，左隅有拂蒜牽引，獅背上狀仰蓮香鉢，總高41厘米。此爐上的獅子形體勁健，雕工傳神，與五臺佛光寺文殊殿、長子崇慶寺大士殿、晉城玉皇廟脊剎等處的獅子如出一轍，宋制無疑。這種獅子香爐在我國佛寺之中還是第一次發現。一為獸面香爐，平面圓形，總高34厘米，上下設基座和爐臺，雕仰覆蓮瓣，腹部隆起，四向雕獸面各一，造型甚殊，工藝略糙，似為元物。另一香爐殘斷，平面八角形，基座和爐面皆不存，僅留中部臺柱尚且完好。柱正面線刻供養菩薩一身，其餘各面刻有銘文：“天延村維那厚父等持捨淨財，共施香爐一所，永充供養。今具諸人捨施如後……。大定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建。院主僧惠辯、石匠李浩。”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是文殊殿壁畫竣工之年。建殿畫壁，造像彩飾，又施捨資財雕造香爐，此乃巖山寺盛期之證，同時也反映了當地信士之虔誠。香爐臺柱旁側還刻有植樹題記：“正隆元年栽松樹人李旺、李□記。”題記中所述的松樹歷八百餘年，至今尚存。

四個柱礎，分為兩種類型：一為雕獅柱礎，覆盆式，高21厘米，礎盤四角雕卧獅各一，覆盆四週雕壺門，門內鏤刻着獸面和跑獸，造型秀美，雕鑿精細。另一種為魯齋柱礎，平面八角形，疊榜三層，總高30至33厘米，收剎較大。底層雕龜脚，中層刻壺門，上層鐫以覆蓮。壺門內刻着珊瑚、牡丹、獅子、供養人及火焰寶珠等圖案。造型略似石幢基座之制，但規格甚小，頂端鑿有圓形卯洞。據其形制，當是宋、金時期巖山寺設立法會道場時懸掛帷幕式帳幔的一種柱礎。

墓塔和經幢皆為石雕。墓塔原在寺外塔坪裏，民國年間墓塔傾圮，村人移至寺內保存。塔高約三米，基座四層，底盤已失，僅留平臺、束腰和仰蓮。塔身為六角形，其上有“特賜廣濟大師之塔”、“大定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五臺山大華嚴寺真容菩薩院下壓州管內靈巖院特賜紫衣僧正子善、門人講主宗順”等銘文。塔頂雕有瓦壺、鸞脊、獸頭和溝滴，覆鉢、剎盤不存，極頂僅留寶珠。經幢平面為八角形，基座殘缺，尚存仰蓮平臺、幢身和幢蓋，幢身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維大宋國代州界繁峙縣威寧鄉天延村第一草稅戶厚延吉、妻王氏……，當大宋元豐二年歲次己未十月一日”等銘文。塔、幢雖不完整，但主體尚存，造型工藝皆佳，且有銘文可考，堪稱宋、金時期石雕藝術的優秀之作。

四 值得研究的幾個問題

宋、金建築的發展變化，值得研究的問題是多方面的。現就巖山寺文殊殿中的幾個問題加以探討，權作認識宋、金建築演變過程中不同時代特徵的補充資料，同時亦可為稽考該寺的肇始年代和寺史沿革提供幾點建築方面的證據。

1. 臺基與月臺：臺基是我國古代單體建築構成中的三個重要部份（即臺基、屋身、屋頂）之一。所謂臺基，就是建築下部高出地面的一個臺子，平面形制隨建築體形而設置。臺基的作用，主要是找平（填補）基址凸凹不平的地形，提高建築物的位置，承托屋身，預防潮氣，同時亦可增強建築的雄偉壯觀之勢。臺基的形成，歷史甚古。從考古發掘中可知，商、周時期許多殿堂多有高出地面的夯土臺基〔註一〇〕。隨著建築科學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秦、漢以後的臺基改為外表磚石疊砌，內部素土夯實。這較之商、周時期的夯土臺基堅固而美觀〔註一一〕。唐、遼之際，臺基四週出現了雕造卧獅的角石〔註一二〕，臺基由實用開始向實用兼藝術裝飾發展。宋、金以後，臺基的裝飾藝術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雕刻有束腰、蓮瓣、壺門、間柱等形式，有的在上沿還安置有勾欄和望柱，轉角處各裝螭首一枚〔註一三〕。時至明、清，臺基上的束腰、勾欄等裝飾較前更為富麗，宮廷中主要建築的臺基多是幾層疊置，每層皆鑲刻着精美的花紋圖案，踏道中部還鋪有雲路，或雕以二龍戲珠紋，用以增強建築的藝術美。

為了襯托重要建築的威嚴氣勢，同時給朝謁、禮拜和祭祀活動以方便，在許多古建築羣中，殿堂的前面多築有較臺基僅低一階（約20厘米左右）的寬敞月臺。這在我國現存宮廷、衙署、佛寺、道觀、文廟、武廟、祠宇、陵寢等古建築中都較為普遍。但是，月臺之制並非任何時代都有。就目前考察得知，最早者見於侯馬春秋時期的宮殿臺前〔註一四〕，此後較長時期很少發現。現存我國唐、五代直到北宋時期的建築，大多無月臺建置，而遼、金建築則多數砌有月臺。一般來說，遼代建築沿襲唐風為多，恐怕這主要指的是木構屋架中的科枋和樑架。在臺基和月臺的建造方面，唐、遼兩代截然不同。唐制以穩健莊重為主，臺基適度，殿前多不設月臺，呈古雅渾厚氣勢；遼權以雄偉壯觀著稱，現存幾座遼代殿堂多築以高大的臺基，前面還砌以寬闊的月臺，使殿宇巍峨之勢大增，倍壯觀瞻〔註一五〕。這也可以說是我國宋、遼、金時期建築發展變化的一大特徵。下面試以山西早期建築實例作一比較，以權衡其間之差異和進化中的變遷。

唐、宋建築月臺統計表

名 稱	時 代	主配殿	開間	有無月臺
永濟普救寺大佛殿基址	初唐（公元618—713年）	主 殿	五間	無月臺
永濟普救寺大鐘樓基址	初唐（公元618—713年）	前 樓	三間	無月臺
襄汾普惠寺大佛殿基址	唐（公元618—907年）	主 殿	五間	無月臺
五臺南禪寺大殿	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	上 殿	三間	有月臺
芮城廣仁王廟正殿	唐太和五年（公元831年）	主 殿	五間	無月臺
五臺佛光寺東大殿	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	主 殿	七間	無月臺
平順天臺庵正殿	唐	主 殿	三間	無月臺
平順龍門寺西配殿	五代後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	西配殿	三間	無月臺
平順大雲院正殿	五代後晉天福五年（公元940年）	正 殿	三間	無月臺
平遙鎮國寺萬佛殿	五代北漢天會七年（公元963年）	上 殿	三間	無月臺
高平崇明寺正殿	宋開寶四年（公元971年）	主 殿	三間	無月臺
高平游仙寺前殿	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	前 殿	三間	無月臺
長子崇慶寺千佛殿	宋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	主 殿	三間	無月臺
長子崇慶寺三大士殿	宋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	西配殿	三間	無月臺
太原普祠聖母殿	宋天聖年間（公元1023—1032年）	主 殿	七間	無月臺

名 稱	時 代	主配殿	間 間	有無月臺
陵川南吉祥寺中殿	宋天聖六年（公元1028年）	中 殿	三 間	無月臺
平遙慈祥寺三佛殿	宋慶曆六年（公元1046年）	主 殿	五 間	無月臺
高平開化寺中殿	宋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	中 殿	二 間	無月臺
晉城玉皇廟齊天大帝殿	宋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晉城玉皇廟中殿	宋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	中 殿	三 間	無月臺
高平法興寺十二圓覺殿	宋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	前 殿	三 間	無月臺
晉城二仙觀聖母殿	宋紹聖四年（公元1097年）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平順龍門寺正殿	宋紹聖五年（公元1098年）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晉城青蓮寺主佛殿	宋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晉城崇壽寺釋迦殿	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長治正覺寺後殿	宋	主 殿	五 間	無月臺
潞城原起寺正殿	宋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高平清化寺正殿	宋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陽泉關王廟主殿	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太谷安禪寺中殿	宋	中 殿	三 間	無月臺
陵川北吉祥寺天王殿	宋	天王殿	三 間	無月臺
長治崇教寺正殿	宋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忻州金洞寺主佛殿	宋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原平惠濟寺大殿	宋	主 殿	二 間	無月臺
平順淳化寺正殿	宋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高平三變寺正殿	宋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晉城岱廟正殿	宋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遼、金建築月臺統計表

名 稱	時 代	主配殿	間 間	有無月臺
大同華嚴寺薄迦教藏殿	遼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	主 殿	五 間	有月臺
大同華嚴寺大雄寶殿	遼（公元916—1115年）	主 殿	九 間	有月臺
大同善化寺大雄寶殿	遼（公元916—1115年）	主 殿	七 間	有月臺
大同善化寺普賢閣	金貞元二年（公元1154年）	配 殿	三 間	有月臺
大同善化寺三聖殿	金（公元1115—1234年）	中 殿	五 間	有月臺
大同善化寺天主殿	金（公元1115—1234年）	天王殿	五 間	有月臺
應縣淨土寺大雄寶殿	金天會二年（公元1124年）	主 殿	三 間	無月臺
五臺佛光寺文殊殿	金天會十五年（公元1137年）	配 殿	七 間	無月臺
朔縣崇福寺彌陀殿	金皇統三年（公元1143年）	主 殿	七 間	有月臺
朔縣崇福寺觀音殿	金（公元1115—1234年）	後 殿	五 間	有月臺
文水則天廟正殿	金皇統五年（公元1145年）	主 殿	二 間	有月臺

名 稱	時 代	主配殿	間 間	有無月臺
高平二仙宮中殿	金正隆年間（公元1156—1161年）	中 殿	三 間	有月臺
繁峙巖山寺文殊殿	金大定初年（公元1161—1163年）	過 殿	五 間	無月臺
平遙文廟大成殿	金大定二年（公元1163年）	主 殿	五 間	有月臺
太原晉祠獻殿	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	獻 殿	三 間	有月臺
晉城東嶽廟大齊殿	金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	主 殿	三 間	有月臺
壺關三峽廟正殿	金（公元1115—1234年）	主 殿	三 間	有月臺
汾陽天符觀玉皇殿	金承安五年（公元1200年）	主 殿	二 間	有月臺
定襄開王廟武安王殿	金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	主 殿	三 間	有月臺
武鄉會仙觀後殿	金（公元1115—1234年）	主 殿	三 間	有月臺
繁峙寶藏寺圓覺殿	金（公元1115—1234年）	前 殿	三 間	有月臺

從上述五十七例早期建築（包括唐代佛教殿宇基址三處）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唐、宋（包括五代）建築三十七例中，僅南禪寺大殿有月臺，其餘皆無月臺。在遼、金建築二十一例中，僅應縣淨土寺正殿、五臺佛光寺文殊殿和繁峙巖山寺文殊殿三處無月臺，其餘皆有月臺。在三處無月臺的金代建築之中，淨土寺正殿建於金大定二年（公元1124年），當時宋朝尚未滅亡，實乃宋代建築；佛光寺文殊殿建於金天會十五年（公元1137年），距北宋滅亡僅十年時間，或許該殿的修建就是由北宋的匠師和都維那主持，故而興工築殿仍依照宋制行事。從另一方面講，在這三處之中，佛光寺文殊殿和巖山寺文殊殿，皆在佛教聖地五臺山的範圍之內。當時五臺山內外佛剎林立，唐、宋殿宇遍地皆是，此二寺創始皆早，至金代重建時必受其週圍佛殿形制影響，或者就是在唐、宋殿宇的舊基上重建的，故殿前不設月臺。由上可證，唐、宋（包括五代）寺廟建築多無月臺建置，而遼、金殿宇前面多設月臺一方，這似乎已是當時的規制。

寺廟殿堂有無月臺建置，不僅在山西現存古建築物中可以得到證實，在全國現存古建築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規律。浙江餘姚保國寺大殿，宋建，無月臺（現存殿前平臺，因地勢已起建造，與殿基院牆等寬，並非月臺之制）。河南少林寺初祖庵，宋建，無月臺。河北寶坻廣濟寺三大士殿，遼建，有月臺。河北涿源閻院寺文殊殿，遼建，有月臺。天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遼建，有月臺。奉國寺後法堂（已毀），遼建，有月臺。福州華林寺大雄寶殿，南宋建，有月臺。廣州光孝寺大殿，南宋建，亦有月臺。這些建築都是值得借鑑的實證。據此可知，巖山寺文殊殿臺基甚矮，且無月臺之設，似非金時之規，而類宋代形制。探尋其原因，蓋與茲寺創建時代有關。

2. 柱網配置：巖山寺文殊殿柱網的布列與衆不同，殿身面寬五間，通面寬14.98米，進深三間六椽，總進深11.86米，四週設簷柱16根。前後簷稍間甚窄（1.86米），僅合明、次間之半，實際通面寬僅及四間之數。這種形制自古有之，山東沂南漢墓畫像石中所繪的倉屋，唐建山西芮城廣仁王廟正殿，宋畫《滕王閣圖》中的樓閣，遼建山西大同善化寺普賢閣二層，元建浙江武義延福寺正殿、甘肅嘉峪關城樓基址，明建山東蓬萊水城蓬萊閣、陝西西安大鐘樓，清建北京故宮太和殿、雍和宮萬福閣等，皆是如此。但是，一般來說，稍間或盡間較窄，山面前後間與之相應。巖山寺文殊殿異之，前後簷稍間甚窄，而兩山除明間4.36米外，前後兩間皆為3.75米，與前後簷明、次間基本相等，越前後簷稍間之倍。這樣在轉角處正側兩面柱網不能成為正方形，致使結構上抹角樑在側面與補間鋪作相觸，而柱頭鋪作的後尾槓樑反成了無負荷的連接材。這種做法，為它處所未見。

殿內金柱分前後兩槽，每槽應設四柱。此殿減去一半，變成每槽祇用兩根金柱承載屋頂荷重。這兩根金柱的位置，前後槽截然不同。前槽金柱偏裏，在前簷次間和兩山前間中線上，不與簷柱和山柱對照，上置額枋承

重；後槽金柱偏外，在兩山後間中線上，與後簷次間外柱相對應，柱頭上亦用大額枋承重。簷柱合度，平柱徑高之比为1:10.2。金柱較粗，前槽平均直徑50.5厘米，徑高之比为1:9.4；後槽平均直徑55.5厘米，徑高之比为1:8.5。柱身直柱造，柱頭捲刹明顯。殿內四壁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壁畫尚存，結合臺基、簷、柱網布列和柱子形制分析，金制無疑。這與五臺佛光寺文殊殿和朔縣崇福寺彌陀殿內金柱減少並移位的做法一脈相承。巖山寺文殊殿較之尤甚，所留金柱既不和簷柱互應，又不與山柱平衡，如此靈活大膽，堪稱革新之舉，亦創後世（元代）減柱移位之先河。

3. 欄普：欄額和普拍枋是柱頭間的聯絡材，既能穩固柱身和屋架，又能將屋頂荷載分散傳遞於柱間，用材較大者，還可產生框架作用。巖山寺文殊殿欄額24×13厘米，普拍枋13×27厘米。權衡殿宇大小，欄普結構仍屬金代遺構。《營造法式》卷五載：“造欄額之制，廣加材一倍，厚減廣三分之一，長隨間廣。”同書卷四載：“普拍方厚隨材，廣或更加一杲。”與之相比，文殊殿欄額斷面甚小，普拍枋近同。若與遼、金實物相對照，比值不相上下。

欄普與《營造法式》比較表

單位：厘米

名 稱	欄 額				普 拍 枋			
	高	折材分	厚	折材分	高	折材分	厚	折材分
大同華嚴寺海會殿	34	20.5	16.5	10	16.5	10	45	27
大同華嚴寺大雄寶殿	44	22	25	12.5	25	12.5	44	22
大同善化寺山門	33	20.7	22	14	18	11.3	29	18
大同善化寺三聖殿	34	21.2	26	16	26	16	36	22.5
朔縣崇福寺彌陀殿	32	17.6	16	8.8	23	13	38	21.1
朔縣崇福寺觀音殿	32	20.7	15	10	20	13.3	32	20.7
九臺佛光寺文殊殿	31	18.3	18.5	11	17	10	33	19.5
汾陽太符觀玉皇殿	32	20.8	12	8	12	8	33	22
太原晉祠獻殿	25	15.6	12.5	8	10	6.4	27	16.8
繁峙巖山寺文殊殿	24	20	13	10.8	13	10.8	27	22.3
《營造法式》		30		20		15		22

上述實測數據證明，巖山寺文殊殿欄額和普拍枋用材，與山西遼、金殿宇相符。結合殿內壁畫時代，可以作出如下斷定：科拱以下部份（包括欄額、普拍枋）基本上都是金代原物，未予更製。元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重建時，興工範圍僅在欄普之上，即更換了全部科拱、大部份樑架構件和瓦頂。

4. 大內額：我國的古建築，在通常情況下，殿堂樑架多以前後間縫設置，有八椽袱、六椽袱、四椽袱、平樑等，稱之為“樑”或“桷”。樑端架設栱枋（即栱、枋），構成上小下大的三角形屋架，“棟樑組合，成其屋宇”者，即指此構。巖山寺文殊殿除間縫構架和“棟樑組合”外，前後槽又施以大額枋承重，打破了我國古建築中所習見的屋架規律。這是由於殿中減少了金柱，所剩四柱又移位設置，使殿內有寬闊的空間，給禮佛祀奉活動以方便所致。同時，於前後槽金柱上增設大內額各一道，下施綽幕枋和雀替，間縫樑架置於額枋之上，外槽丁栱、乳栱和搭牽斜向架設，既解決了樑架上荷載的分佈與傳遞，又使殿內立體空間進一步增大，佛像陳設更為舒展。這種作法，除此殿外，較早者曾見於金天會十五年（公元1137年）所建的五臺佛光寺文殊殿和金皇統三年（公元1143年）所建的朔縣崇福寺彌陀殿前槽結架之上，繼而又見於元建洪洞廣勝上寺毗盧殿和下寺大雄寶

殿。此法無論在結構上或使用功能上，均屬我國建築史上的革新和創造。

5. 佛壇：佛壇形制是研究佛寺時代變遷的一個重要方面。就目前所知，佛壇由大變小，是我國隋、唐以來佛寺殿堂發展的一種趨勢。唐、宋之際，佛壇寬大，約及殿內面積的二分之一。現存實物中唐建五臺南禪寺大殿、佛光寺東大殿（前沿後人有所改砌，碑壇變小）、晉城青蓮寺彌勒殿，五代建平遙鎮國寺萬佛殿，遼建大同華嚴寺薄迦教藏殿，宋建長子法興寺十二圓覺殿、崇慶寺三大士殿、晉城玉皇廟後大殿等，皆是如是。這種大佛壇與後世相比，一般都偏矮，高度多在50至70厘米之間。前沿部份，又多在中部向內收縮數十厘米，總體平面形成“凹”字形。宋、遼時期，佛壇已開始向小發展。可見者有大同善化寺大雄寶殿與三聖殿及華嚴寺大雄寶殿、晉城青蓮寺正殿、天津蓟縣獨樂寺觀音閣、遼寧義縣奉國寺七佛殿等，均較前顯著收縮。到了金代，佛壇又大為縮小，一般均不及殿內面積的三分之一。如大同善化寺三聖殿、朔縣崇福寺彌陀殿與觀音殿、汾陽太符觀玉皇殿、陽曲不二寺正殿、絳縣太陰寺大雄殿等，均可為證。巖山寺文殊殿與金制不同，佛壇低矮，僅55厘米，但面積甚大，長近三間（8.96米），寬近兩間（6.35米），約佔殿內面積的二分之一。佛壇為束腰須彌式，壺門內雕有荷花、牡丹、寶相、捲草等紋飾，圖案古雅。背面形成一個“凹”字形，這可能與當時重點祀奉觀音菩薩有關。就其平面形制而論，上述唐建南禪寺大殿、五代建鎮國寺萬佛殿、遼建華嚴寺薄迦教藏殿、宋建崇慶寺三大士殿等與之相較，除平面“凹”字形倒置外，幾乎沒有差異。結合前述香爐、石幢上的題記和寺之建年，巖山寺文殊殿佛壇的肇始年代尚值得再行研究。按其形制，應屬唐、宋之規。由此推論，佛壇或創建於宋，或為金仿古而砌，二者必居其一。目前證據不足，容待以後稽考。

綜合以上五個方面，巖山寺文殊殿的宋代特徵較多，而金代規制較少，再結合寺內現存香爐、燈臺、石幢、醮盆等遺物上的銘文分析，該寺之肇始當在北宋。金正隆和大定年間（公元1156—1189年），蓋為重建和擴建之期。現存文殊殿的形制、構造、前槽大額枋、明間樑枋及上欄額和普柏枋之下諸物（包括臺基、柱子、簷樑、壁畫、門窗、佛壇、塑像等），皆為宋、金原構。科枋和大部份樑架構件及上檼枋、乳枋、角枋等，均為元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重修時所更換。瓦頂部份明、清再次修葺，已非原物。依其主體結構判定建築的時代，現存巖山寺文殊殿的科枋、樑架多是元代遺物，少部份樑枋構件及上欄普之下諸物尚存宋、金規制。修繕時若將瓦頂部份恢復原狀，其餘部份加固後保存原物舊貌，即可如願以償。

（附註）

- 一、寺內金、明兩代碑石皆載記：建自金正隆年間。今人所著的《巖山寺金代壁畫》、《文物》1979年第二期所載的《山西巖山寺金代壁畫》和《遼彩壁畫動心魄——巖山寺金代壁畫小記》、《建築歷史研究》第一輯中的《山西省繁峙縣巖山寺南殿金代壁畫中所繪建築的初步分析》等文中，皆認為巖山寺創自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
- 二、寶藏寺在繁峙縣城以東38公里的東山底鄉中莊寨村，創建年代不詳，廟貌頹廢，現存十二圓覺殿和明碑一通。此殿為金代遺構，面寬三間，進深兩間四椏，單簷九脊頂，門窗已毀（從殘碑即洞看，為板門加魚尾板，直棊窗），樑架科枋簡潔，筒板瓦頂，琉璃剪邊，墻垣殘壞，屋頂漏雨。由於當地不易保存，全部恢復亦不可能，故將十二圓覺殿移存至巖山寺南殿殿基上保存。這既保護了金建木構，又彌補了巖山寺後部的空虛，一舉兩得，權宜無弊。
- 三、參見馬得志《唐大明宮發掘簡報》，《考古》1959年6期。《1959—1960年唐大明宮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7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唐長安大明宮》，科學出版社1959年11月版。
- 四、芮城廣仁王廟正殿，唐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建，五開間，稍間甚至，僅及次間之半。參見《文物》1959年11期《山西中條山南五龍廟》一文。遼建金修的大同善化寺普賢閣面闊三間，二層，當心間寬若次間二倍。參見《營造學社叢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本所載的《大同古建築調查報告》。
- 五、我國唐代建築，柱頭上施欄額，不設普柏枋，轉角處欄額不出頭。現存的五臺南禪寺大殿和佛光寺東大殿、芮城廣仁王廟正殿、平順天臺庵主殿以及平順五代後唐龍門寺西配殿等皆如此。敦煌唐代壁畫上的佛殿、西安大雁塔門楣綫刻佛殿、晉城青蓮寺彌勒頭綫刻佛等亦亦然。
- 六、山西大同華嚴寺大雄寶殿與海會殿、善化寺山門、朔縣崇福寺彌陀殿與觀音殿以及汾陽太符觀玉皇大帝殿等，其欄額、普柏枋斷面材比例與巖山寺文殊殿基本相同，皆為金代遺構。

- 〔七〕 金代建築上凡用大額枋者，枋下皆有較大的雀替負重，用以增強額枋荷載能量，減少柱枋交接處的剪力。現存實物中的武鄉會仙觀後殿、榆社福祥寺正殿、芮城城隍廟前殿、五臺佛光寺文殊殿、朔縣崇福寺彌陀殿等，都是如此。
- 〔八〕 山西元代木構建築甚多，已知者達350多座。從已測量過的五間殿中稽考，簷出總長多在2米與3米之間。以永樂宮和廣勝寺兩組元代建築為例，五間間者簷出總長：龍虎殿2.44米，純陽殿2.07米，重陽殿2.4米，毗盧殿2.08米，彌陀殿2.22米，下寺前殿1.6米，水神廟明應王殿2.26米。除廣勝下寺前殿四鋪作科棋簷出甚短（1.6米）外，餘皆比文殊殿微大，永樂宮純陽殿大之尤甚。
- 〔九〕 山西一些大型寺、金建築，坎牆上多設木骨一道，即鋪設木板一層，厚約4至6厘米不等。如宋建晉祠聖母殿，金建朔縣崇福寺彌陀殿、觀音殿，遼、金建大同華嚴寺大雄殿、薄迦教藏殿，善化寺大雄殿、三聖殿、普賢閣、天王殿等。
- 〔一〇〕 臺基之制，肇始甚古。從考古發掘資料中獲悉，商、周時期的大型建築已有夯土臺基（參見《考古》1984年第4期《河南二里頭早商宮殿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第9期《鄭州商城遺址內發現商代夯土臺基和奴隸頭骨》）。隨後，陝西岐山、扶風西周建築基址的發現和河北中山王陵中享堂遺址及兆域圖的出土，又為研究我國分土臺基的發生和發展提供了實物資料（參見《文物》1979年第10期《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3期《扶風召陳西周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1期《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考古學報》1980年第1期《戰國中山王墓基址上的‘兆域圖’及其陵墓規劃研究》）。
- 〔一一〕 秦、漢以後至南朝時期，臺基由夯土結構變為磚石砌築。秦未火宮，位於長安（今西安市）西南龍首山，削石成臺，製成宮殿臺基。秦咸陽宮第一號遺址發掘情況證明，臺基中出現了大礮石和方磚砌造的礮石散水。漢長安南郊博制建築中心，臺基的構造也十分規整。山東長清孝堂山墓祠，臺基已用石築。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上的建築和四川雅安高縣漢闕，臺基石造並雖有間柱和壓簷。南北朝時期，敦煌、雲岡、麥積山等石窟中各種雕刻佛殿，磚石臺基十分明顯。山西朔縣崇福寺北魏九層方形佛塔（現存臺北市博物館）、河南登封嵩嶺寺魏塔、山西五臺佛光寺祖師塔等，下部都設有磚石臺基承托，邊沿處還造有收刺。在民居建築上，這時富豪之家的主房也設有臺基。河南洛陽北魏寧熙石室雕刻和沁陽東魏造像碑上屋宇，不僅砌有臺基，而且勾欄和散水亦都具備，較前更為完善。以上引證可參見楊鴻勳的《建築考古學論文集》、劉敦楨主編《中國古代建築史》、內蒙古文物工作隊編《和林格爾漢墓壁畫》等。
- 〔一二〕 唐、遼時期，臺基上設踏道、壓簷和地面方磚已相當普遍，臺基四週作雕飾者業已出現。敦煌唐代壁畫中的臺基裝飾、五臺南禪寺出土的兩塊角石卧獅、應縣木塔臺基四週角石卧獅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之作。
- 〔一三〕 宋、金建築中，臺基為束腰式並雕造壺門、間柱者，除塔式建築的臺基外，山西所見有長子法興寺前殿、高平西里門村二仙廟中殿、陽城屯城東嶽廟大殿等，皆如是制。臺基上安有勾欄和螭首者，太原晉祠聖母殿、平遙文廟大成殿、高平開化寺宋代壁畫和嚴山寺金代壁畫上的殿堂建築，都可以證實。
- 〔一四〕 月臺是主體建築前面的一個方形平臺。早商時期河南二里頭建築遺址前面廣闊的臺基，當是月臺雛形。春秋時期侯馬平望古城遺址中，高臺南面（高臺在城內北部中央，當是宮殿基址）凸出長30米、寬20米的月臺，雖為夯土築打，形制已較完整。這是已發現的最早且較完備的月臺遺迹（參見《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12期載楊文齋《侯馬地區古城址的新發現》）。
- 〔一五〕 現存幾座遼代主要殿宇，下部多築高大臺基，殿前均有寬闊的月臺。如大同華嚴寺薄迦教藏殿與大雄寶殿、善化寺後大殿、遼寧義縣奉國寺七佛殿與後法堂等，都是如此。

繁峙巖山寺壁畫

柴澤俊

古代壁畫是我國古代絢麗多彩的藝術遺產之一。它的分布，有的在寺觀之中，有的在石窟之內，還有的在墓室四壁之上。以此分類，故稱作寺觀壁畫、石窟壁畫和墓室壁畫三種。

壁畫起源甚早，新石器時代立於峭壁之上的許多巖畫，當是我國古代壁畫的雛形。春秋、戰國之際，廟堂之內已繪出了壁畫。兩漢時期，除宮廷廟宇壁畫外，厚葬之風盛行，墓室壁畫大量出現。佛教傳入中國後，魏晉至南北朝時期，教勢發展迅猛，建寺鑿窟，造像畫壁，已成當時社會風尚。在佛教傳入的同時，道教亦仿照佛教藝術用壁畫裝飾宮觀。至唐代，寺觀壁畫遍及全國，張彥遠、吳道子、王維、楊廷光、尉遲乙僧等許多著名畫師都是以壁畫為職業，優秀作品相繼問世。所惜，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社會變革，唐代佛寺及其壁畫多已不存，僅留五臺佛光寺東大殿內拱眼壁和佛壇上的幾幅殘存壁畫，尚可窺見當時壁畫的藝術造詣。宋、金以後，教勢逐漸下降，文人墨畫興起，寺觀中之道釋畫較前隱退了。山西，由於有佛教聖地五臺山的極大影響，加之交通不便，信士衆多，宗教仍保持興盛之勢，寺觀興建和壁畫創作仍在發展之中。保存至今的高平開化寺、應縣佛宮寺（木塔內）、靈丘覺山寺（舍利塔內）、朔縣崇福寺、繁峙巖山寺等處遺作，是當時寺觀壁畫的縮影。其中巖山寺的壁畫藝術，風格高超生動，人物傳神達意，界畫工整不苟，堪稱我國宋、金壁畫中的佼佼者，是很值得珍重的藝術瑰寶。

一 綜 述

巖山寺壁畫的發現和保護過程，曾有過一段曲折的歷程。本世紀五十年代進行文物普查時，楊陌公等同志發現了巖山寺建築及其壁畫。由於當時的認識水平和各方面條件所限，勘察者僅注意到巖山寺建築的結構形制和時代特徵，將此定為元、明遺物〔註一〕，對壁畫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據此，該寺先曾被公布為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後又調整下放，作為縣級文物單位轄屬。限於當時的經濟條件和認識水平，巖山寺一度處於無人管理的狀態之中。1973年冬，筆者參與復查山西古代壁畫，在巖山寺停留數日，發現文殊殿（俗稱南殿）內彩塑和壁畫皆具宋、金風韻，其中尤以壁畫最引人矚目。雖是丹青於粉壁，精工之緻，無暇可擊，使人久久不願離去。究其內容，豐富多彩；賞其畫風，工整嚴謹；遍閱碑文，明其寺史沿革；覓得畫師，知其作者身世。後又

於西壁上沿發現題記一方，更證實了畫工姓氏和壁畫落成的確切年代。至此，可以肯定，巖山寺文殊殿壁畫是我國古代寺觀壁畫中的瑰寶，具有極高的歷史與藝術價值。它能完整的保存至今，無疑為我國繪畫史增添了光輝的篇章。

考其寺內碑文，巖山寺文殊殿和水陸正殿（即彌陀殿）原都設畫，後因正殿被拆除變賣，壁畫亦遭毀壞。倖存者，僅文殊殿一堂。據金代碑刻和西壁上墨書題記所示，這組壁畫是金代的御前承應畫師王逵及王道等人於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繪製完成的。我國宋、金寺觀壁畫保存下來者不多，除一些殘缺不全的片斷外，山西高平開化寺大雄寶殿和朔縣崇福寺彌陀殿內的壁畫，已是宏篇巨製了。開化寺壁畫為宋繪，民間匠師所作，貼金已被剝去，內容多為經變故事，東半部漏雨後灰塵彌漫已模糊不清。崇福寺壁畫為金作，人物高大，題材單調，多為說法圖。惟巖山寺金代壁畫，內容豐富，技藝高超，當時的許多社會風貌躍然壁上，雖歷經八百多個寒暑，而未曾毀壞，倖存至今，至為可貴。

文殊殿內四壁下部皆不設磚砌坎壇，壁畫直達地面，猶存古制。牆壁面積總和為134.42平方米，除南壁兩次間窗檻下、西梢間和北壁東次間下扇上的36.31平方米畫面已不存外，餘皆尚存壁畫。其各部份尺寸及面積如下：

文殊殿壁畫面積統計表

單位：米

壁名	部位	高度	上寬	下寬	平均寬	面積
東壁	全壁	3.45	11.25	11.1	11.18	38.57m ²
西壁	全壁	3.45	11.3	11.1	11.2	38.64m ²
南壁	東梢間	3.45	1.34	1.26	1.3	4.49m ²
北壁	東梢間	3.45	1.35	1.65	1.5	5.18m ²
北壁	西梢間	3.45	1.25	1.17	1.2	4.14m ²
北壁	西次間窗下	1.88	3.79	3.75	3.77	7.09m ²
全殿總面積						98.11m ²

壁質構造是保存壁畫的重要條件。寺觀壁畫與石窟、墓室壁畫不同。石窟多開鑿於巖石之中，窟內抹泥作畫，很少潮濕。墓室壁畫保存於地下，盡管很少人為的損傷，但長期封閉受潮，發黴後大多變色變質。山西寺觀壁畫大多繪製於殿堂內的四壁坎牆之上，坎牆磚砌，壁身抹麥秸泥和細沙泥，然後作畫，故使壁質堅固耐久，色澤不變不脫，經久不衰。明、清時，有一部份寺觀的壁面，不按傳統技法製作，表層加施了白灰，年久口深，畫面顏色發生質變，色調變淺，故而失去了我國古代壁畫樸實渾厚的風韻。宋人李誠《營造法式》卷十三《泥作制度·畫壁》中載：“造畫壁之制，先以蠶泥搭絡畢，候稍乾，再用泥橫被竹篾一重，以泥蓋平。又候稍乾，釘麻華以泥分披令勻，又用泥蓋平。以上用蠶泥五重，厚一分五厘；若拱眼壁，只用蠶細泥各一重，上施沙泥，收擊三遍。方用中泥細攪，泥上施沙泥，候水脈定收，壓十遍，令泥面光澤。”同卷又云：“凡和沙泥，每白沙二斤，用膠一斤，麻搗洗擇淨者七兩。”李氏之述恰好可與我國山西現存的唐、宋寺觀的畫壁構造和製作方法相印證。巖山寺文殊殿的壁質構造為土坯砌築，壁面除蠶泥中攪麥秸而不用竹篾（北方寺觀多用麥草，南方多用竹篾）外，餘皆與《營造法式》相符。這種構造，壁面堅硬樸實，有古雅渾潤之感。巖山寺壁畫歷經八百多年的歲月洗禮，除表面浮塵剝落略顯陳舊外，色調依然如故。這是我國古代製作壁畫的優秀傳統技法，且已經過歷史的考驗，值得美術史家、畫家和文物工作者研究和借鑑。

二 畫 題

巖山寺文殊殿壁畫分西壁、東壁和北壁三個部份，東西兩壁為畫面主體，北壁次之。

西壁內容為佛傳故事，亦稱佛本行故事，即釋迦牟尼一生的傳記。畫面以宮廷建築為中心，人物故事穿插其間。從摩耶夫人宮中夢祥受胎開始，有嵐毗尼園腋下誕生、太子沐浴、九龍灌頂、手指天地，以示自己是天上人間之尊貴。有太子出遊四門，見老傷心、見病傷心、見死傷心，用以反映佛教觀生、老、病、死為“諸苦”的教義。有太子騎馬射箭，轉身可射穿九重鐵鼓，由此可見其武藝高強。有太子力大無比，可隔城投象，欲意顯示其本不懦夫。有太子出家苦行修道未竟，又獨坐冥思，成佛於靈鷲山畢鉢羅樹下，隨即說法布教，度化衆生，直到最後涅槃、入殮、火化、舍利入塔等。全部情節用繪畫藝術表現出來。畫面上還勾出不少長達十幾厘米的墨線方框，內書榜題兩行，大都字迹清皙。可辨認者41題，還有7題墨框可見。這些榜題，反映了宋、金時期佛傳故事的基本內容。畫家王達結合當時宮廷建築制度和社會風貌，將其繪製於殿壁之上，為研究我國佛教藝術、佛教史以及佛傳故事的發展演變過程，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

東壁內容，除佛、菩薩、弟子、金剛外，多為佛本生故事和經變故事。佛教是非常注重因果報應和輪迴轉世的。所謂“本生”，就是根據《本生經》所載，表現釋迦牟尼生前幾世許多捨身的善行。常見者有：薩埵那太子本生、須大拏太子本生、尸毗王本生、善慧太子本生、鹿王本生、忍辱太子本生、須闍提太子本生、善友太子本生、鹿夫人本生等。將其分別繪製成畫就稱之為“本生圖”。經變故事，除《本生經》中所表現的釋迦牟尼生前幾世捨身善行外，還有西方淨土變、東方藥師變、法華經變、本行經變、金剛經變、報恩經變、華嚴經變、金光明經變、楞伽經變、陀羅尼經變、彌勒變、降魔變、涅槃變等。所惜東壁榜題字迹漫漶，其內容無法揣度。可辨認者有鬼子母本生和須闍提太子本生。鬼子母，本名訶梨帝或訶利陀，譯曰歡喜。《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一云：往昔王舍城獨覺佛問世，設園會，五百人飾身芳園。懷妊牧牛女（鬼子母前世）持酪漿而來，喜歡舞蹈，遂墜胎兒，甚懊悔！便以酪漿買五百菴沒羅果，獨覺佛來至，頂禮而供養之。發惡願曰：我欲來世生王舍城中盡食人子。捨彼身後，生為王舍城娑多藥叉長女，與健陀羅國半叉羅藥叉長子半叉迦藥叉為婚，生子五百。恃其豪強，日日食王舍城男女。佛以方便隱鬼女一子。鬼女知在佛邊，悲歎求之。佛曰：汝有五百子，尚憐一子，況餘人但有一二耶！乃教化之，授五戒，為鄒波斯迦。故事內容着意反映佛法威力無比，吃人惡魔經佛法化亦可成為善良信士。就畫面上所見，有鬼子母龍宮赴宴、龍王迎接鬼子母、宮中奏樂歌舞、郊外遊騎、驢行深山、驅妖獻嬰等情節。須闍提太子本生是描繪《大方便佛報恩經·孝養品》中須闍提太子（即善生太子）割自身肉孝敬父母的故事。波羅奈國王的寵臣羅喉，心生歹意，聚衆篡奪王位。太子與國王、王妃被迫出逃，中途迷路，米盡糧絕。國王欲拔刀殺妃妾食之，太子乞求免戰。為解腹中之飢，太子割自身肉三份，二份奉父母，一份自食。此後，國王與太子分手，化作獅子的帝釋又對太子進行威逼恐嚇，太子依然忍受。太子的孝行感動了憐國國王，故派人支援，幫助其回國，殺死羅喉，重新恢復了王位。國王、太子重新團聚，乘大象而歸。故事所要表達的主題是須闍提太子（即前世之釋迦）以非凡的孝行種下了善因，於今世而得到了永不熄滅的佛果。

北壁西隅為商船航海遇難故事。壁面上畫大船一艘，揚帆行駛於大海之中，風捲浪花，船舶顛簸，五百商人航海遇難，風塵羅刹國。遇食人魔鬼羅刹女，扮作美女營救，準備逐一食之。後遇觀世音菩薩顯靈，始得解脫，免遭厄運。北壁東隅畫七寶舍利塔院。畫面下部通築圍牆、廊廡和殿閣，前設門樓、臺階，形成一座壯麗的

塔院。院當心矗立着八角七級浮屠一座，幾乎布滿了東稍間牆壁的整個面積。塔兩側設有挾房（耳房），前隅突出重簷歇山頂龜背座一間。塔上勾欄、平座、料拱、瓦頂皆備，各層都安有隔扇，頂層重簷，其上裝置塔刹，刹週還放射着佛光。塔形比例適度，結構精巧，裝修完備，裝飾無缺。塔旁有城墻垛口，牆上還有敵樓和白露屋，總體設置仿佛是一座城外（或城角）佛剎。南壁僅東稍間殘留部份畫面，上部為殿閣樓臺，中為釋迦佛、二弟子和脇侍菩薩，下部畫供養人像。

寺觀壁畫是宗教藝術，但同時又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反映。巖山寺壁畫也不例外，它所表現的內容，除佛教教義、佛教人物和有關的佛傳故事、經變故事外，還有許多宋、金時期的社會風貌和各種人物的活動。例如，東壁中央有一組富麗的宮廷建築。主殿之中波羅奈國王臨朝執政，他頭戴王帽，身着長袍，手捧腰間玉帶端坐其中，侍女執官扇於後。殿內及階下文武官吏捧笏侍於兩側，階前文武官員似在奏請朝事，等待着國王的旨意。儀衛站班，羣臣恭敬。此圖真實反映了當時宮廷中君臣議事的情景。宮內高閣旁側，有一寬闊的平台，居高臨下，週設勾欄，王后至此焚香祈禱，宮女手執團扇圍護，侍吏奉於旁側。仙女（或諸菩薩）乘祥雲而至，天上人間一覽無餘。閣內官員照樣，或迎面對話，或竊竊私語。東壁北隅為鬼子母本生，其中許多脫離佛教範疇的人間生活內容頗為引人注目。例如，殿閣上方一羣嬉戲的嬰兒，席地而坐，或伏、或臥、或仰、或倚、或遊樂、或玩水，天真活潑，情趣自然，神色姿態各不相同。畫面上部，深山疊置，流雲出沒，叢林高峙，古樹掩映，曲曲清流自上而瀉，似乎可以聞見潺潺水聲。馱物的驢子，沿蜿蜒山徑徐徐而行，主人或於驢側，或尾隨其後，吆喊着驢子趕路。目睹此景，深山雅趣油然而生。東壁還有一幅水磨作坊圖，構思周密，繪製精確，真實地表現了磨坊生產的全過程。磨坊建於片石壘坎之上，有本階梯作蹬道，旁側有渠，下部裝有水輪機構，清流奔瀉，衝擊着水輪運轉，水輪的中軸又帶動磨面和舂米的機輪轉動，齒輪交錯，軸桿盤旋。整個水推磨坊的機械裝置和結構方法清皙可辨，磨面舂米過程的每個細節也都表現得十分清楚具體。沒有數十年的繪畫功夫，沒有對生活細入微的觀察和構思，是不可能創作出這樣精美的作品的。與之可以媲美者，上海博物館藏五代《閤口盤車圖》、遼寧博物館藏元人《山溪水磨圖》都是卷軸小幅。王逵之作立於粉壁，構圖、畫藝皆居上乘，功力之佳可以想見。

西壁上所反映的社會面貌和世俗活動亦相當豐富。例如，牧女獻乳就是富有社會生活氣息的一個畫面。山前疊橋起伏，綠草遍野，牧女和一孩童蹲在乳牛腹旁，手捧陶盆，聚精會神地作擠奶狀。外側還放着陶罐一個，以備盆中奶汁擠滿後再注入罐中存放。這種以細微的寫實手法反映牧民生產活動的畫幅，在當時的佛教壁畫中還是不多見的。又如西壁北隅，宮中樂伎因疲憊不堪在階前席地而睡的場面，情節更為感人。宮中樂舞都是為帝王、后妃行娛而設置的，他們貪得無厭的享受，侍者們祇得晝夜辛勤地為其服役。一遇歇息之際，彈琶者匍匐於旁側，拍板者板置於身後，敲鼓者鼓落於地面，或倚階而睡，或伏鼓而眠。畫面如實地表現了宮廷服役者的悲慘遭遇。西壁南隅的酒樓市井，是巖山寺壁畫中又一精彩的場面。河流之上，建酒樓一座，歇山式屋頂，週置勾欄，四面敞明，形如方亭之制。樓內備有桌凳，門外掛有招幡，上書“野花蠻地出，村酒透瓶香”，用以招攬過路遊客。樓內品茶飲酒、說唱賣藝及憑欄賞景者滿堂，其中一位女子，髮型彎曲，躬身微向前傾，好像正在演唱。酒樓門外，蓋簷商販聚集區。各類小販布滿了街頭，或推車、或挑擔、或手提、或擺攤。有的在為婦女、小孩廚食，有的在為顧客伏案切肉，有的提着兩條大魚回家，有的因烈日當頭為主人撐着傘蓋，有的捧着鳥籠，有的頭頂瑣盤。除此之外，還有盲人、官貴、赤身露體的嬰兒和四方遊歷的僧侶等。這種街中鬧市的繁忙景象，確切地反映了北宋汴梁（今開封）、金朝中都（今北京）的社會風貌。在這一點上，除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汴梁街景外，幾乎再無與之媲美的作品。

縱觀巖山寺壁畫的內容，雖為佛教題材，却没有完全束縛在教義之中。畫面上的佛教故事，情節多變，天上人間、宮廷市井交織在一起，顯得和諧而自然。壁畫中的自然景觀，山巒疊置，怪石嶙峋，奇松異柏，盤曲騰躍，雲氣騰沒，漂渺不定，給人以意境深遠的感覺。至於畫幅中所描繪的酒樓市井、嬰兒戲耍、官貴庶民、殘疾老幼以及商販推車、牧女擠奶、騎馬射箭、盲人探路等社會生活，更是千變萬化，無所不有，為我們研究宋、金時期的社會風貌提供了可靠的資料。

三 壁畫上的建築

巖山寺壁畫中大量的建築圖案，幾乎佔據了壁畫面積的一半。除前已述及的北壁東稍間七級浮屠外，殿內各壁隨着佛教內容的需要，也有大量的宮殿建築出現於畫面上。畫家王遠，成長於宋室，服役於金廷，“御前承應”，使之對宮廷內外的殿閣樓臺、園廊門廡、橋樑涵洞、亭榭挾屋等非常熟悉，加之具備高超的畫藝，故而在巖山寺壁畫中對宮廷建築有真實而可信的描繪。這就大大豐富了我們對宋、金兩代宮廷建築的認識，為研究宋、金宮殿制度的發展演變提供了重要資料。

巖山寺壁畫上的建築，主要分布在東西兩壁。東壁正中畫一佛二弟子二菩薩。東壁南隅為一組宮殿建築羣，按其故事內容蓋是波羅奈國王的皇城宮殿。外圍磚砌城牆，正面開設着三個木構城門道，其上建有三開間五脊頂的城樓一座，左右斜廊相連，廊外端與梁樓相觸，梁樓前方有廊，與城門前兩隅子母闕相銜接。梁樓外側仍設廊廡，通向城池角樓，角樓基座恰是城牆牆角處。這種城門向內收縮，側以樓閣相連的設置方法，蓋屬我國唐、宋以來宮廷門廡的固有規制。遲至明、清，北京故宮午門平面布局仍未超出這一規範。城內有正殿和配殿各三楹，重簷歇山式，前設月臺，週置勾欄，國王端坐於殿內中央，週圍及階下有官員朝奏議事。正殿左右設挾屋（耳房）（註二）、迴廊與配殿相通。正殿左側建十字歇山式樓閣一座，右側平臺曲摺，上建重簷高閣和露臺，由此可遠眺城外景色。各殿簷下皆用料拱出挑，屋頂飾以琉璃構件。城門樓和正殿，六鋪作單抄雙下昂，屋頂黃琉璃瓦件；其餘殿堂五鋪作單抄單昂，綠色琉璃蓋頂；廊廡四鋪作華拱一挑，等級制度是相當明顯的。所有簷飾吻獸和溝頭滴水全部貼金，從而增強了畫面的氣氛，並顯示出皇宮的富麗堂皇。宮宇外向有聖母廟一座，前為山門，門上匾題“聖母之殿”，門內正殿及左右配殿皆重簷歇山式，殿前獻亭作龜頭屋；週圍環廊相連。此殿布局緊湊，結構規整，是一組近似宮殿的廟堂建築。

東壁北隅，也畫有一組騰沒於雲霧之中的殿堂樓閣，與畫題內容鬼子母本生相印證，應為王舍城宮殿。宮後右上方山澗清流直瀉，券拱小橋和涵洞精緻堅固，趕驢人由此通行。宮內布局，前為宮門，門內中心殿宇為二層重簷十字九脊頂樓閣，左右設挾樓，樓前兩側建重簷歇山式配殿。各殿科拱皆為五鋪作，除平座上為雙抄外，餘皆一抄一昂。王舍城帝宮的左下方也有一組宮殿建築，此乃龍王宮。宮門嵌入地下，宮後水勢漫漫，祥雲一縷自地下鑽出，以示龍宮尚在水中。龍宮建築外露部份有主殿、迴廊、配殿、平臺、勾欄等，殿多單簷歇山式，科拱五鋪作，抄昂各一。與前述兩組宮殿相比，等級略遜一籌。王舍城左上隅為水推磨坊，木構平頂，涼棚式樣，側有草屋。一為舂米房，一為儲藏庫所。此作坊形制平素，結構簡潔，是當時普通的民間建築。水推磨左上隅還有一組出沒於雲氣變幻之中的宮殿式建築，其中有山門、正殿、配殿、挾屋等。主體建築全部是重簷歇山六鋪作雙抄單昂科拱，吻獸瓦當灑粉貼金，呈輝煌之勢。根據建築的位置（高於佛及菩薩）和雲霧環繞的景觀來判斷，當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中的天宮樓閣。

西壁描繪的佛傳故事，其重點是釋迦牟尼成佛之前的宮廷生活和放棄太子地位後出家修行的經歷。畫面上除山水樹石和一些雜屋外，主要是城池中的宮殿建築。按其內容來判斷，應為古印度迦毗羅衛城內淨飯王的皇宮。從建築的形制來分析，實則是宋、金時期宮殿建築的縮影。畫面所繪宮城規模清楚。東、西、北三門有雲氣遮蓋，或門道、或城樓、或脊飾，雖不全部顯露在外，但隱約可見。南門醒目，高聳的城門墩上闢有三個方形門道，其上建重簷歇山式城樓；兩側挾屋五楹，單簷歇山頂，也築在城墩之上；向外直通重簷歇山的垛樓，垛樓向前有迴廊與闕樓相連，總體平面呈“凹”字形。與明、清故宮午門相印證，此種城門似乎是我國近千年間宮城門廡的建制規範。闕樓重簷十字歇山式，樓腰間置平座，外圍護以勾欄。根據建築的部位，鋪作多寡不等。下層樓簷和迴廊上施四鋪作單抄斗拱，平座五鋪作雙抄，垛樓、闕樓和挾屋上五鋪作一抄一昂，城門樓上簷為六鋪作單抄雙昂。與東壁南隅波羅奈國的宮城相比，規制相同，但建築更為豪華。

宮內布局，四向設以門廡，週置環廊連通。東、西、北宮門各一，惟南面開門三道，建門樓各一座，兩側有挾屋相臨。東、西二門較為醒目，居宮內前殿兩側，又恰是畫面中心，位置重要，形體亦較壯觀。門下臺較高，當心間“階斷砌”〔註三〕，以利車馬通行。斗拱六鋪作單抄重昂，明間裝板門，次間為壁，兩側還設有挾屋，上蓋黃琉璃瓦頂，襯托得皇宮建築更加氣勢威嚴。宮內主要殿宇分前後兩座，其間有主廊連通。前殿面寬進深各三間，重簷歇山式屋頂，臺基高凸，萬字勾欄環護，前後明間築臺階，階前設月臺，月臺外沿亦設勾欄，正面封閉，兩側開踏道通行。在畫面上前殿以山面為主，視覺上側面寬度甚著。殿身前簷空廊一間，兩層簷下皆施科拱出挑，下簷五鋪作一抄一昂，上簷六鋪作單抄重昂。殿頂舉折較高，勁健整飾；黃色琉璃瓦頂，脊飾吻獸皆備；翼角處小歇三枚，前端還裝有套獸；吻獸溝滴全部飾以澀粉貼金，富麗精緻。後殿為樓閣式，寬深各五間，兩層三簷，上層重簷歇山式，中置平座，上下都設有勾欄，是這座宮宇之中的主體建築。後殿兩側挾屋相峙，前隅抱廈三間，後簷依殿築二層樓閣一座，金、元宮闈中稱之為“香閣”。後殿平面呈“十”字形。香閣東側有一鳥頭門（即極星門），勾欄、踏道、立柱、雲綫，與《營造法式》中所載諸多雷同。後殿前簷抱廈之上，置平座承托平臺，週飾勾欄、望柱、雲板 and 花牙，為帝后賞景、焚香、祈禱神靈之所。殿之上下兩層皆環廊一週，內安格子門，門外又垂以竹簾，侍女正在作捲簾狀，裝飾意味尤濃。後殿科拱四種，抱廈及下簷為五鋪作單抄單昂，平座為六鋪作三抄，上層下簷為四鋪作一抄，上層上簷為六鋪作單抄重昂。殿頂舉折陡峻，隨吻高聳，懸魚、博風貼於兩際，巍峨壯觀之勢冠於全宮，以示帝王之高貴尊嚴。此外，前殿西南有六角形水榭一座，後殿挾屋兩側設有角門，後樓以北築有龜頭屋，再向北有水池垂柳，宮內花園隱約可見。宮城南門外，古松曲伸，河水漫流。水中依岸築有方亭，下施永定柱支撐，四週木欄作圍，亭內鋪為酒肆，顧客滿坐。樓前街市熙熙攘攘，熱鬧非常。

該殿壁畫上還有一組很值得提及的小建築羣，位於北壁西次間上隅，畫法是墨綫白描，其建築為重樓疊置，與五百商人航海遇難的故事相聯繫，應題為海市蜃樓。此建築不見樓基，處於雲氣騰沒之中。可見者僅為前隅建築三座，似乎都是平座以上部份，一座重簷九脊頂，兩座單簷歇山式。中間一座面寬五間，中三間開門，由此可進入庭院。院內正面為主樓，凸起的臺基之上築二層樓閣，下層四面圍廊，每面當心間各凸出龜頭座一間，平面呈“十”字形，腰間設平座勾欄，上層重簷歇山頂，格子門裝修，上下略同。主樓東側又築以二層閣一座，左面凸出重簷歇山頂的龜頭屋，平面形制和總體式樣與山西介休玄神樓有些相像〔註四〕，但兩者的時代却相差數百年。前者金畫，後者清構，沒有什麼脈絡關係，祇是近同而已。主樓西側磚砌高墩之上設勾欄平臺兩層，宋代稱作“露臺”，有木梯蹬道可臨，是瞭望或祭祀用的建築。在這不大的面積之內，描繪這樣豐富多彩、精緻複雜的古建築羣，不能不令人讚歎！

古代壁畫中的建築圖案多為視景，但是巖山寺壁畫中的建築圖案却大大超過了視景的範圍。這些建築或建於水上，或置於城中，宮殿豪華，屋樓騰空，殿閣、樓臺、古塔、商店、作坊、民居等應有盡有。其中宮殿建築高低錯落，主從有致，階級、勾欄、柱額、料枋、瓦頂、脊飾等無所不備，構圖壯闊，透視準確，布局嚴謹，裝飾華美，比例略如設計圖中的鳥瞰，墨線頗似鐵絲鋼筋。這些建築圖案畫技之精純不僅具有高超的藝術性，而且富有建築學上的科學性。它們逾八百多年保留到今天，仍具有引人迷惑的魅力。

四 繪畫藝術與畫師

巖山寺壁畫的構圖，與一般寺觀壁畫不同。其圖案疏密有致，疏不空曠，密不雜亂，峻嶺重疊，古樹參差，雲霧變幻，殿閣高峙，各種人物活動其間，毫無呆滯繁瑣之感。由此可證，畫面的構圖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佛傳故事和經變故事，在一般寺廟壁畫和佛教雕刻中多以連環畫的形式來表現，或界以方格，或用山石雲霧相隔相聯〔註五〕。巖山寺壁畫異然。它是把故事情節和各種人物的活動穿插相聯，不設任何分割畫面的間隔之物，使其更加和諧自然。古代壁畫上的人物比例多要誇大，而建築圖案又多要縮小，以突出故事內容和人物活動。在巖山寺壁畫中建築和人物的比例都接近真實，沒有作明顯的誇大和縮小，從而使該壁畫富有寫實性和北宋院體的風格。

壁畫上的人物，小者數寸，大者尺餘，除佛、弟子和菩薩外，依故事情節都賦予了各自不同的個性。帝后端莊凝重，侍女恭謹順從，樂伎嫺靜俏麗，武士威武雄壯，官員傲慢，商賈殷勤，嬰兒天真，漁夫純樸。各種人物的表情細微入微，合情合理，可謂達到了微妙微肖的境地。人物的服飾，各因其身世、地位不同，而着以不同的冠戴、服裝和履屐。帝王戴玉冠，着圓領長袍，腰繫玉帶，足蹬烏皮靴。王妃冠冠長裳，披帛伏肩，頸帶纏於過身。官吏頭戴幞冠、烏紗、展翅幞頭、垂翅幞頭、短翅幞頭，身着長袍、袂衣、襖、襦，腳穿朝靴和烏履。侍女的髮型有螺髻、高髻、椎髻、旋髻、雙髻、拋家髻、插花髻、雙環髻，服裝有裳、衫、襦、裙，足着靴、履、鞋、屐，履前裝飾有雲頭和如意頭。商賈和平民頭上多为裹巾、摺帽和幞頭，身着短襦、長衫、小襖、坎肩，足上多蹬便鞋、絲履，亦有赤着雙腳的。壁畫上的這些人物服飾，是我們研究宋、金社會人物裝束和等級制度的可靠依據。

繪畫的用筆，是作品具有藝術魅力的關鍵所在。王逵在巖山寺壁畫的繪製中，吸收了北宋以來文人水墨畫的技法，畫山水破筆潑墨，意境同現；畫蒼松老幹虬枝，樸實素雅；畫雲霧筆致瀟灑，虛實得當；畫懸崖絕峰直豎，筆力如削；畫花草秀潤柔麗，富有生機；畫水勢圓渾流暢，真實自然；畫人物筆到意現，寫神抒情；畫衣紋氣韻生動，婉轉自如；畫髮髻線條勁健，筆墨濃郁；畫建築界畫工整，一絲不苟；畫牲畜動靜有致，以形寫神；畫器皿造型準確，筆致工細。壁畫上各類線條的起止轉摺、輕重疾徐、濃淡頓挫，都十分精練清晰。論其筆墨墨韻，巖山寺壁畫不像一般寺觀中的道釋畫，而與宋代卷軸畫極為近似，可謂我國現存古代寺觀壁畫中的稀有瑰寶。

壁畫的着色，以青綠為主，間用石黃、赭石、朱砂等色，使畫面呈素雅古樸的風韻，而毫無艷麗之俗。人物、建築、器皿上的白色多用鉛粉塗之。由於歷經八百多年的自然侵襲而發生了色變，白色多已變成鐵青色澤。建築上的吻獸、溝滴，人物的花冠、玉帶，器皿上的雕刻紋樣，都加施歷粉，然後貼金。其中東壁說法圖前隅的香爐特別引人神往。它造型秀麗，圖案精細，歷粉貼金，一絲不苟，與永樂宮三清殿壁畫中的金蓮薰爐和香

渾等相較，藝術造詣更高一籌。

我國古代壁畫的優秀傳統是多種多樣的。除壁質構造外，就畫藝來講，歷代都有新的畫風和新的創作問世。隋、唐之際，對壁畫人物的比例、動態、感情的表現都趨於成熟。壁畫名家尉遲乙僧、吳道子、王維、趙公祐等不斷有佳作出現。吳氏尤著，被譽為“百代大師”、“畫聖”。五代至宋，壁畫的構圖技法更為精進，山水樹石、車馬行人和樓臺殿閣也都成為壁畫題材，董羽、李煜、任安、許道寧、趙子渡等創造了各種繪畫風格，有其不朽的作品。畫師王逵“御前承應”，名家之作倍多鑑賞。他不僅繼承了唐、宋以來壁畫的傳統，同時兼而仿效了展子虔、顧闳中、荆浩、郭熙、范寬、李公麟、張擇端等傑出畫家的人物、畜獸和山水佳作。這就為巖山寺壁畫的創作提供了有利條件，使之達到了和諧完美的境地。

畫家王逵之名，見於寺內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水陸記碑陰題名和文殊殿西壁上沿墨書題記中。原文如下：

“御前承應畫匠王逵同畫人王道。”

“首□□□□發誠心誼捨淨財願畫西壁□諸人姓名如後：□□趙圓□□母段氏霍廟韓氏王政高氏……。大定七年前□□二十八日畫了靈巖院普□□畫匠王逵年陸拾捌並小起王輝王瓊福喜潤喜。”

按照題記中的年齡推算，王逵出生於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到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滅亡時，他已二十八歲。由於他學畫之時尚在北宋，故應屬北宋畫家（是否為北宋翰林圖畫院畫師，待考）。金滅北宋、攻克汴京之後，擄走藝匠為金廷服役，王逵恐怕也在其中。因其畫藝精純，遂留在少府監作“御前承應畫匠”。此後三十年，他一直在金代皇室服役。這樣的經歷和環境，使他對汴梁、金中都的宮殿設置、建築布局、冠戴服飾、街市生活和社會風貌瞭如指掌。這就為他晚年的藝術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他五十九歲畫巖山寺水陸殿壁畫時，還是以“御前承應畫匠”題名的。據《金史》所載，金代不設畫院，宮廷中繪畫之事由少府監圖畫署承辦，圖畫匠由圖畫署管轄，宮中諸局分承應人等〔註六〕，書畫匠也在諸局承應人之內。王逵作為金廷少府監圖畫匠，無疑屬承應人之列，故署以“御前承應畫匠”之稱。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王氏年已六十八歲，題記姓名前面祇寫“畫匠”二字，不再題“御前承應”，可能已經退役了。

宋、金以來，宗教開始衰微，寺觀壁畫不像唐代那樣隆盛了。與此同時，文人水墨畫盛行，壁畫的繪製逐漸變為民間畫師的行業。畫師被稱之為“畫匠”或“工匠”。歷史上一些文人學士和懷有偏見的美術史家，賞水墨不賞重彩，重山水不重人物，珍卷軸而歧視壁畫，尊文人而卑工匠。由於這種原因，畫史上很少記載民間畫師的作品。巖山寺文殊殿壁畫正是在宗教開始衰微、文人水墨畫盛行以後，於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才繪製完成的。與歷史上許多繪畫名作，如五代顧闳中《韓熙載夜宴圖》、宋人《滕王閣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陳居中《女孝經圖》、阮郛《閻苑女仙圖》等相比，王逵之作雖然立於粉壁，但是完全可以與之媲美。巖山寺壁畫篇幅如此之大，畫藝如此之高，無疑為我國繪畫史增添了光輝燦爛的篇章。

〔附註〕

〔一〕 參見《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0期，《一九五四年山西省新發現的幾處古建築》。

〔二〕 耳房，宋代稱“挾屋”。參見《營造法式》卷第四，《大木作制度一·材》條，商務印書館1954年版，第74頁。

〔三〕 門無臺基，當心間凹下，與室外地面相平，宋代稱“階斷脚”。參見《營造法式》卷第三，《石作制度·門碁脚》條。

〔四〕 參見《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11期，《介休縣玄神樓》。

〔五〕 敦煌莫高窟壁畫、雲岡石窟雕刻、永樂宮純陽殿壁畫、太原多福寺壁畫及大同華嚴寺壁畫等，其中的佛傳故事和經變故事多界以方框，或用山水樹石等相隔相聯。

〔六〕 參見《金史》卷五十六，《百官二·少府監》條。

繁峙寶藏寺圓覺殿

柴澤俊

寶藏寺居山西省五臺山北麓的東山底鄉中莊寨村，屬繁峙縣境內。該寺東南與巖山寺毗鄰（僅距3公里），沿西北行38公里為縣城所在地，北去4公里為雁北赴五臺山的必經之地沙河鎮。古時，今屬京津、內蒙古、張家口、大同等地的香客信士，入山前多要到此歇宿。

寺址面向五臺山，背倚滹沱水，坐北向南。寺宇規模不大，布局緊湊。據碑文記述，寺內原有建築：前為山門，中為圓覺殿，再進為大佛殿，後為千佛殿，左右有伽藍殿、祖師殿、鐘鼓二樓以及方丈、僧舍、兩廡等，規模布局是相當完整的。歷經風雨的侵蝕和人為的破壞，寺內建築多已毀壞，現僅留圓覺殿一座、殿前古柏一株，真可謂孤柏蒼翠，古殿獨存。寺區東側僧舍三間，已破敗不堪。東北隅後人補建的觀音堂三楹，形體矮小，結構簡陋，與當地民房近同。惟圓覺殿尚存金代遺構，規模雖然不大，但形制莊重，結架規整。在這風沙迷漫的五臺山腳下，八百多年前的木構建築能保留至今，當屬罕事。

寺之創始年代，因缺乏文獻記載，無從稽考。《清涼山志》和《繁峙縣志》中對此隻字未提，蓋因處地偏遠、規模不大、入清以來就已衰敗所致。寺內現存碑刻一通，乃明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創建大吉祥寶藏寺重修碑記》。此碑云：“寶藏寺者，臺山莫南，沱水繞北，又顯通寺之一脈也。援稽其始，創建於古者。正面為佛殿，前圓覺閣（實為殿），後千佛殿（原為閣），左創伽藍，右設祖師，鐘鼓樓、山門、方丈、兩廡、僧舍□□，護寺地四十畝，並下院吉祥寺護寺山坡共四十畝，所以育養僧侶、看護佛殿、焚修香火而不廢者由矣！迨大元（應為金）大定壬寅歲重建也。自我大明高皇帝龍飛維甸，兼興佛教……。中莊屯鄉耆衆善士，施資命工重修垣宇，塑畫聖像，幡然生輝……。”觀其碑文，寺之規模及殿宇設置記載完備，護寺耕地和護寺山坡的範圍有數，惟寺之肇始年代不詳。金大定壬寅（公元1182年）的重建與明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的重修，在現存實物中均可找到相應的證據。又碑文記載：寶藏寺和五臺山顯通寺是一脈相承。顯通寺舊乃古印度釋門原始宗派摩騰宗佛刹。寶藏寺和巖山寺均屬顯通寺，可見是有其脈絡關係的〔註一〕。在關於寺之所轄地域和範圍中，有“並下院吉祥寺”一語。吉祥寺者，在中臺西南山峪，屬繁峙縣境，剎額吉祥，號曰清涼橋，清代以來為黃衣喇嘛所居，近代能海法師住持，成為喇嘛教據點之一，教勢頗興。其上司寶藏寺反倒頹敗冷落，幾乎被人們遺忘了。入清以來，寶藏寺香客稀少，教勢衰敗，垣牆殿宇逐漸傾塌，寺區後部已闢為耕地，寺址範圍較前大大縮小。現存實物，除圓覺殿為金代遺構外，其餘多已變成瓦礫。

圓覺殿，全名十二圓覺殿，因殿內奉十二圓覺菩薩而得名。殿身寬三間，深兩間，平面長方形，單簷歇山

式屋頂，前簷設以門窗（門窗已毀，卯洞尚存），殿前施以月臺，規模不大，整潔勁健，是一座很典雅的金代木構遺物。

臺基與月臺：殿宇不大，臺基却高達1.5米。四週臺明伸出規格不等，自柱中測之，前簷1.4米，後簷1.65米，兩山1.9米。如此繁亂，恐為後人改砌。殿前月臺較大，面寬11.2米（與殿身面寬尺度相等），進深5米，平面比例接近於2:1。月臺較臺明低約兩階，高為35厘米，有踏石可蹬。

平面：殿身面寬三間，通面寬11.2米，其中當心間為3.74米，次間為3.73米，開間尺度均等。進深兩間四椽，設中柱分前間與後間，略如山門之制。總進深7.46米，前後間各3.73米，與前後簷次間成正方形。殿內無金柱，僅簷柱十根支撐樑架和殿頂荷重，即《營造法式》中所謂的“四架椽屋，通簷用二柱”。前簷為門窗，其餘三面皆設牆壁，磚砌下肩承托着牆身。殿內外地面皆用方磚鋪墁，縱縫垂直，橫縫相間，外沿壓簷石一週。

柱及柱礎：簷柱十根，皆為圓形、木質、直柱造，柱頭捲刹明顯，柱底施覆蓮柱礎。前簷柱高3.95米，柱徑40厘米，徑高之比为1:10。後簷及山面柱高3.95米，柱徑33厘米，徑高之比为1:12。柱礎較大，平面八角形，直徑84厘米，折成方形，約近柱徑之倍，與宋制略同。礎上覆盆凸起，週覆覆蓮，每蓮三瓣，以單線勾勒出輪廓而後凸起，與五臺山佛光寺文殊殿柱礎若出一師之手。礎石全高27厘米，礎盤厚15厘米，覆盆凸起10厘米，橫高2厘米，覆盆高度較平常所習見者為甚。《營造法式》中云：“造柱礎之制，其方倍柱之徑。……若造覆盆，每方一尺，覆盆高一寸，每覆盆高一寸，盆唇厚一分。如仰覆蓮華，其高加覆盆一倍。”（註二）由此可見，該殿柱礎覆盆之高是有所依據的。經探測，蓮瓣柱礎僅設於前簷露明處，兩山及後簷牆內隱蔽部份，則用料石作礎，素平無飾。角柱較平柱增高4厘米，較兩山中柱增高3厘米，生起約合柱高的1%。前後簷柱側角5厘米，合柱高的1.25%。山面柱側角4厘米，合柱高的1%。這兩個比例略大於《營造法式》中規定的正面側角1%、兩山側角0.8%的制度，可謂側角生起顯著。

欄簷：四週簷柱上施欄額和普拍枋，斷面呈“丁”形。欄額斷面為31×14厘米，普拍枋斷面為14×26厘米。折合材分，欄額高26分、厚12分，普拍枋高12分、寬21分，較《營造法式》的規定微小，較山西現存實物的材分微小（註三），顯然是宋、金之構。欄額出頭處砍作“ㄟ”形，與大同善化寺三聖殿無異，極富裝飾風格。

科枋：圓覺殿科枋，分柱頭、補間和轉角三種。補間鋪作每間兩擡，四週皆同。可能由於科枋層次較少，檼料口內出華拱一跳，跳頭上施令拱和耍頭相交，令拱上承檼枋和撩簷枋。耍頭為四椽枋伸出簷外製成，枋高53厘米，上半部作縱枋頭，使樑架與科枋搭成一體，既有結構功能，又有裝飾富麗之美。順開間自柱中綫上檼料口內，施泥道拱和慢拱，上置柱頭枋和壓檼枋各一道，垂直疊架，設小料墊托。後尾部份出華拱一跳，托在四椽枋底皮上，橫向施令拱承井口枋。補間鋪作，除耍頭為單材外，餘皆同上。轉角鋪作，正側兩面與柱頭鋪作同，45度角線上加設華拱和耍頭各一，無由昂之制。整個鋪作形制，略似樓閣建築上平座科枋的作法。

枋枋用材，廣（高）18厘米，厚12厘米，斷面3:2，合《營造法式》中六等材。梨高7.5厘米，枋材分6.2分，與《營造法式》規定六分基本相符。經實測，科枋規格如下：

科枋規格折合材分一覽表

單位：厘米（材分）

名稱	上寬	下寬	上深	下深	總高	耳	平	歇	順
柱頭檼枋	40 (33)	30 (25)	32 (27)	20 (17)	22.5 (19)	9 (7.5)	4.5 (3.8)	9 (7.5)	0.4 (0.3)
補間檼枋	40 (33)	30 (25)	32 (27)	23 (19)	22.5 (19)	9 (7.5)	4.5 (3.8)	9 (7.5)	0.4 (0.3)

名 稱	上 寬	下 寬	下 深	下 深	總 高	耳	平	欹	側
轉角檼料	45 (37)	34 (28)	42 (35)	32 (27)	22.5 (19)	9 (7.5)	4.5 (3.8)	9 (7.5)	0.4 (0.3)
交互料	18 (15)	13 (11)	18 (15)	13 (11)	12.5 (10.4)	5 (4.2)	2.5 (2.1)	5 (4.2)	0.2 (0.16)
散 料	18 (15)	13 (11)	18 (15)	13 (11)	12.5 (10.4)	5 (4.2)	2.5 (2.1)	5 (4.2)	0.2 (0.16)
齊心料	18 (15)	13 (11)	18 (15)	13 (11)	12.5 (10.4)	5 (4.2)	2.5 (2.1)	5 (4.2)	0.2 (0.16)
半盤料	22 (18)	16 (13)	22 (18)	16 (13)	7.5 (6.3)		2.5 (2.1)	5 (4.2)	0.2 (0.16)

棋子規格折合材分一覽表

單位：厘米（材分）

名 稱	單足材	棋 長	上 留	平 出	分 瓣	拱眼高	跳 距
華 拱	足 材	84 (72)	6.5 (5.4)	10 (8.3)	4	11.5 (9.6)	36 (30)
角華拱	足 材	117 (97.5)	6.5 (5.4)		4	11.5 (9.6)	49 (41)
泥道拱	單 材	65 (54)	6.5 (5.4)	5 (4.1)	4	4 (3.3)	
慢 拱	單 材	114 (95)	6.5 (5.4)	10 (8.3)	3	4 (3.3)	
正面令拱	單 材	91 (76)	6.5 (5.4)	20.5 (17)	4	4 (3.3)	
後尾令拱	單 材	89 (74)	6.5 (5.4)	19.5 (16)	4	4 (3.3)	

上述料拱實際尺寸折合材分，與《營造法式》規定相較，除泥道拱微短外，其餘幾乎沒有差異。這在民間匠師所造之物中是極為少見的。

樑架：殿內無柱，亦無平基（天花板）藻井，徹上露明造。四椽通達前後簷外，外端與料拱搭交欹製成耍頭和襯枋頭。枋上施合格、蜀柱，大料承平樑，與平樑兩端十字相交者，為捧節令拱和替木，承托着平樑接點。平樑上施合格、侏儒柱和大叉手，柱上有大料，丁華抹亥拱、櫨間令拱和替木承其脊樑，形制規整，構造簡潔，毫無繁雜之感。兩山中柱上施丁樑一道，外向伸至撩簷枋內皮作襯枋頭，內端搭置在四椽枋上起縱向聯貫作用，無承載負荷之功。轉角處施大抹角樑各一，斜向跨於次間之上，兩端伸至前後簷平柱和側面中柱外皮，上承大角樑後尾和平樑與承樑枋交點。大角樑之上設仔角樑和續角樑挑出翼角，構造合理，規整大方。大角樑後部有大料、攀間拱和替木，承載推山部份的平樑和加設的太平樑，太平樑上結構與平樑上同。太平樑外側，於替木之上架承樑枋一道，山面簷樑後尾即搭置於此。

樑枋形制，兩側皆製成弧線，別無它飾。各枋斷面：四椽枋53×29厘米，高及兩材兩栗，高寬之比為1：

17, 枋兩側各弧起約 5 厘米, 加上弧起平均寬度為 35 厘米, 與高度相比恰是 3 : 2。平樑、太平樑 38×20 厘米, 高及兩材, 高寬之比 3 : 16, 兩側弧起各 3 厘米, 實際平均寬度 24 厘米, 高寬之比亦近 3 : 2。丁枋 25×15 厘米, 高為足材, 高寬之比 3 : 18, 兩側弧起各 3 厘米, 實際平均寬度為 18 厘米, 高寬之比亦是 3 : 2。抹角樑 30×20 厘米, 高大於足材, 高寬之比 3 : 2。大角樑 25×25 厘米, 方形。這些數據可以證實, 該殿樑枋高度和斷面高寬比例均與宋制吻合, 時代風格明顯。

兩山出際甚大, 經實測為 1.86 米, 合宋代大尺 5.65 尺, 合宋代小尺 6 尺。於丁枋上立夾際柱子一根, 懸魚、惹草不存, 草柱已敞露在外。《營造法式》規定: “凡出際之制, 搏至兩梢間, 兩際各出柱頭, 又謂之屋廡。如兩椽屋出二尺至二尺五寸, 四椽屋出三尺至三尺五寸, 六椽屋出三尺五寸至四尺, 八椽至十椽屋出四尺五寸至五尺。……於丁枋上隨架立夾際柱子, 以柱搏梢。”〔註四〕圓覺殿闕三間, 深兩間, 四架椽屋而出際 6 尺, 較宋制規定八椽至十椽屋還大約尺餘。這在已知的宋、金實物之中, 實屬稀有之例。

該殿簷出, 自柱中至撩簷搏中出一跳, 水平距離 36 厘米, 撩簷搏中至椽頭平出 90 厘米, 椽頭至飛頭平出 50 厘米, 合計自柱中心以外簷出總長 1.76 米。《營造法式》關於簷出制度云: “造檐之制, 皆從撩檐方心出。如椽徑三尺, 即檐出三尺五寸。椽徑五寸, 即檐出四尺至四尺五寸。檐外別加飛檐, 每檐一尺, 出飛子六寸。”〔註五〕依此計算, 該殿椽徑 13 厘米, 略大於材寬 (即十分), 折宋尺四寸, 自撩簷搏心向外至椽頭平出應為三尺五寸, 折合為 98.5 厘米, 實物 90 厘米, 較宋制微短。簷外別加飛檐, 以簷出的十分之六計算, 飛子長應為 54 厘米, 實物 50 厘米, 基本相符。椽頭於撩簷搏以外部份微收捲刹, 致頭徑成為 12 厘米, 飛子斷面幾近方形, 捲刹 0.4 厘米, 微不可見。經與善化寺、崇福寺等金代實物相較, 同屬金代手法。

殿頂舉折: 前後撩簷搏中線之間跨距 8.18 米, 撩簷搏上皮的脊搏上總舉高 2.48 米, 合 1 : 3.5, 與我國現存許多宋、金實例基本相符〔註六〕。其中第一架撩簷搏至平搏跨距 1.86 米, 舉高 0.84 米, 合 4.5 舉; 第二架平搏至背搏跨距 1.87 米, 舉高 1.66 米, 合 8.9 舉。殿頂折度明顯, 舉勢圓和, 呈現出我國古建築屋頂的曲綫美。

瓦頂: 殿頂筒、板瓦覆蓋, 黃綠色琉璃剪邊。脊筒為荷花圖案。捲尾式鴿吻, 耳後生足, 兩側鬚髮如焰, 背光捲雲似有規律。吻高 1.35 米、寬 0.95 米, 高寬之比 3 : 2。鴿吻式樣和花紋圖案與洞窟隋唐下寺前殿明代燒造的大吻略同。從殘存的脊筒、套獸和兩隻龍吻來看, 殿頂部份在明代萬曆年間曾更換了部份瓦件和套獸, 始成今日狀況。經測量, 瓦件有三種。筒瓦大者長 29 至 30 厘米, 直徑 15 厘米, 厚 2 厘米; 中者長 29 厘米, 直徑 13 厘米, 厚 1.8 厘米; 小者長 26 厘米, 直徑 12 厘米, 厚 1.6 厘米。板瓦大者長 34 至 35 厘米, 大頭 26 厘米, 小頭 18 厘米, 厚 2 厘米; 中者長 34 厘米, 大頭 23.5 厘米, 小頭 20 厘米, 厚 2 厘米; 小者長 30 厘米, 大頭 21 厘米, 小頭 18 厘米, 厚 1.8 厘米。殘存的幾塊溝頭滴水與中號筒、板瓦規格相近, 溝頭上雕饕餮紋樣, 滴水垂尖式, 上刻牡丹花紋, 顯係明制。《營造法式》云: “殿閣廳堂等, ……三間以下用甃瓦, 長一尺二寸, 廣五寸; 仰甃瓦長一尺四寸, 廣八寸。”〔註七〕折合公制, 筒瓦長 37 厘米, 直徑 15.5 厘米; 板瓦長 43.4 厘米, 寬 24.8 厘米。拿上述宋制與該殿較大瓦件相比, 除板瓦長度較短外, 其餘基本相符, 大者當是金代原物。

殿之前簷門窗已毀, 從殘存的卯洞位置及規格可以看出: 板門兩扇, 有立頤、搏柱和魚塞板, 上下施額、櫓和地袱。兩次間有直櫺窗, 亦加魚塞板, 額、櫓均插入柱內。總體形制與五臺縣文村金建延慶寺正殿相同。

殿內塑像不存, 佛壇亦殘壞, 但壇形平面尚可窺見。當心凸出, 供佛及脇侍, 兩側原奉十二圓覺菩薩。依順序為: 文殊師利、普賢、普眼、金剛藏、彌勒、清淨慧、威德自在、辯舌、淨諸業障、普覺、圓覺、普善首。塑像早毀, 僅留的火焰背光也是清人重新粉飾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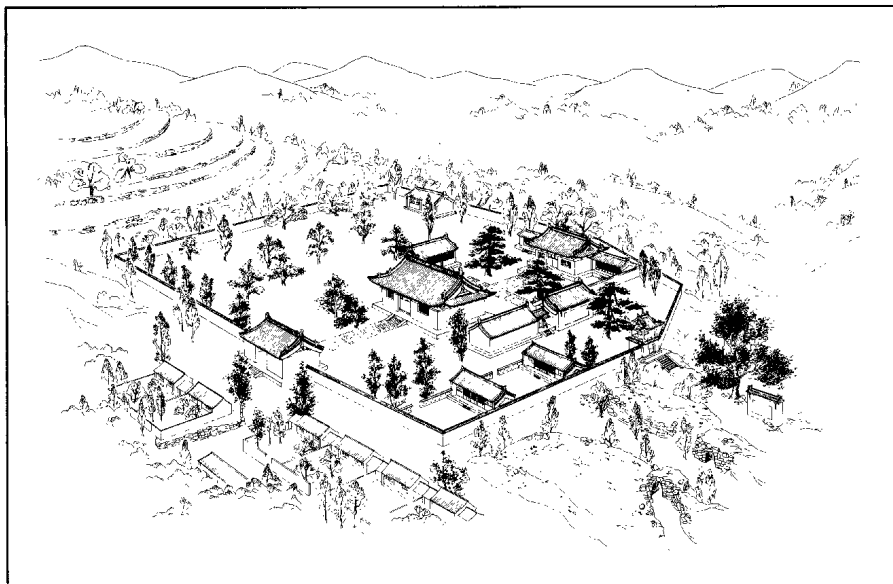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寶藏寺圓覺殿，除部份瓦件和吻獸脊飾為明代更換外，餘皆金大定年間造構，且造型秀美，結構規整、製作手法古樸而純淨，是一座富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古建築。其中特別耐人尋味的是，該殿內的柱、額、標架和科枋，其規格、形狀和斷面材分比值與《營造法式》所載幾無分別。這不僅在偏僻地區的小型寺廟之中，就是在位居城市的大型建築之內，也是極為罕見的。何況寶藏寺居於五臺山區，地域偏遠而交通不便，何以能與宋代頒行列郡的建築制度如此相符呢？是否像巖山寺壁畫那樣，也有官廷（即御前）匠師主持其事？

清末以來，寶藏寺殿宇頹敗，瓦礫遍野，墻垣傾塌，僅圓覺殿獨存。長期如此，恐難維持。這座古代建築若能遷至相鄰的巖山寺後殿基址上保存，與金代壁畫普萃一寺，供人們遊覽、鑑賞和研究，無疑將會發揮更大的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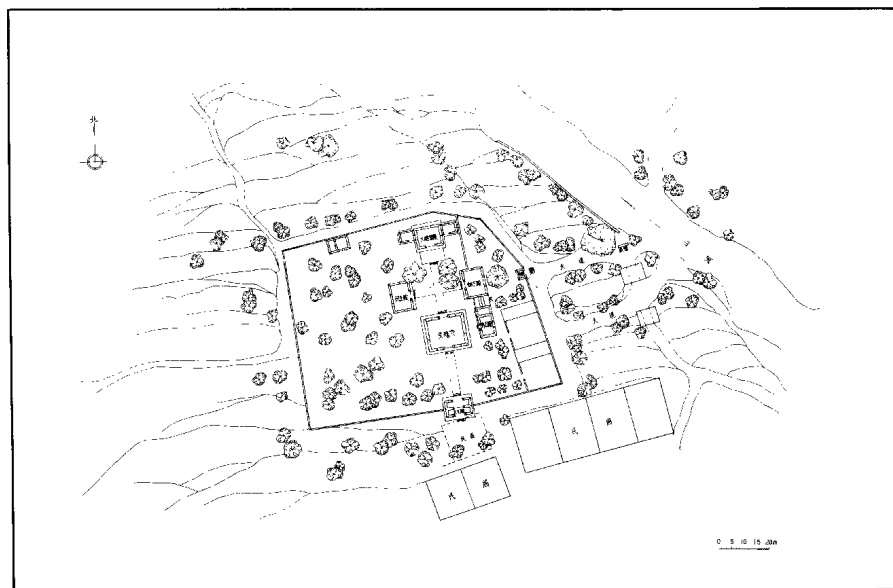
附註

- 一、 巖山寺殘存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3年）石碑上刻有“五臺山大華嚴寺真容菩薩院下堅州管内靈巖院”（即巖山寺）。而寶藏寺明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石碑記載：“寶藏寺者，臺山巖南，沱水號北，又順通寺之一脈也。”順通寺，古名大孚靈鷲寺，後改大華嚴寺，因寺前有花園又稱花園寺。寺區規模甚大，週設十二院。今菩薩頂居寺後部，為當時的真容菩薩院；今塔院寺居寺前部，為當時的塔院，至明代始分庭另立，自成體系，獨為一寺；中部一區改名顯通寺至今。上述兩寺均為順通寺屬院，而兩寺又居五臺山外圍，其間必有聯絡聯繫或宗派關係。
- 二、 參見《營造法式》卷第三，《石作制度·柱礎》條。
- 三、 山西部份宋、金建築欄杆斷面折合材分：大同華嚴寺大雄寶殿欄額 22×12.5 ，普拍枋 12.5×22 ；海會殿欄額 20.5×10 ，普拍枋 10×27 ；善化寺山門欄額 20.7×14 ，普拍枋 11.3×8 ；三聖殿欄額 21.2×16 ，普拍枋 16×22.5 。另外，還有朔縣崇福寺觀音殿與彌陀殿、五臺佛光寺文殊殿、太原晉祠獻殿、汾陽太符觀玉皇殿等與此雷同。
- 四、 參見《營造法式》卷第五，《大木作制度二·棟》條。
- 五、 同上書卷第五，《大木作制度二·檼》條。
- 六、 遼、宋、金殿宇舉折：大同華嚴寺大雄寶殿，遼建金修，舉高 $1/3.95$ ；善化寺大雄寶殿，遼建，舉高 $1/4$ ；普賢閣，遼建金修，舉高 $1/3.9$ ；三聖殿，金建，舉高 $1/3.05$ ；山門（天王殿），金建，舉高 $1/3.25$ ；太原晉祠聖母殿，宋建，舉高 $1/3.57$ ；平遙文廟大成殿，金建，舉高 $1/3.7$ ；朔縣崇福寺彌陀殿，金建，舉高 $1/3.8$ ；觀音殿，金建，舉高 $1/3.1$ 。
- 七、 參見《營造法式》卷第十三，《瓦作制度·用瓦》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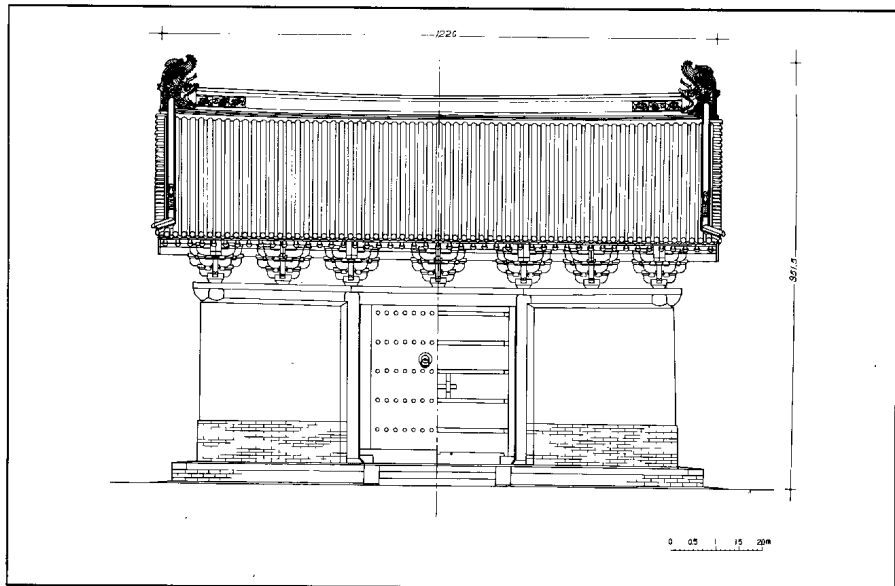
實
測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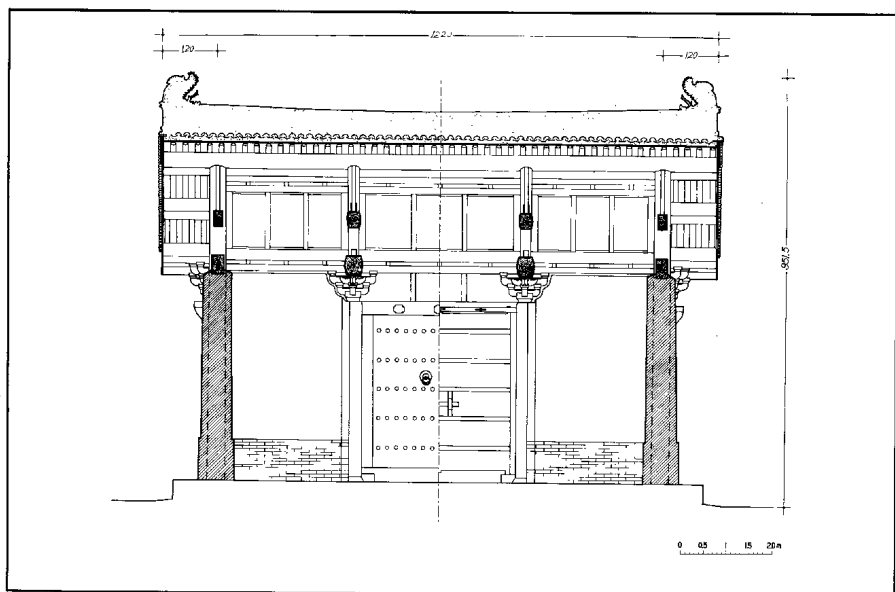
一 巖山寺總體鳥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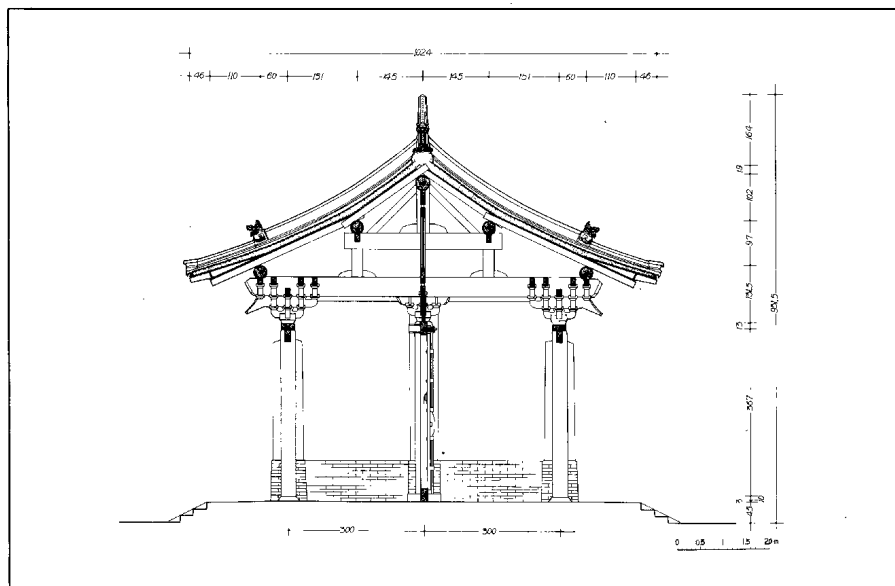
二 巖山寺總體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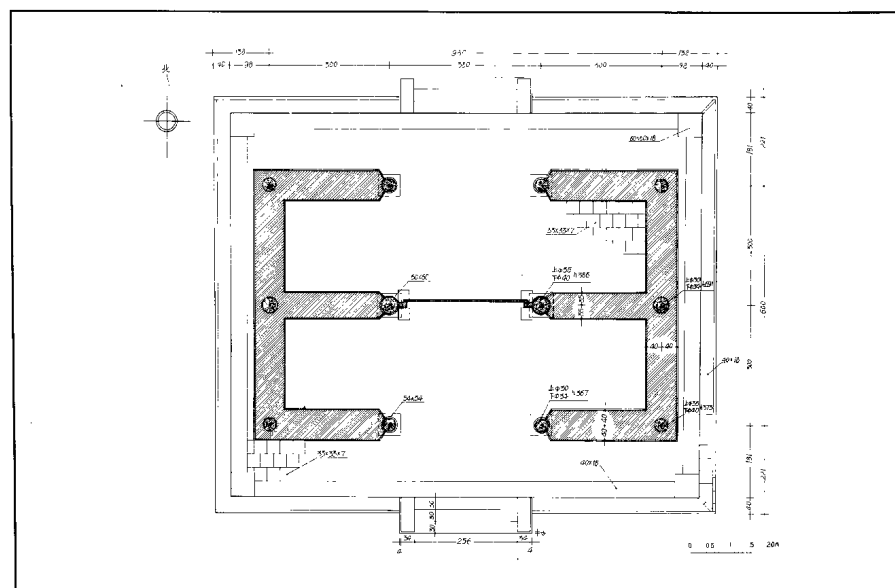
三 天土殿正、背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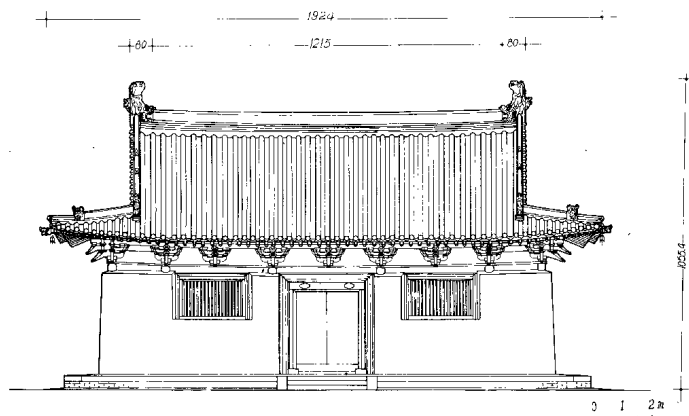
四 天土殿前、後視縱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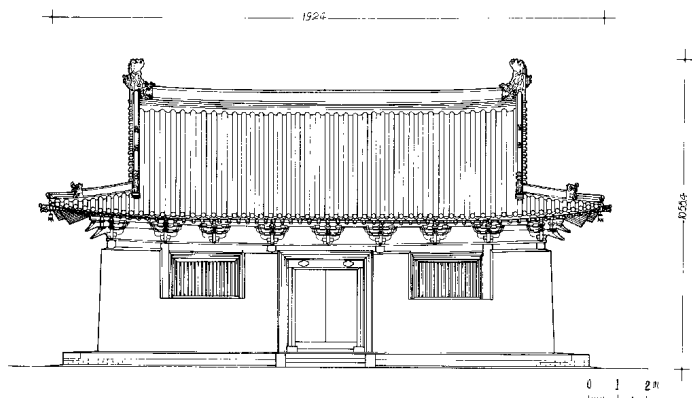
五 天王殿當心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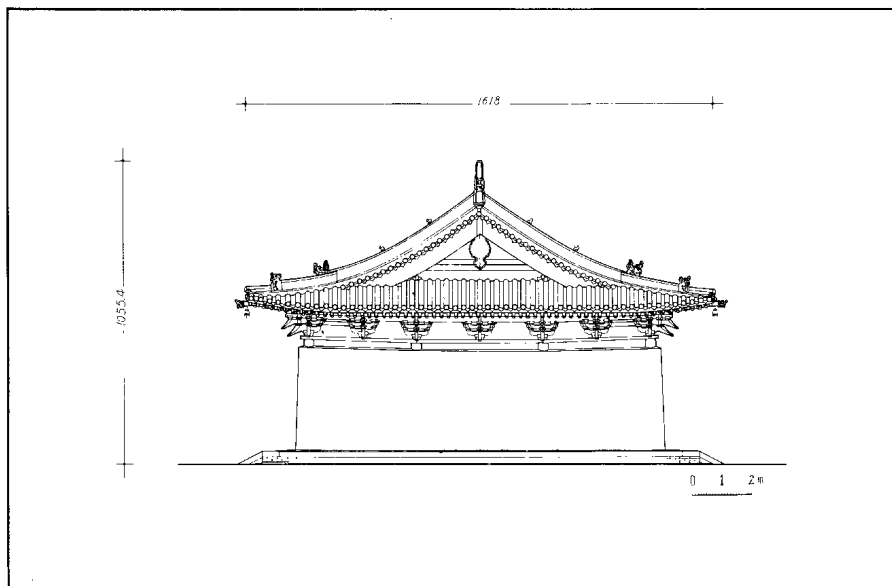
六 天王殿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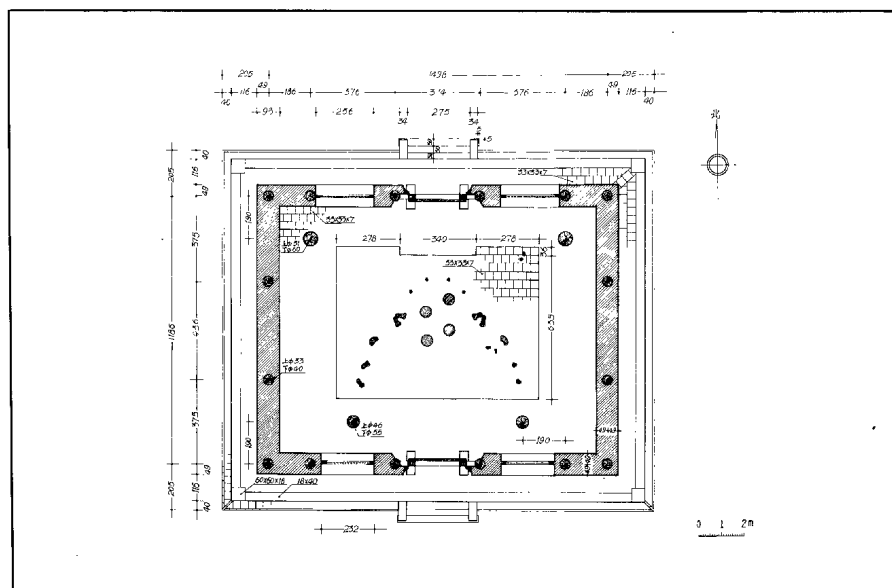
七 文殊殿正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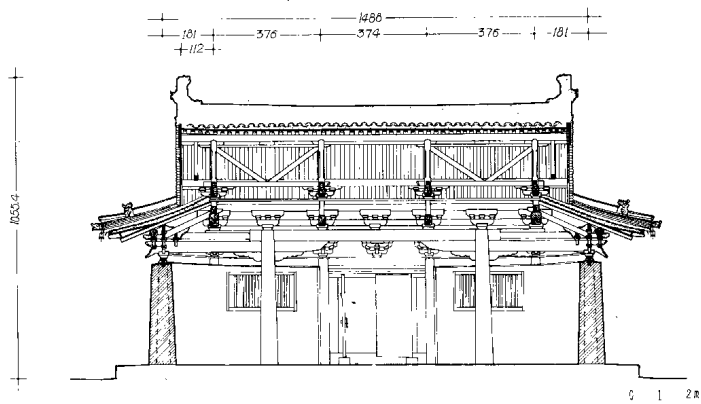
八 文殊殿背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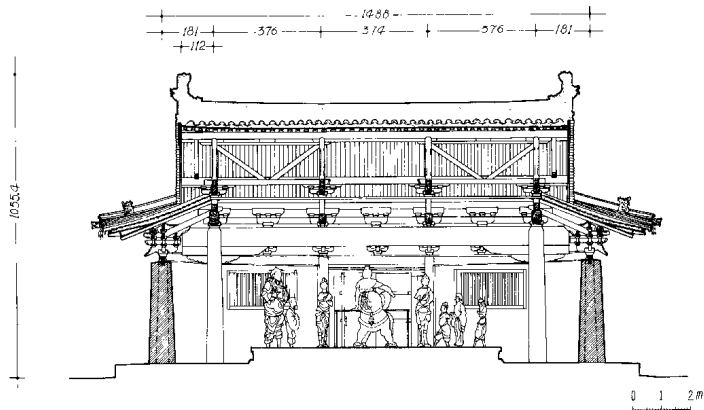
九 文殊殿側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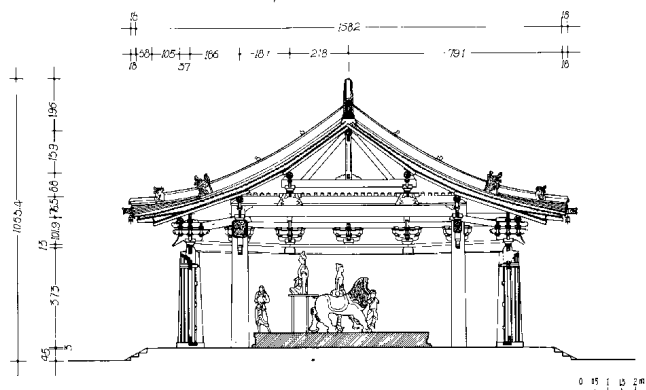
一〇 文殊殿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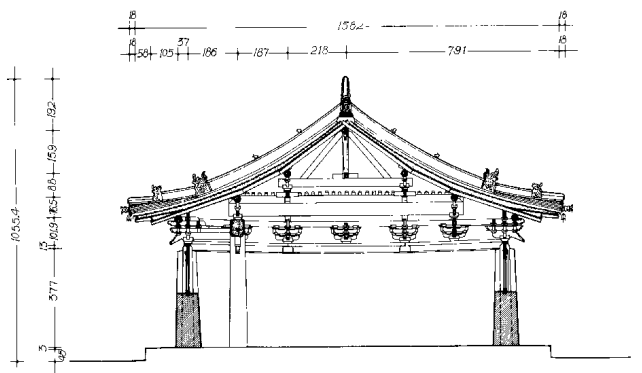
—— 文殊殿前視縱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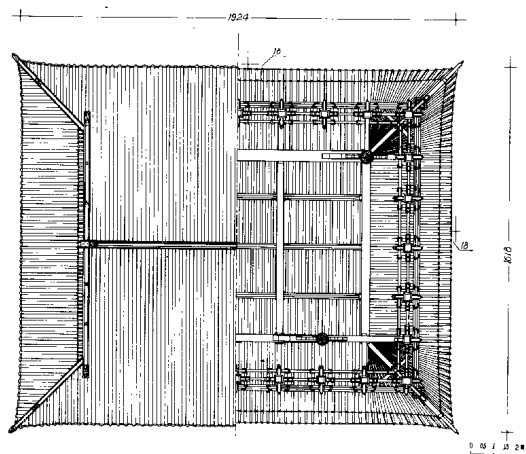
—— 文殊殿後視縱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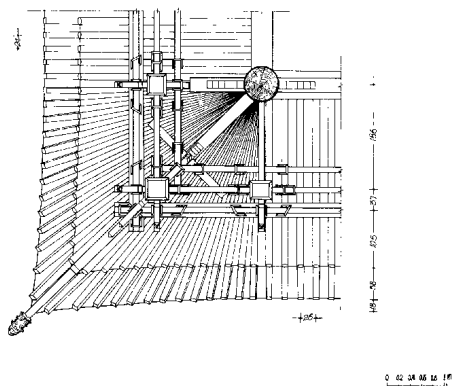
一三 文殊殿當心間橫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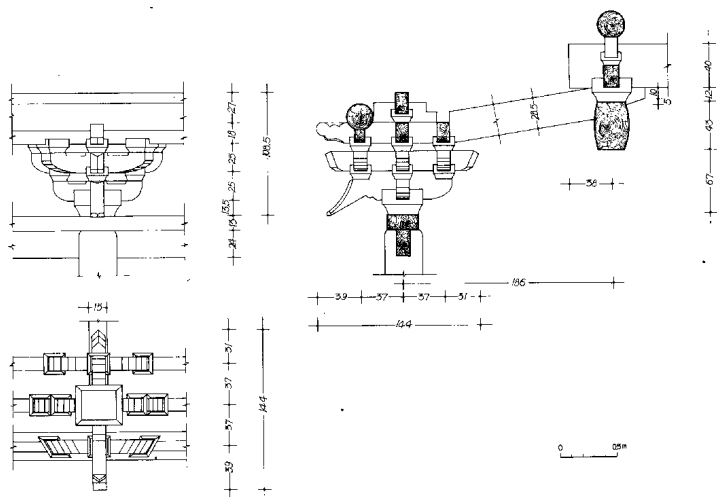
一四 文殊殿次間橫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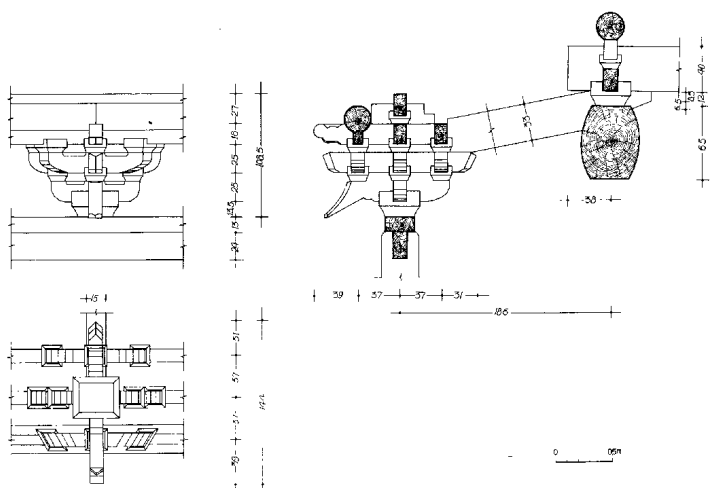
一五 文殊殿瓦頂俯視・梁架仰視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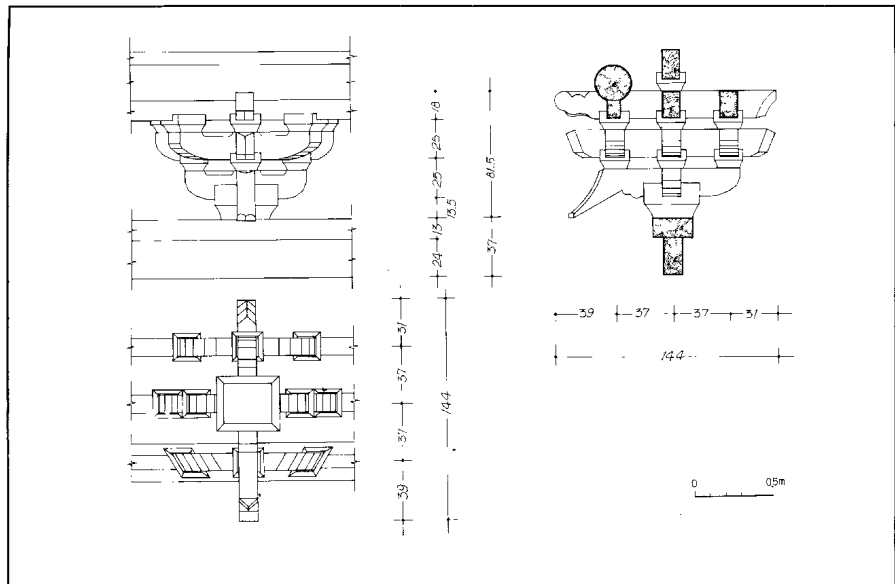
一六 文殊殿翼角仰視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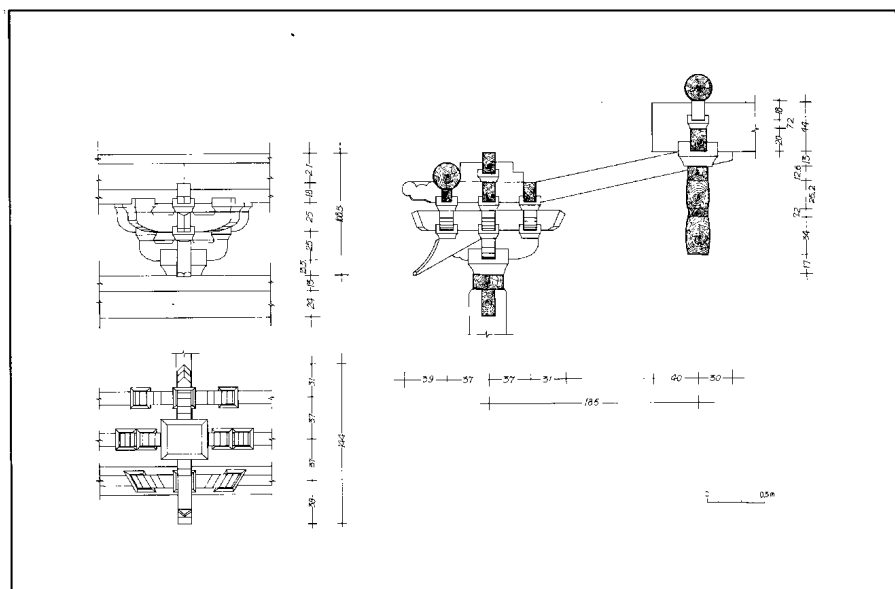
一七 文殊殿前簷當心間柱頭料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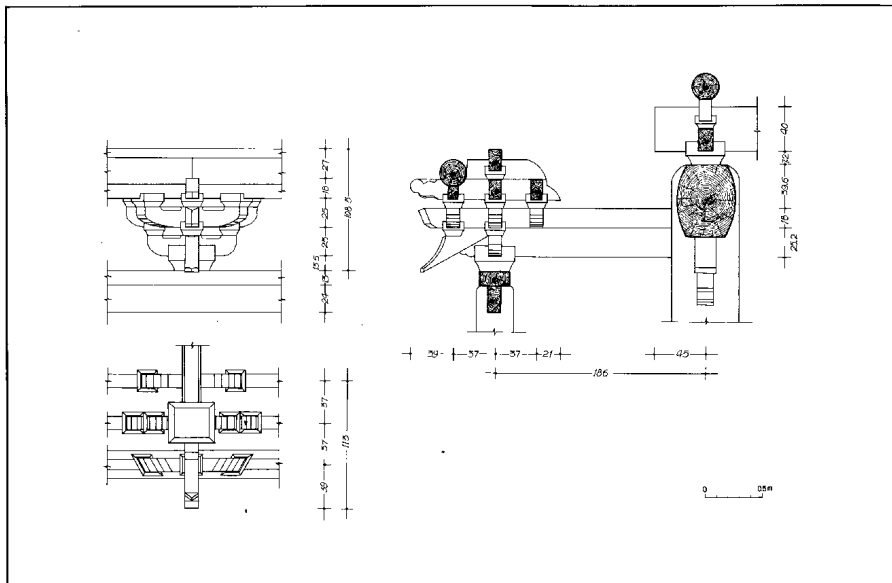
一八 文殊殿後簷當心間柱頭料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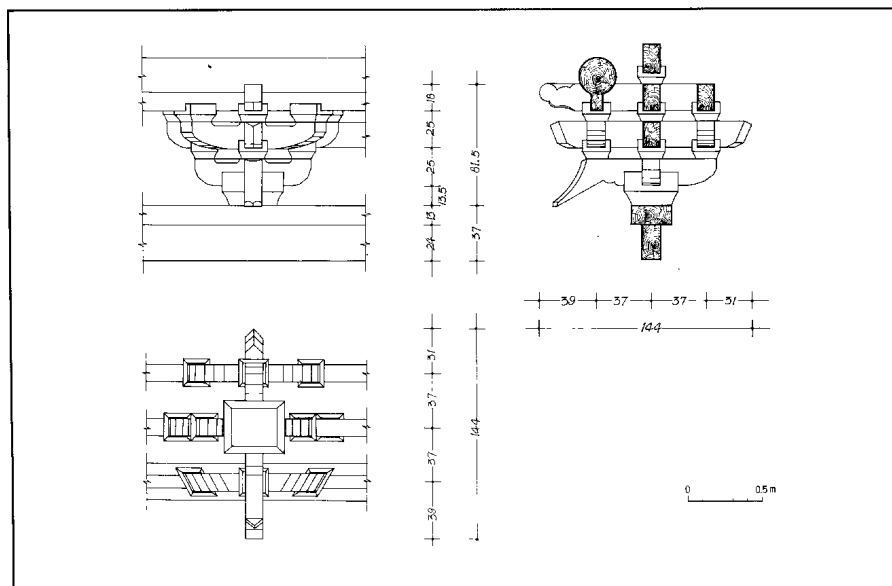
一九 文殊殿前後簷當心間補間科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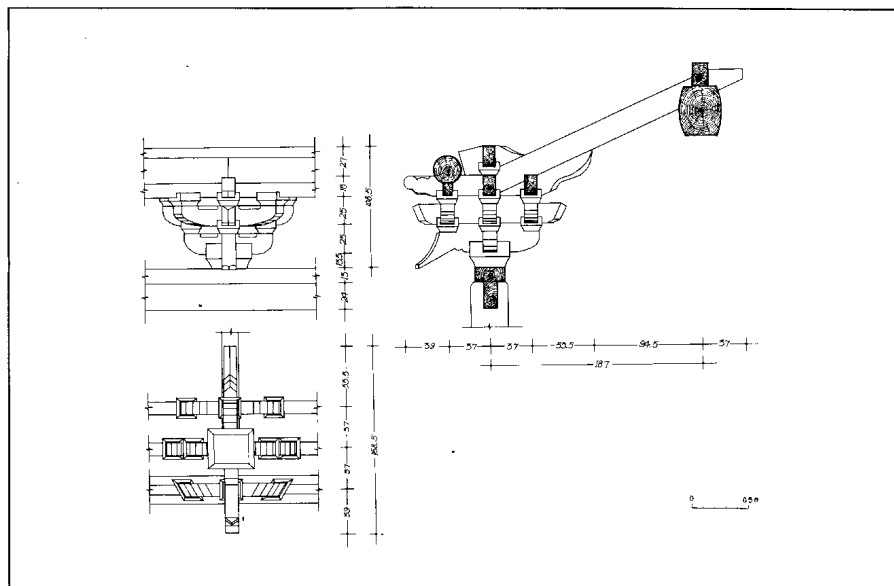
二〇 文殊殿前簷次間柱頭科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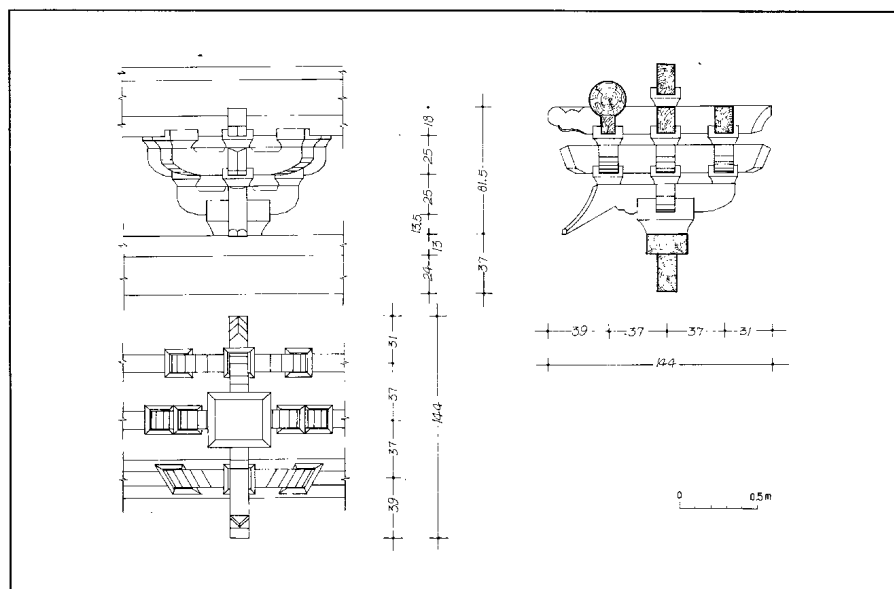
二一 文殊殿後簷次間柱頭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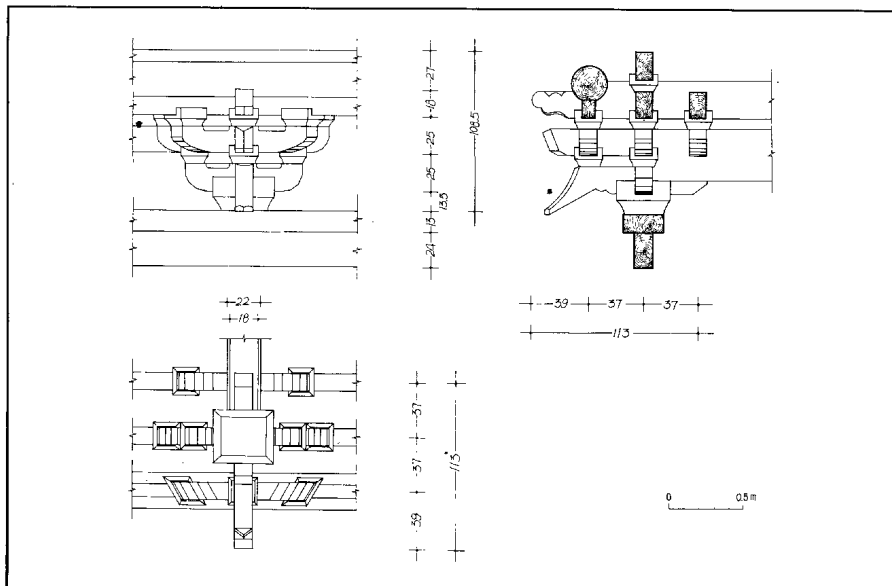
二二 文殊殿前後簷次間補間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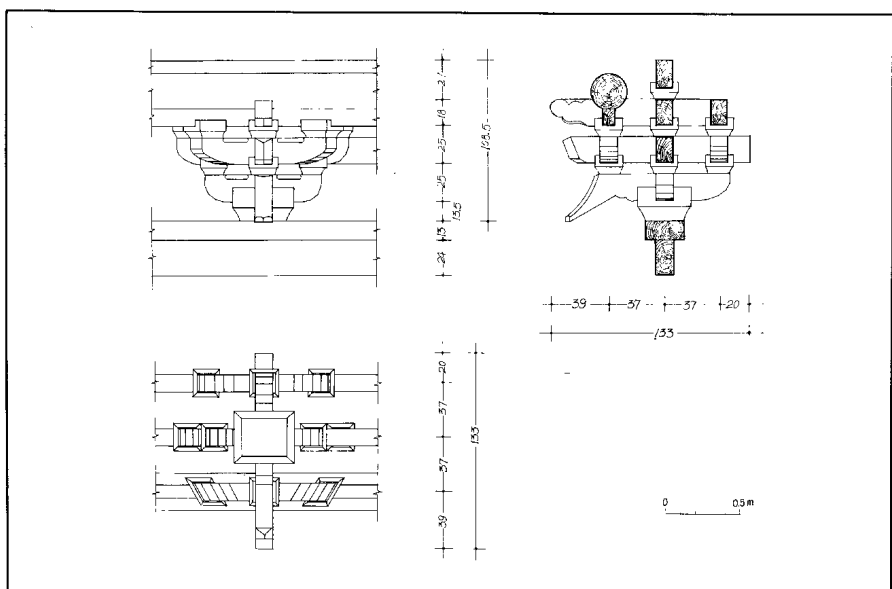
二三 文殊殿山面柱頭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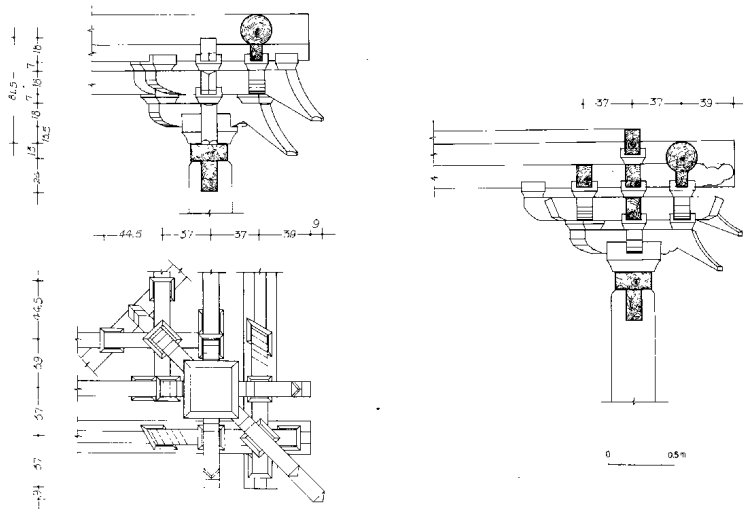
二四 文殊殿山面當心間補間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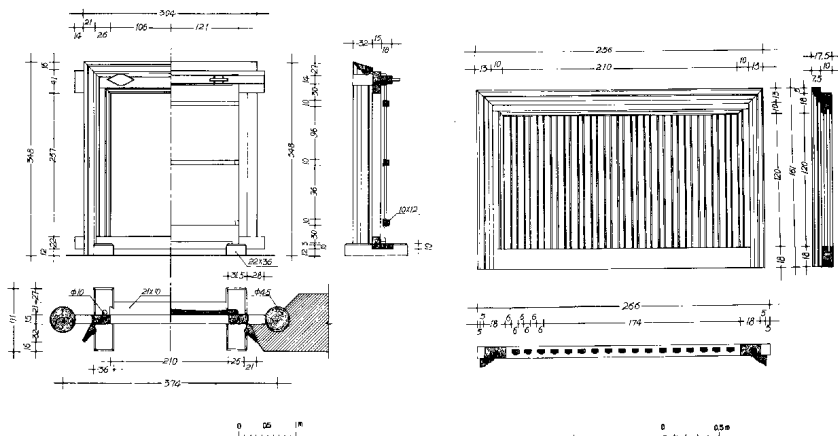
二五 文殊殿山面前間補間科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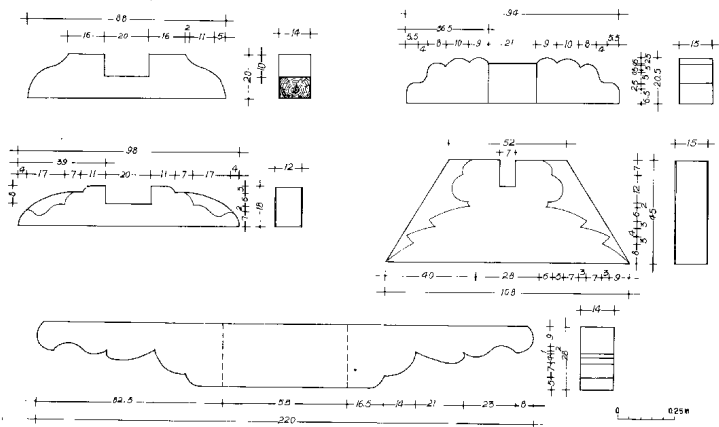
二六 文殊殿山面後間補間科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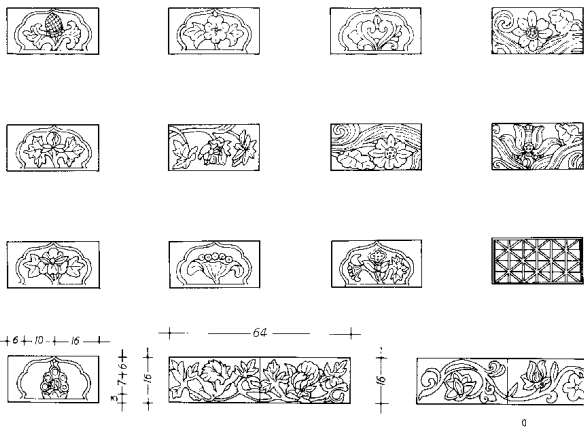
二七 文殊殿轉角斜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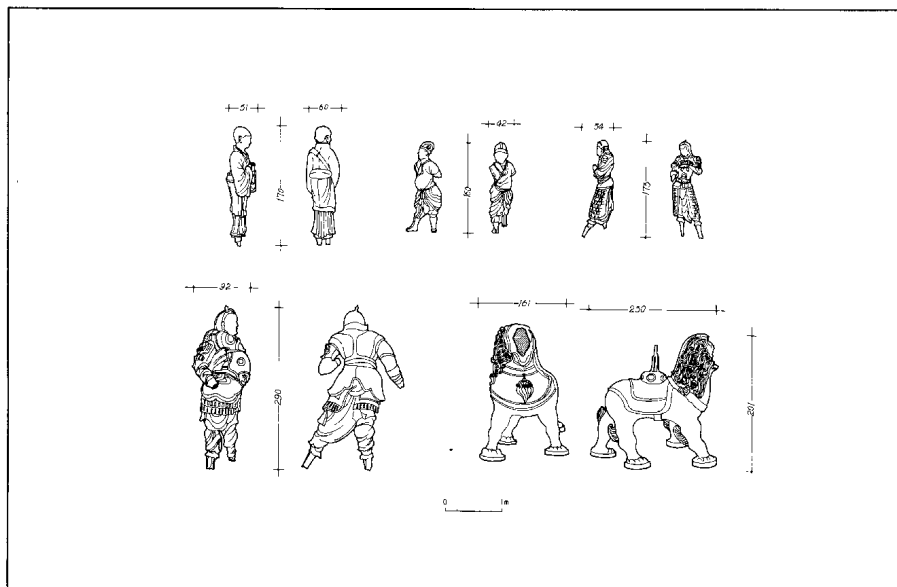
二八 文殊殿門、窗大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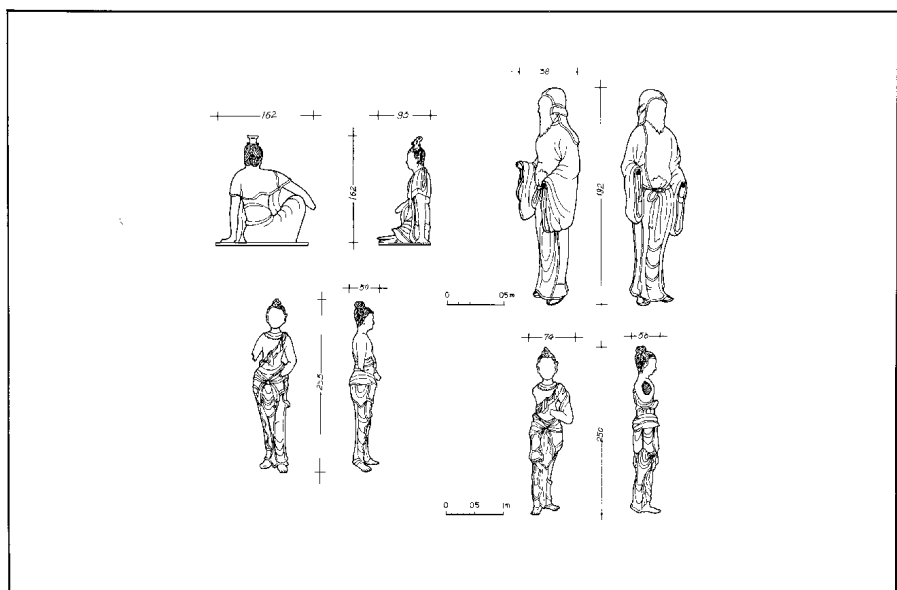
二九 文殊殿雀替、駝峰大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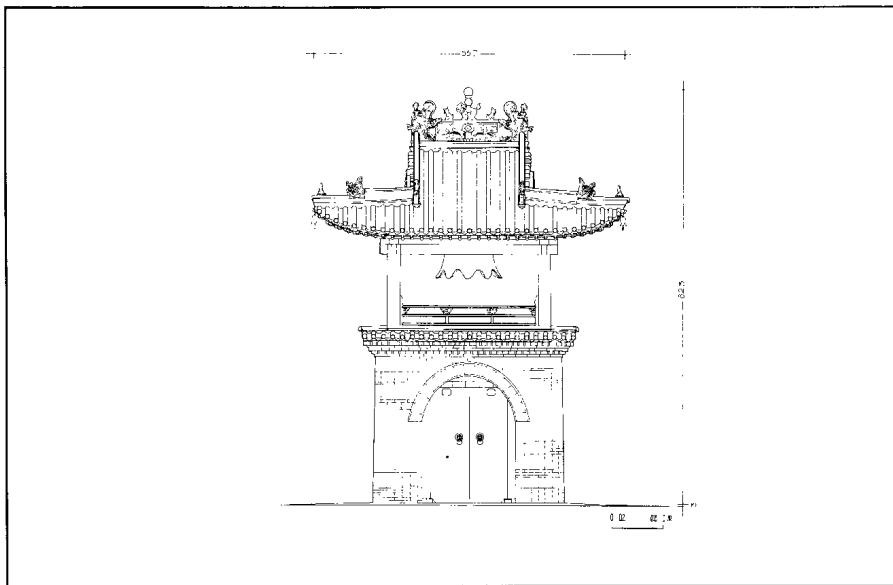
三〇 文殊殿佛壇磚雕大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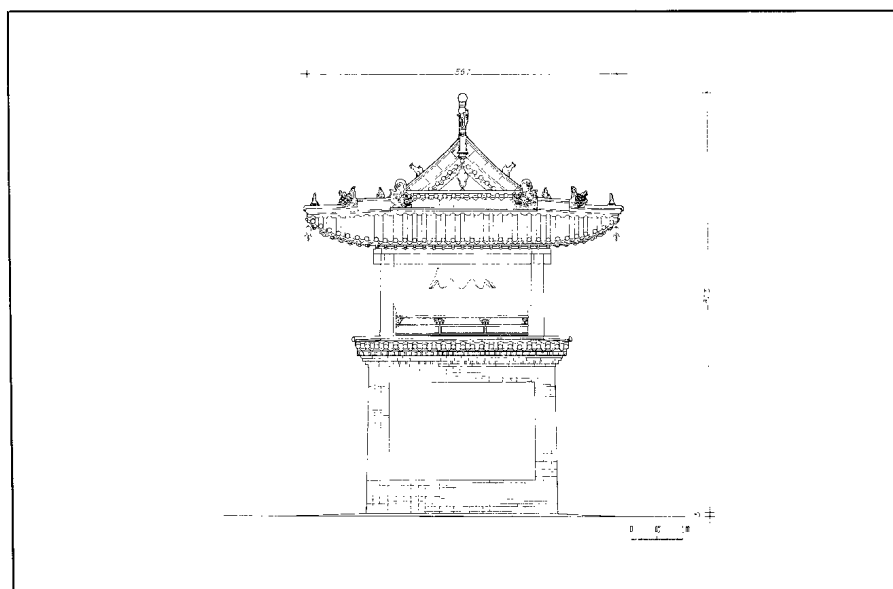
三一 文殊殿塑像大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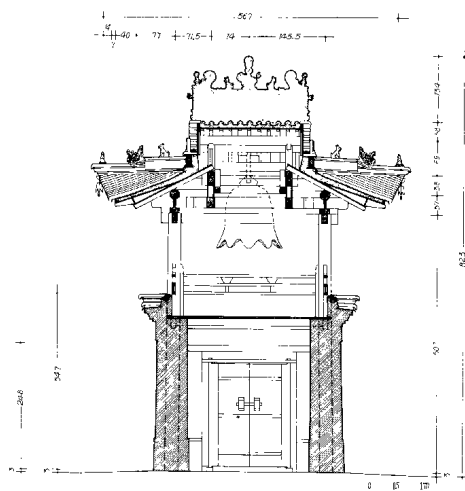
三二 文殊殿塑像大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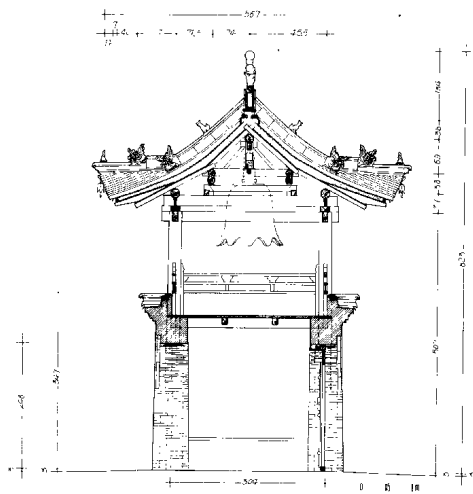
三三 鐘樓正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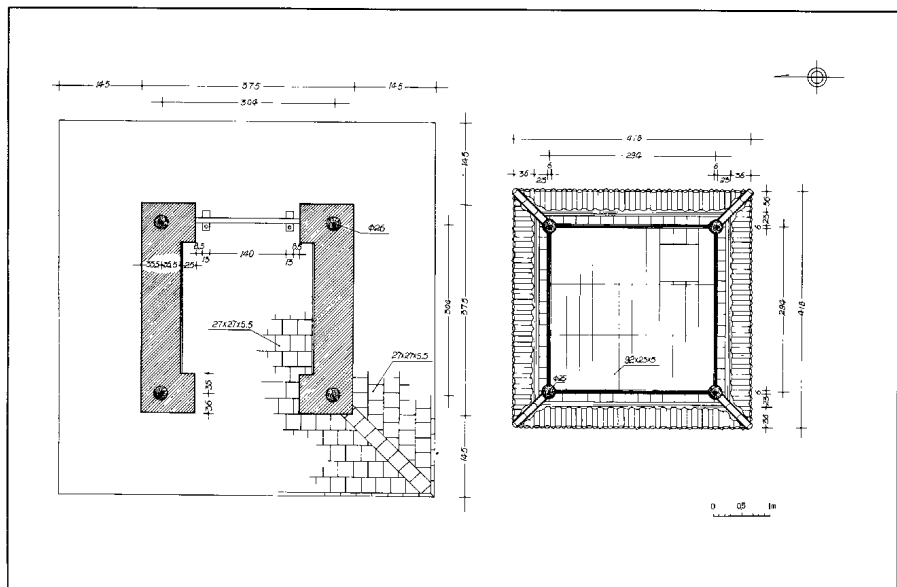
三四 鐘樓側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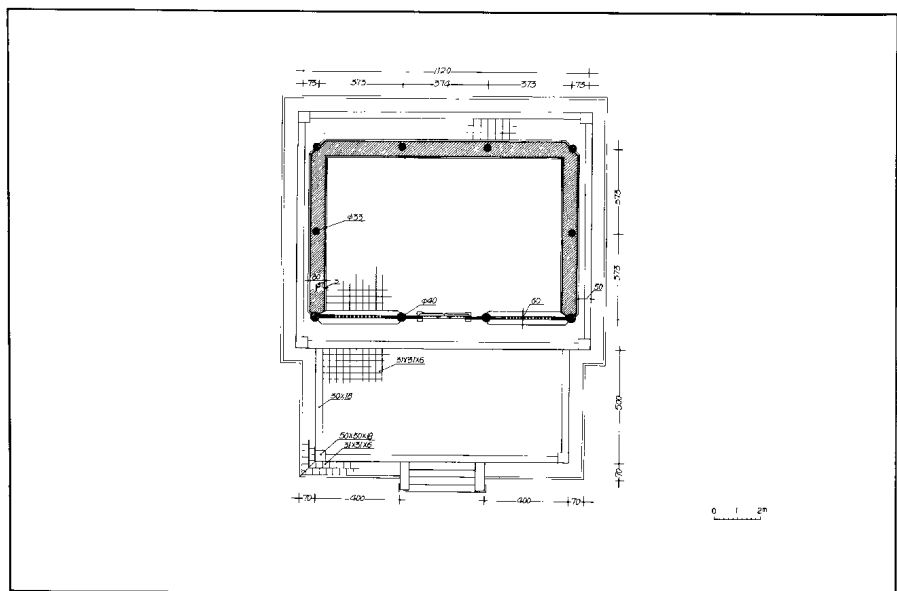
三五 鐘樓縱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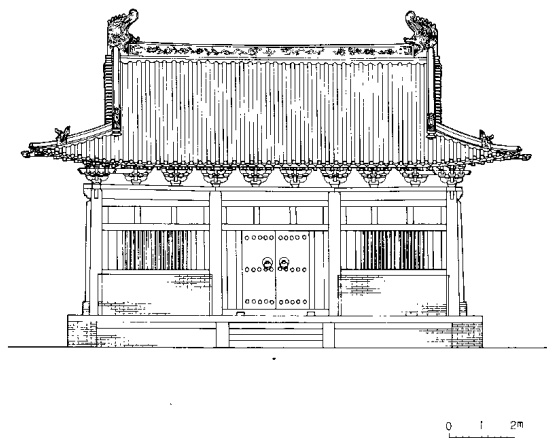
三六 鐘樓橫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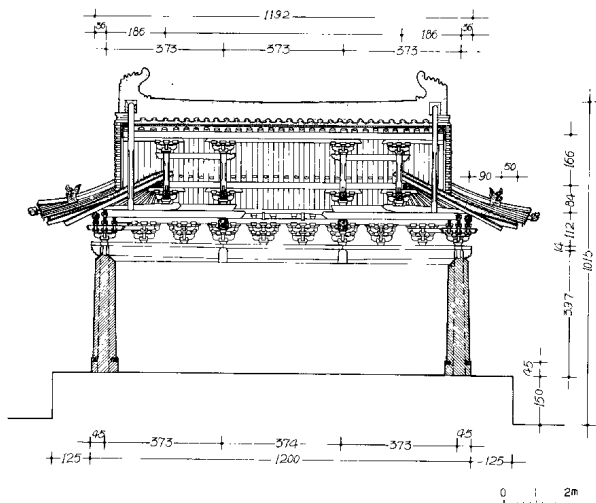
三七 鐵樓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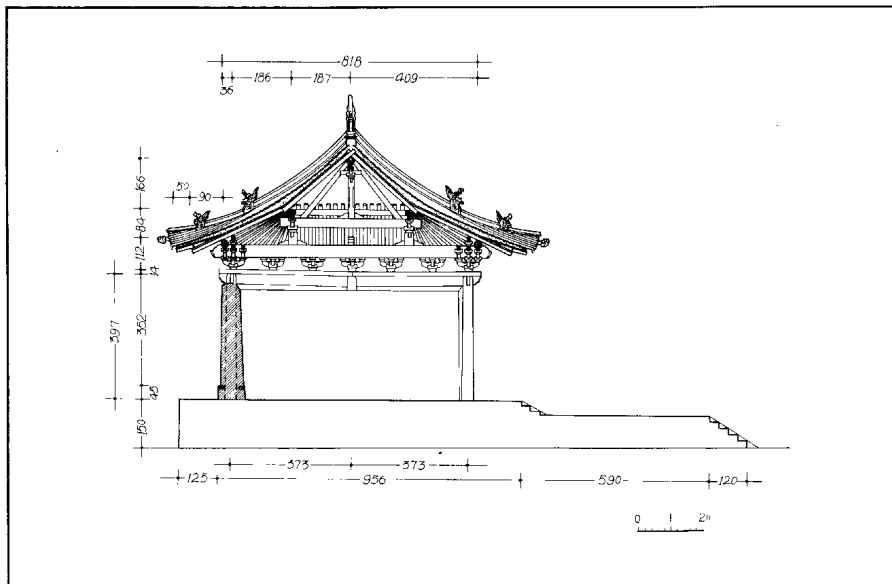
三八 圓覺殿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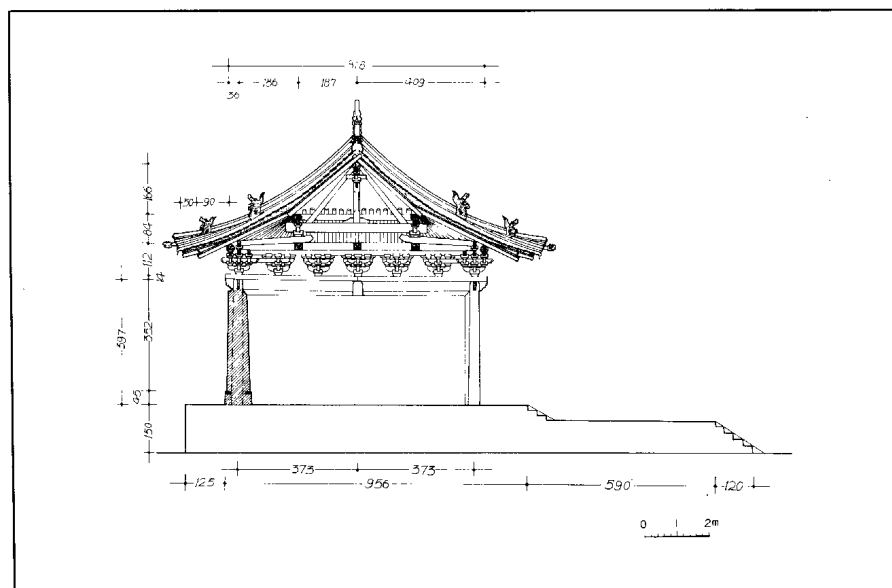
三九 圓覺殿正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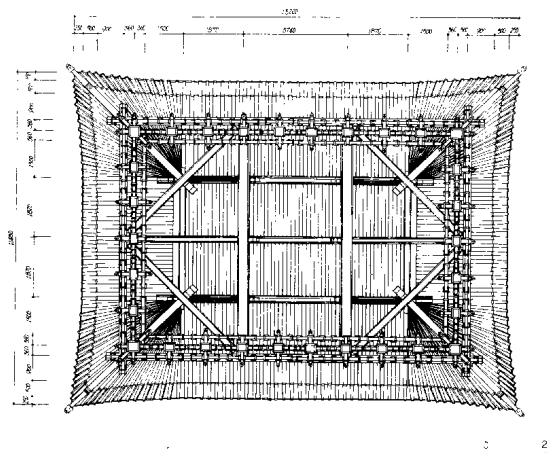
四〇 圓覺殿縱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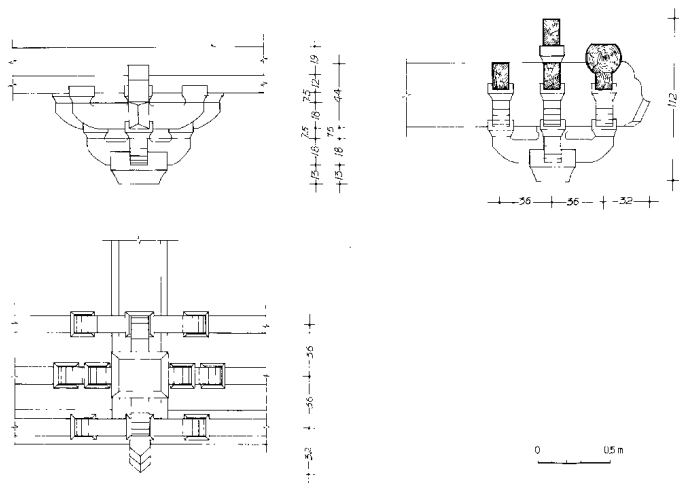
四一 圓覺殿當心間橫斷面



四二 圓覺殿次間橫斷面



四三 圓覺殿樑架仰視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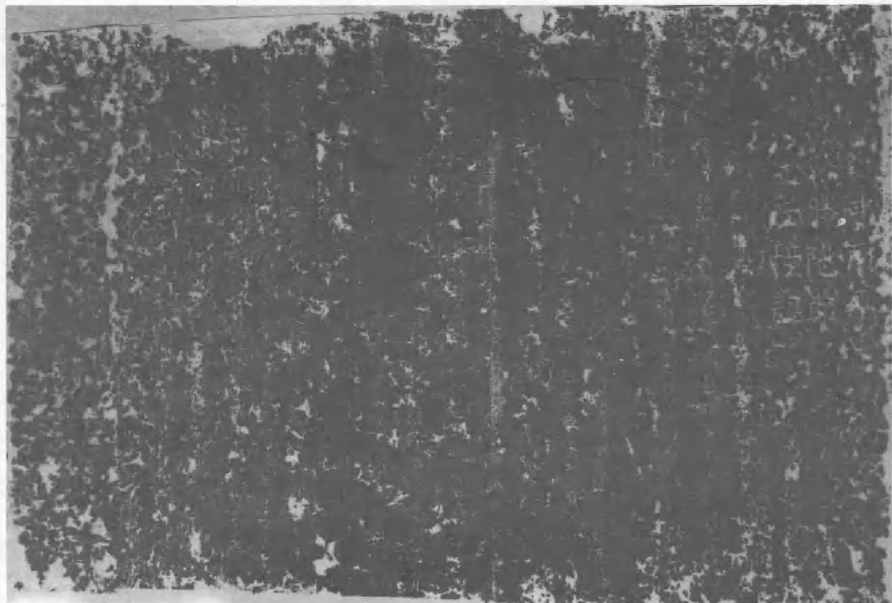
四四 圓覺殿柱頭枋棋



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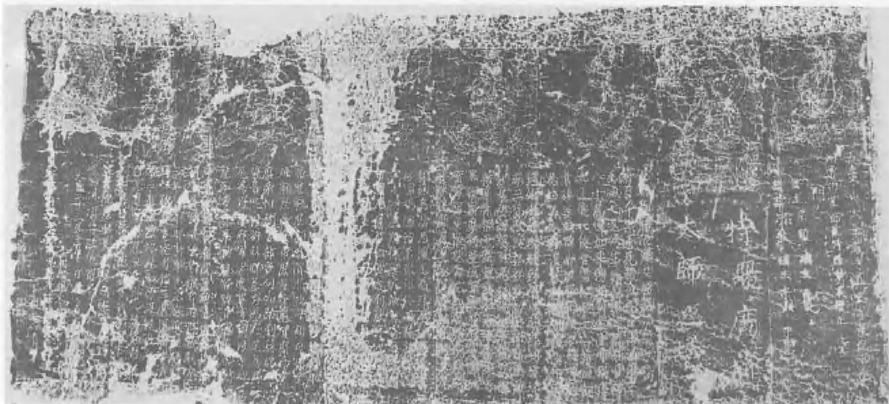
片





- 一 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記
(宋)
- 二 石雕仰覆蓮瓣臺柱形香爐
銘文(宋)
- 三 石刻八棱形香爐臺柱銘文
(金)





四 特賜廣濟大師之塔銘文（金）

五 繁峙靈巖院水陸記碑碑文（金）





六 修造碑降序(明)



七 重修靈巖寺碑記(明)

八 修補靈巖寺碑記(清)



九 重修各廟碑誌(清)



一〇 重修地藏廟碑記(清)



一一 重修閩廟碑誌(清)



一二 重修各廟碑誌(民國)



圖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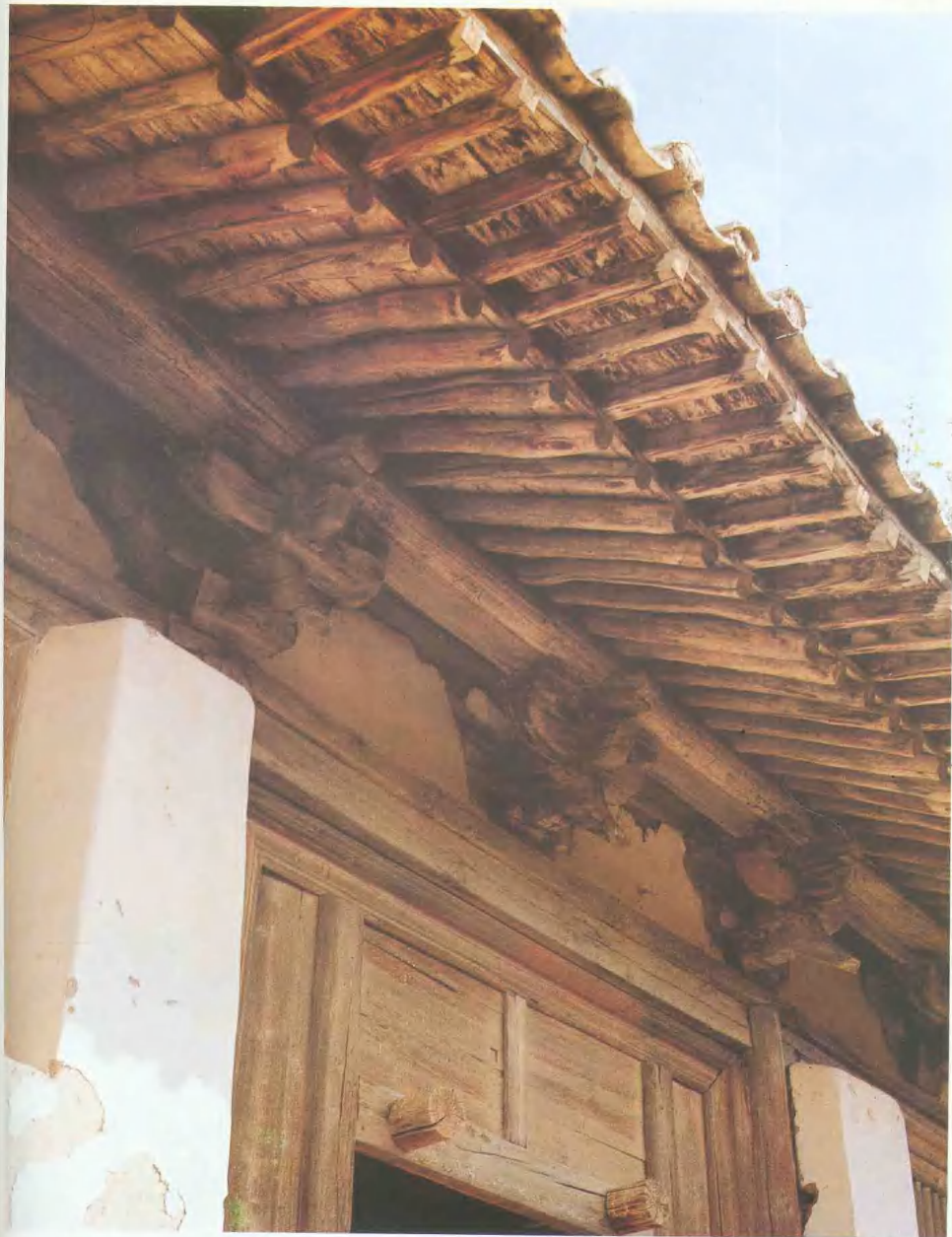




— 嚴山寺全景



二 巖山寺文殊殿正面近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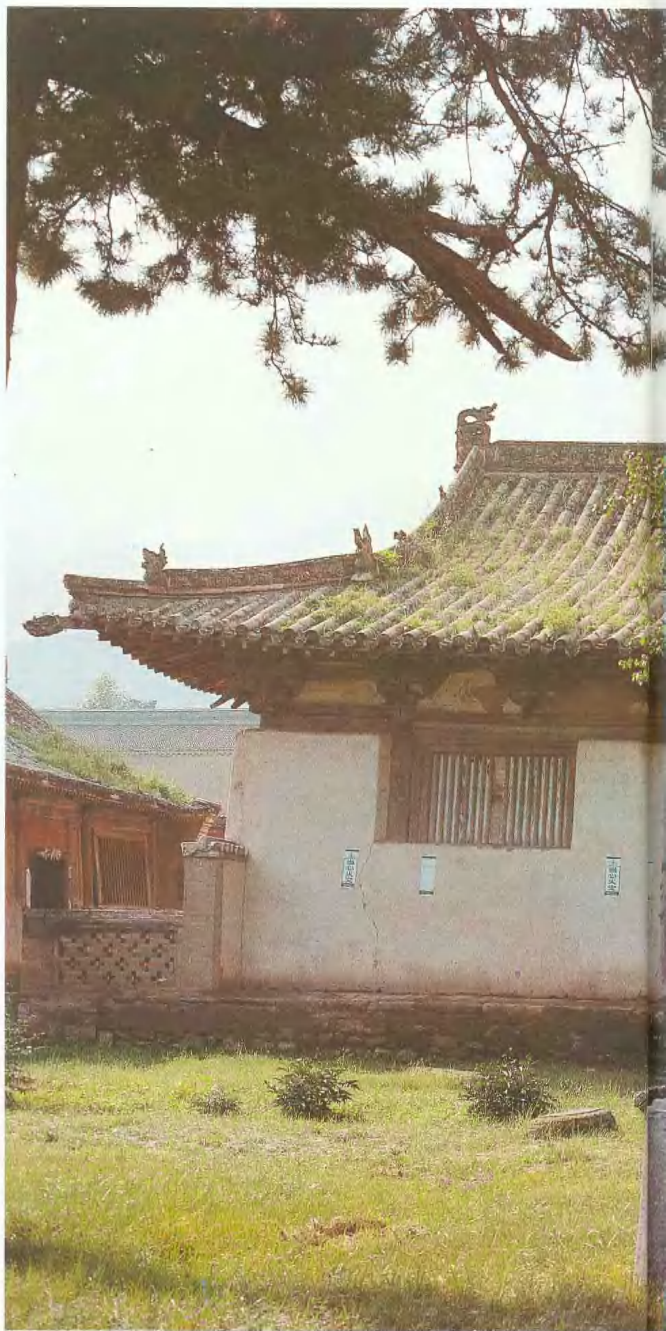


三 文殊殿前簷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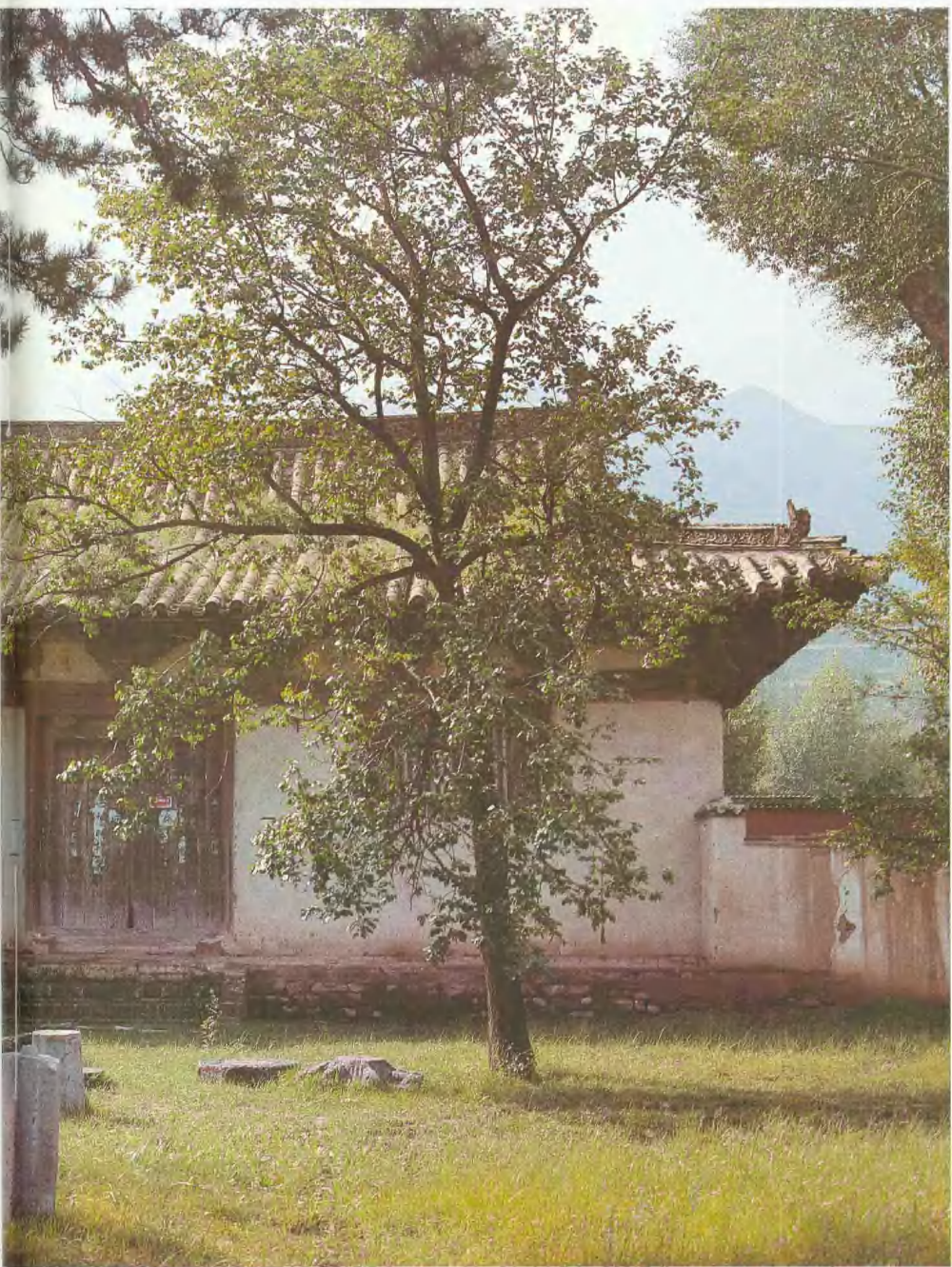


四 文殊殿東南翼角結構





六 巖山寺文殊殿背面全景





七 文殊殿後簷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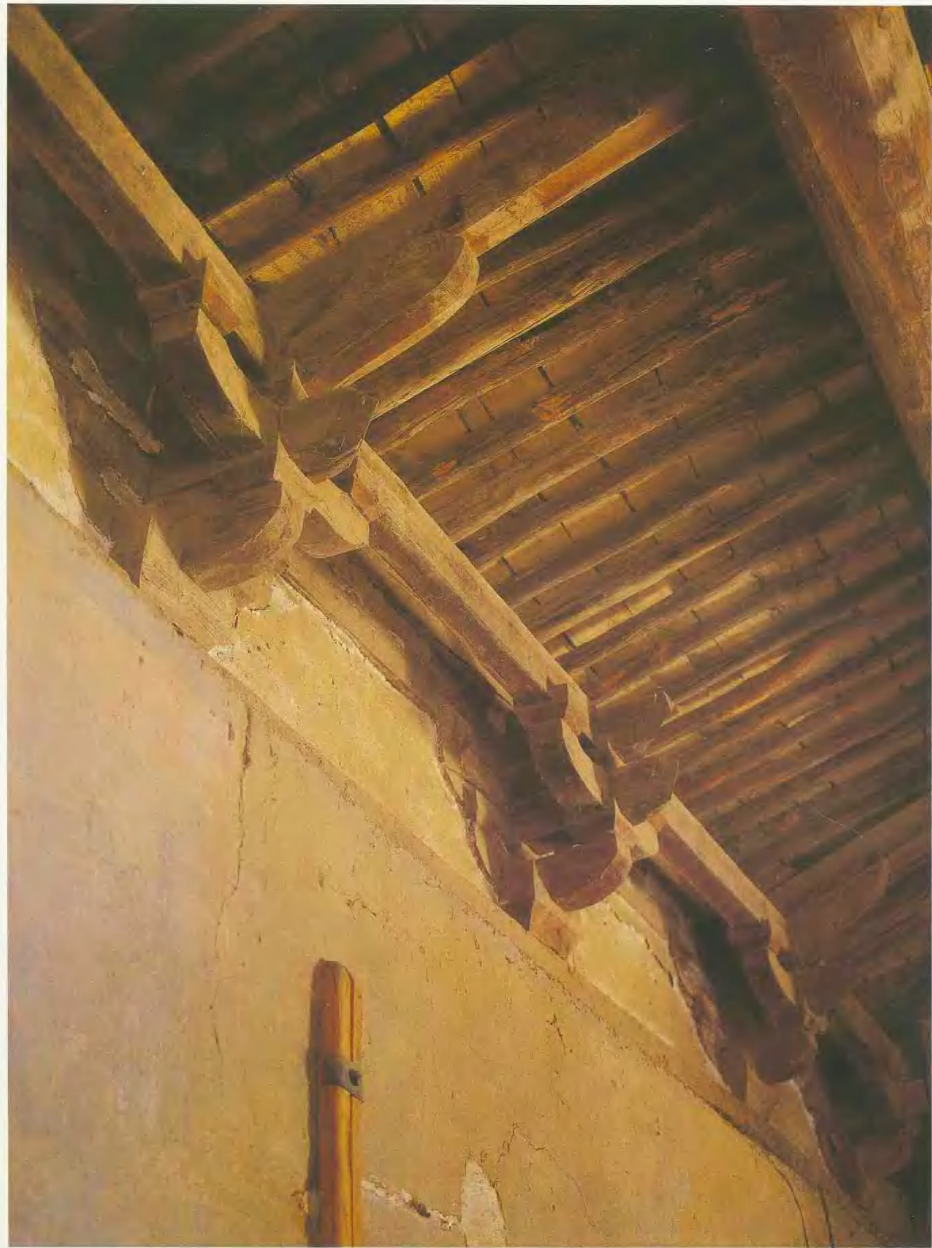
八 文殊殿山面枋拱結構



九 文殊殿前簷科拱屋部結構



一〇 文殊殿後簷科拱尾部結構



一一 文殊殿山面枋拱尾部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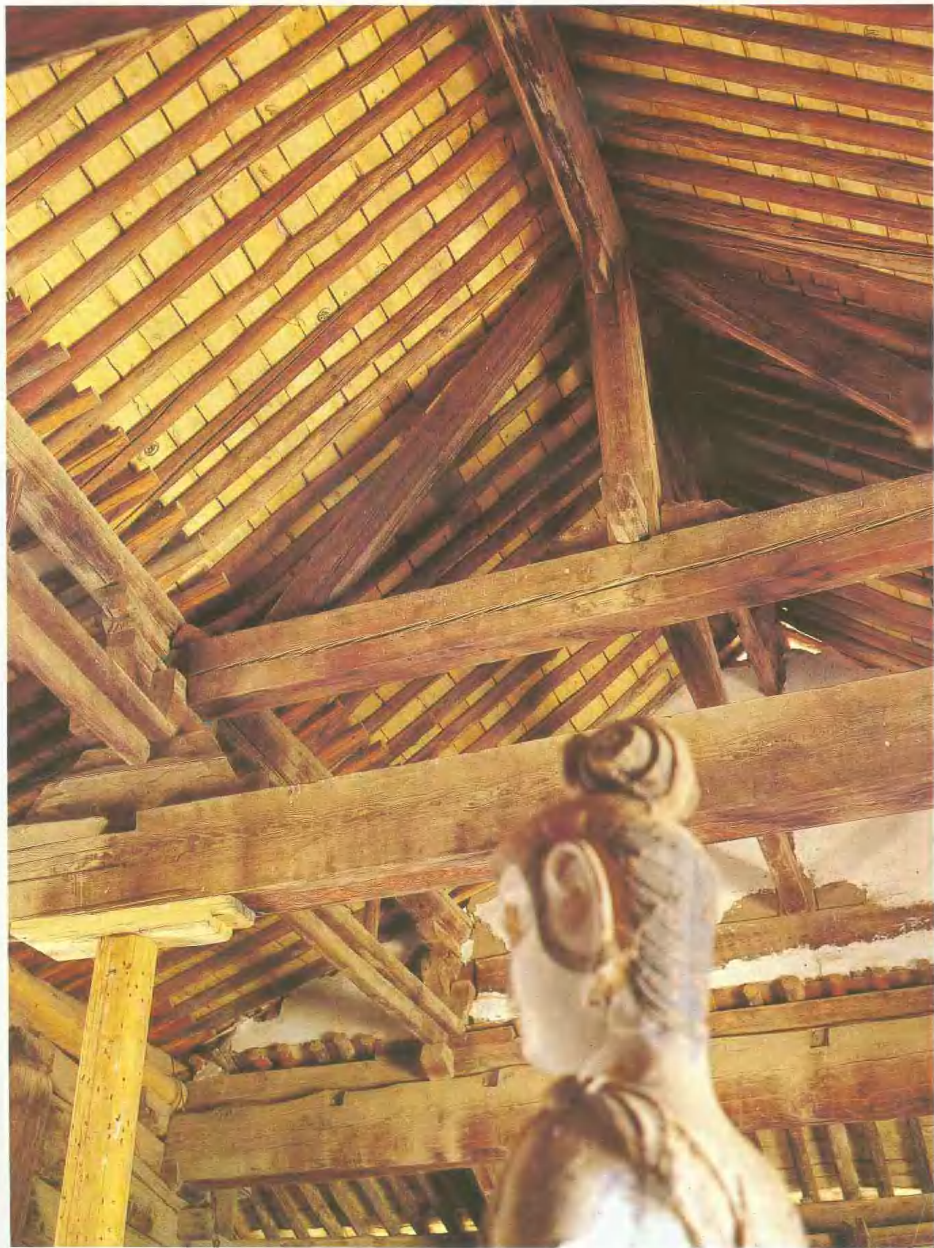
一二 文殊殿樑架透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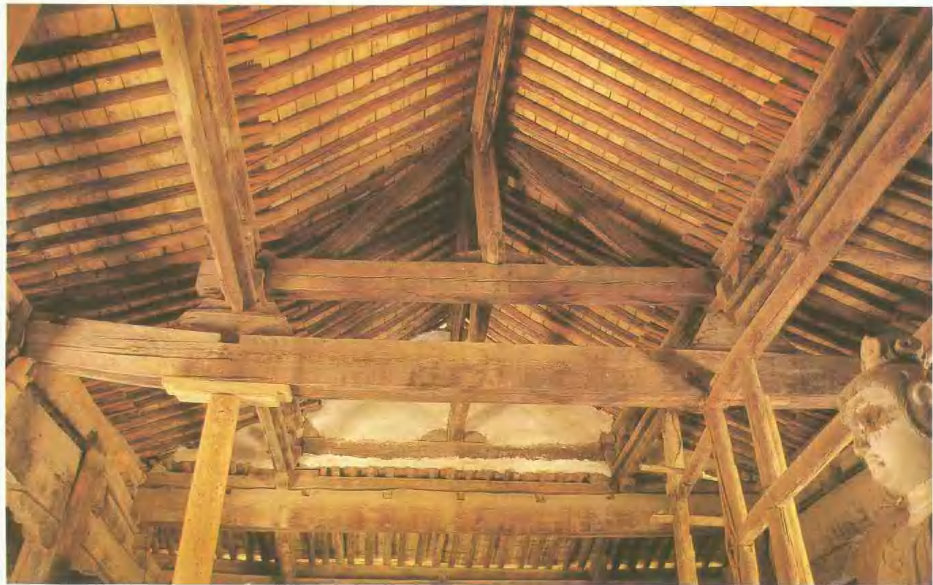
一三 文殊殿明間樑架仰視



一四 文殊殿明間東縫樑架四椽枅、平樑及平枋接點



一五 文殊殿明間西縫樑架四椽棋上部結構



一六 文殊殿明間西縫樑架結構



一七 文殊殿前槽西側金柱與額枋結構



一八 文殊殿前槽東側金柱與額枋結構



一九 文殊殿後槽東側金柱與額枋結構



二〇 文殊殿西南轉角尾部結構



二一 文殊殿元代重修題記

二二 文殊殿前簷板門



二三 文殊殿後簷板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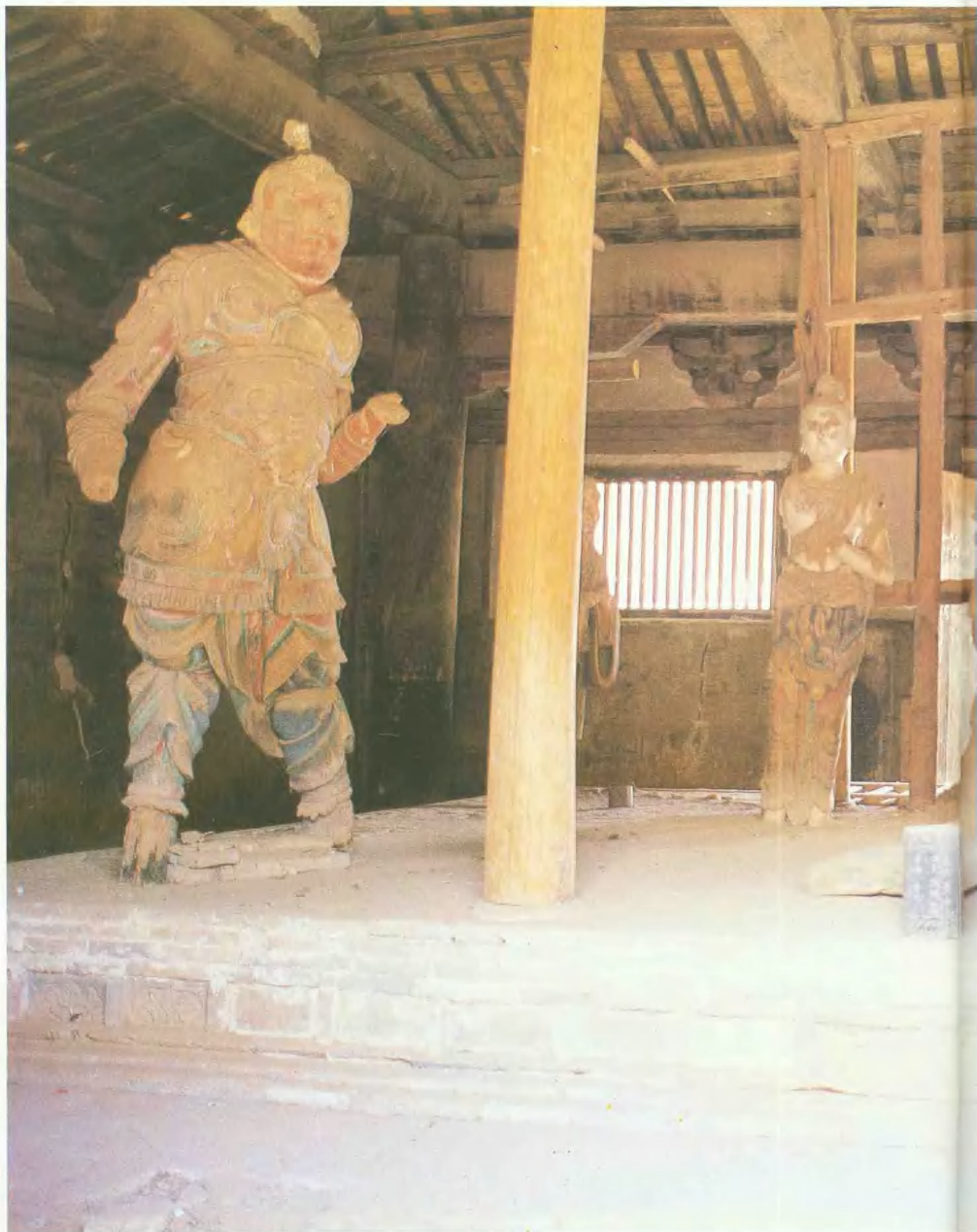
二四 文殊殿東北角套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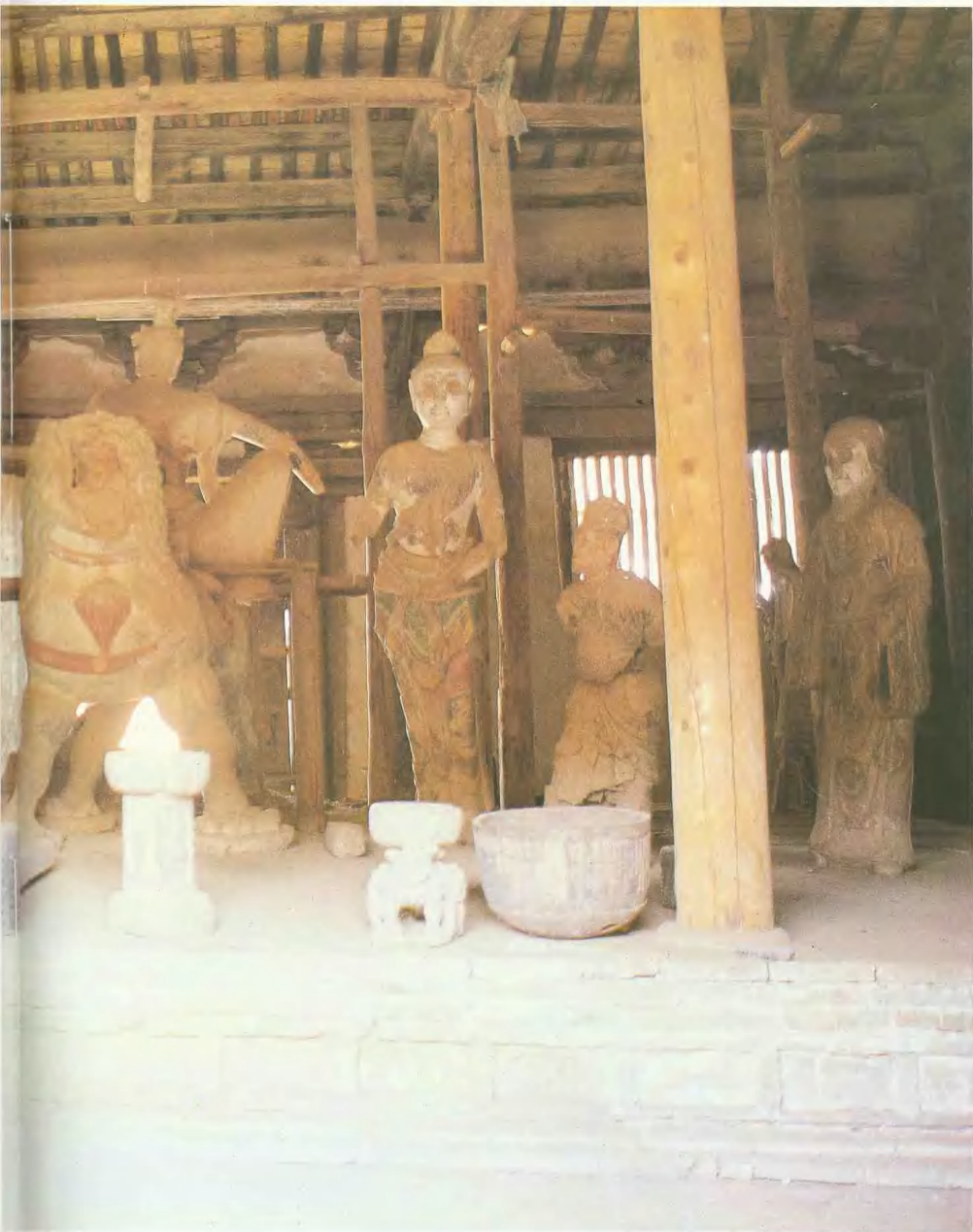


二五 文殊殿後簷西次間直櫺窗



二六 文殊殿佛壇南端壺門碑雕







二八 文殊殿水月觀音塑像





三〇 文殊殿脇侍菩薩塑像



三一 文殊殿脇侍菩薩塑像



三二 文殊殿侍者塑像（局部）



三三 文殊殿佛蒜塑像（局部）



三四 文殊殿金剛塑像



三五 文殊殿金剛塑像（背面）





三六 文殊殿侍者塑像





三七 文殊殿西壁壁畫全景





三九 佛傳故事（執鉞武士）

四〇 佛傳故事（魔王鬼卒）▶







四一 佛傳故事（後宮侍女）

四二 佛傳故事（夫人信香）



此景
信方一
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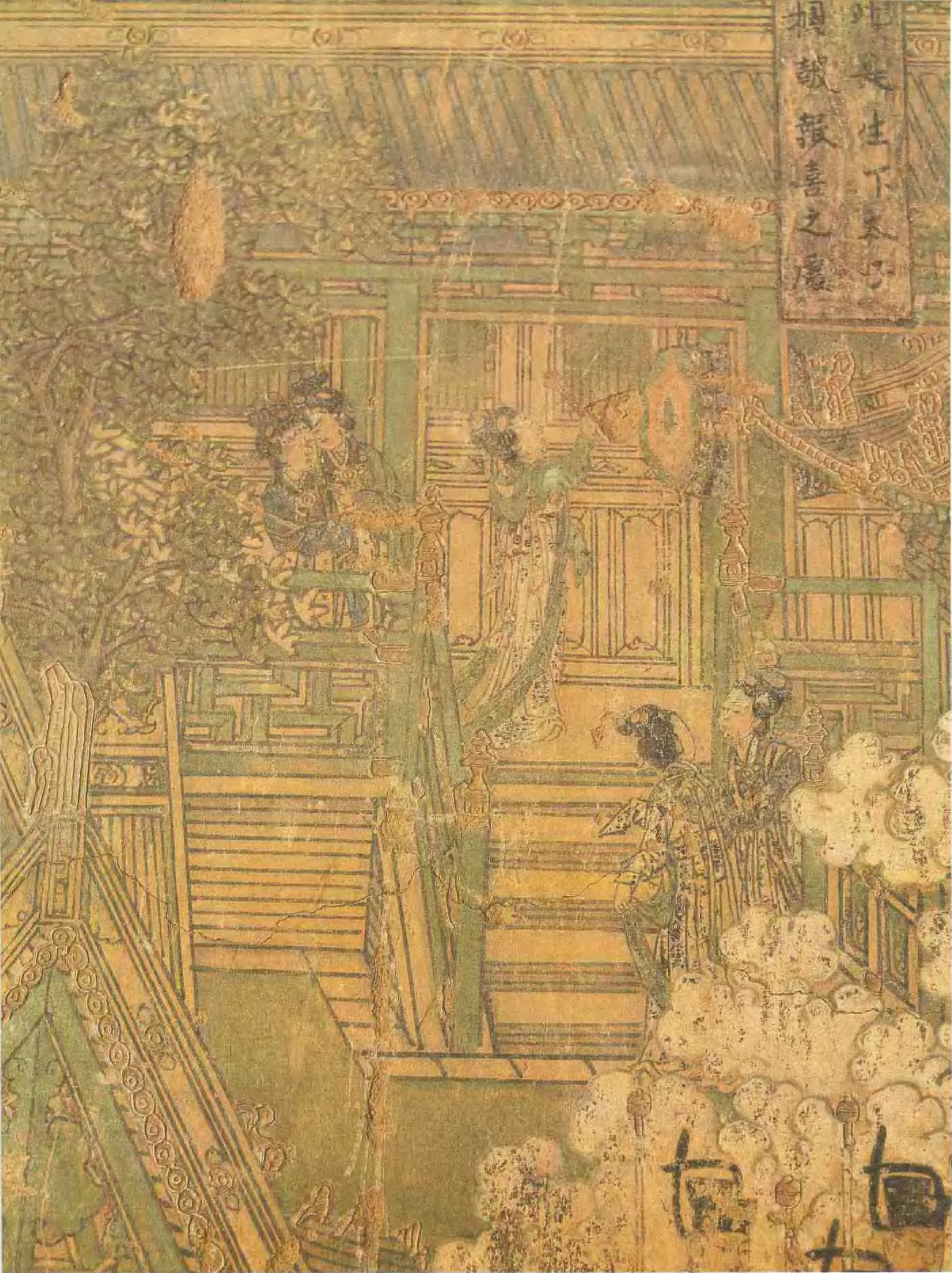
四七 佛傳故事（後宮迎候）

四八 佛傳故事（太子誕生）

摩耶上人雄
憂樹遊太子處



此是
太子處



此是生下太子
揭鼓報喜之慶



五〇 佛傳故事（百官朝賀）



五一 佛傳故事（侍史）



五二 佛傳故事《淨飯王像》



五三 佛傳故事（背射九重鐵鼓）





五五 佛傳故事（見死傷心）

五六 佛傳故事（尋見太子）





五七 佛傳故事（苦行修道）



五八 佛傳故事（牧女獻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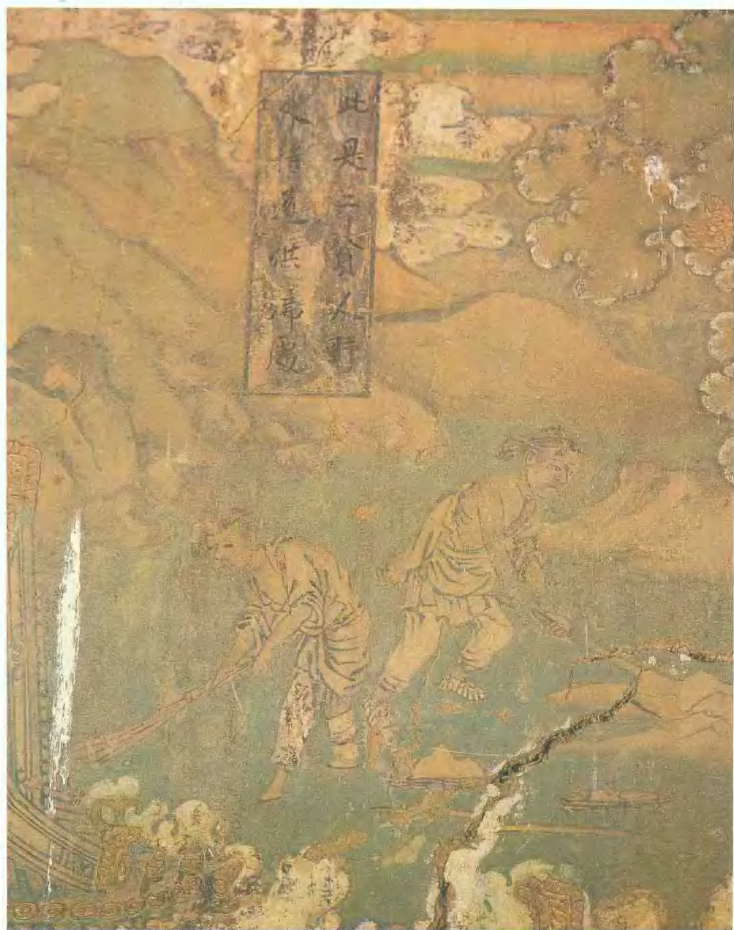
五九 佛傳故事（釋迦神變）



六〇 佛傳故事（優陀耶弘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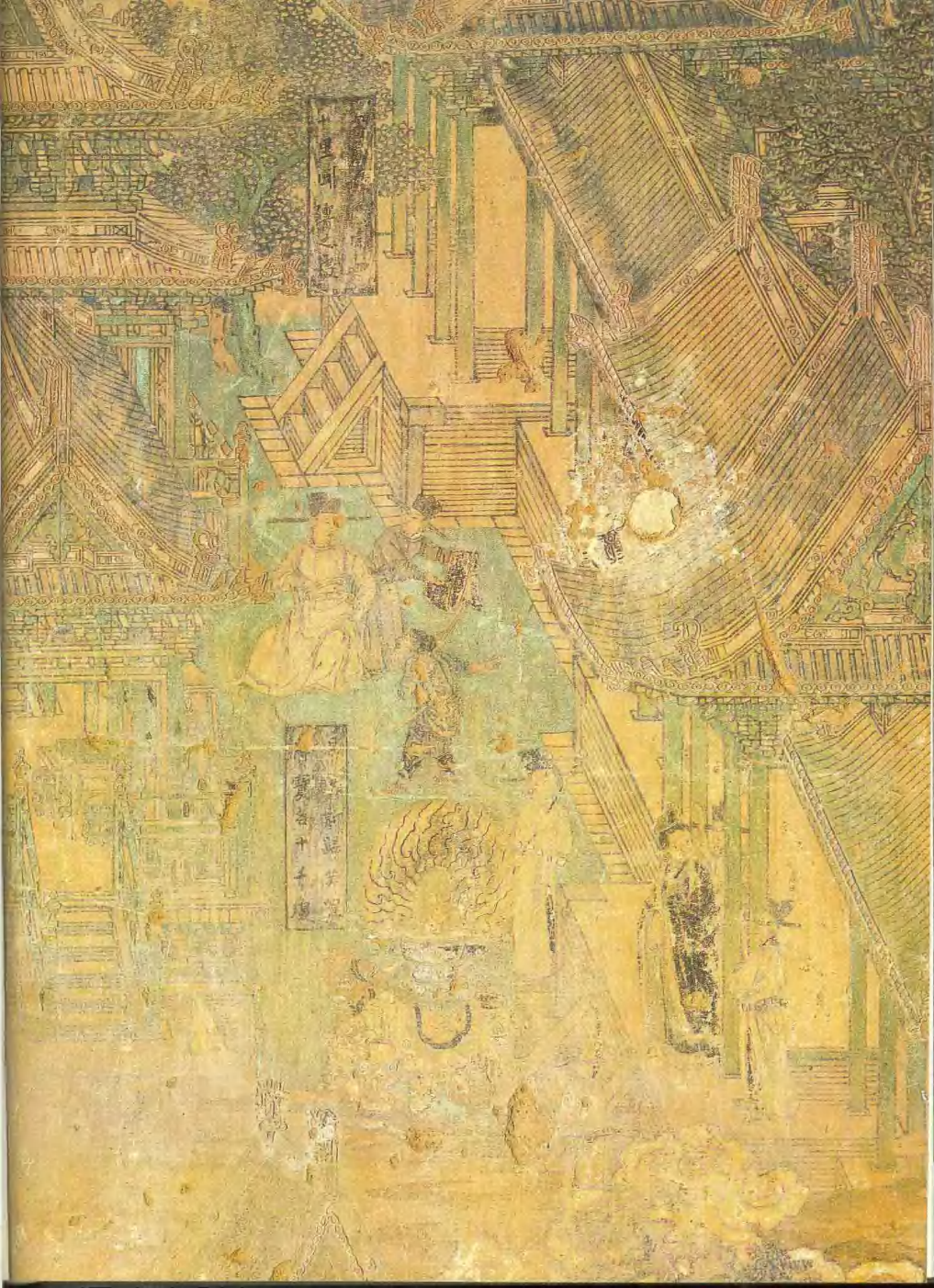


六一 佛傳故事（應辯維論）



六二 佛傳故事（貧人掃道供佛）

六三 佛傳故事（阿斯歸算罷得寶）





六四 佛傳故事（迦毗羅衛國王宮南門城樓）



此是

六五 佛傳故事（迦毗羅衛國王宮南門西闕樓）





六七 佛傳故事（飛天）



此是
金蓮
之圖



六九 佛傳故事（梵王迎佛）





七〇 文殊殿東壁壁畫全景





七二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三文官）

七一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臨朝議事）



七三 須聞提太子本生故事（文武官員與儀衛）



七四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武官與儀衛）



七五 釋迦牟尼說法圖（飛天）

七六 釋迦牟尼說法圖





七七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王宮亭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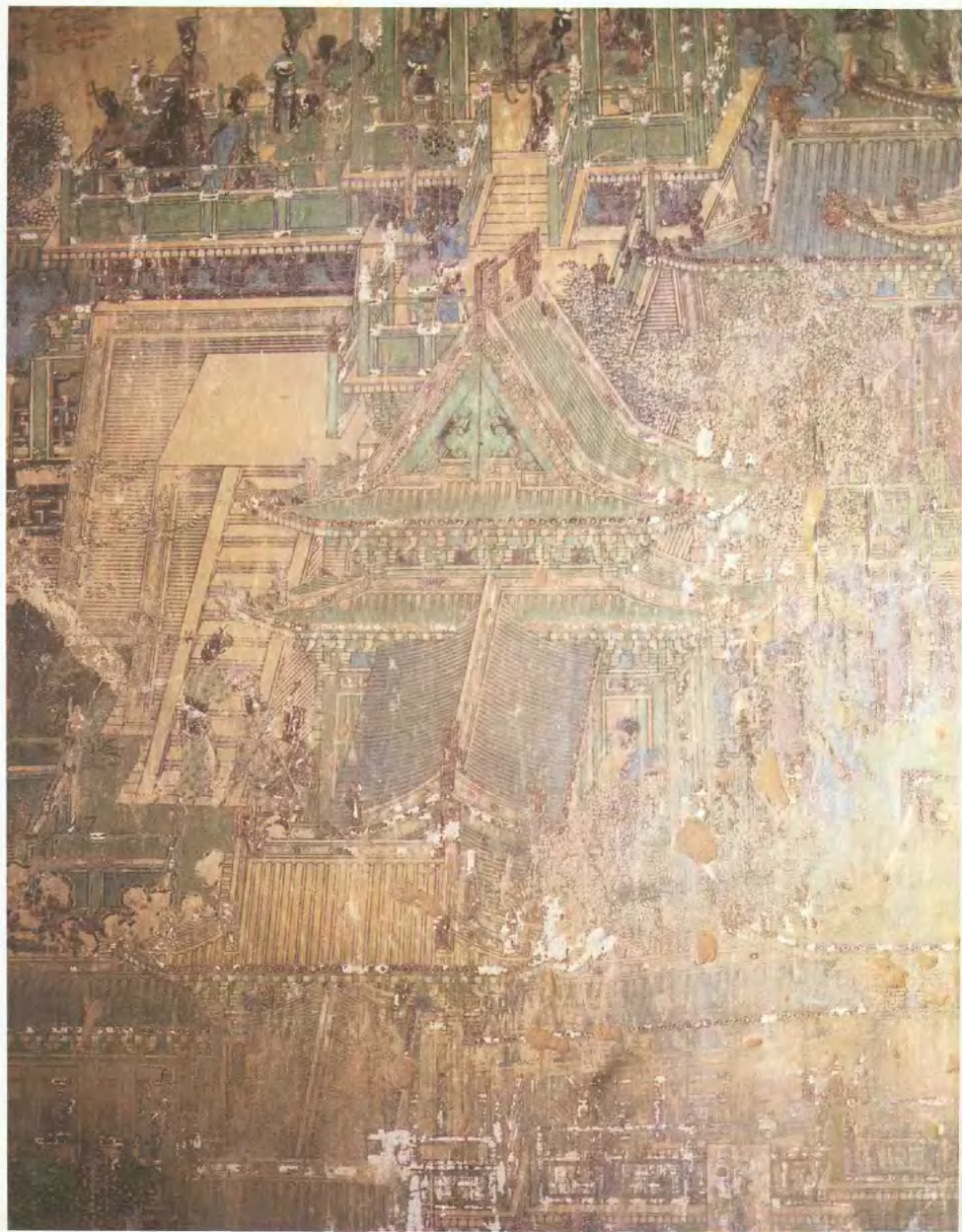
七八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聖母廟）



七九 羈妖顯靈聖迹圖（觀音顯靈）



八〇 驅妖顯靈聖迹圖（驅妖出門）



八一 須聞提太子本生故事（玉宮配殿）



八二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後宮祭祀）



八三 須聞提太子本生故事（仙女赴祭）



八四 鬼子母本生故事（嬰兒戲耍）





八六 鬼子母本生故事（鬼卒夺婴）



八七 釋迦牟尼說法圖（飛天）

八八 釋迦牟尼說法圖（護法神將）





八九 釋迦牟尼說法圖





九〇 釋迦牟尼說法圖（文殊菩薩）



九一 釋迦牟尼說法圖（普賢菩薩）





九三 鬼子母本生故事（龍宮赴宴）



九四 鬼子母本生故事（龙王迎候）



九五 鬼子母本生故事（鬼子母赴宴）



九六 鬼子母本生故事（宫中宴樂）

九七 鬼子母本生故事（水推磨坊）





九八 鬼子母本生故事《深山遇仙》



九九 鬼子母本生故事（鬼卒歇息）



一〇〇 水月觀音圖



—〇— 釋迦牟尼說法圖



一〇二 鬼子母本生故事（農夫趕驢）



一〇三 鬼子母本生故事（官吏遊騎）



一〇四 鬼子母本生故事（二驢荷重）





一〇五 文殊殿北壁西次間壁畫全景



一〇六 五百商人風墜羅刹國故事（海市蜃樓）



一〇七 五百商人風墜羅刹國故事（航海遇難）



一〇八 五百商人風盛羅刹國故事（門前迎賓）





一一〇 五百商人風鑿羅刹國故事（商賈被囚）



—— 五百商人風墜羅刹國故事（敞樓與白露屋）



—— 五百商人風墜羅刹國故事（民宅門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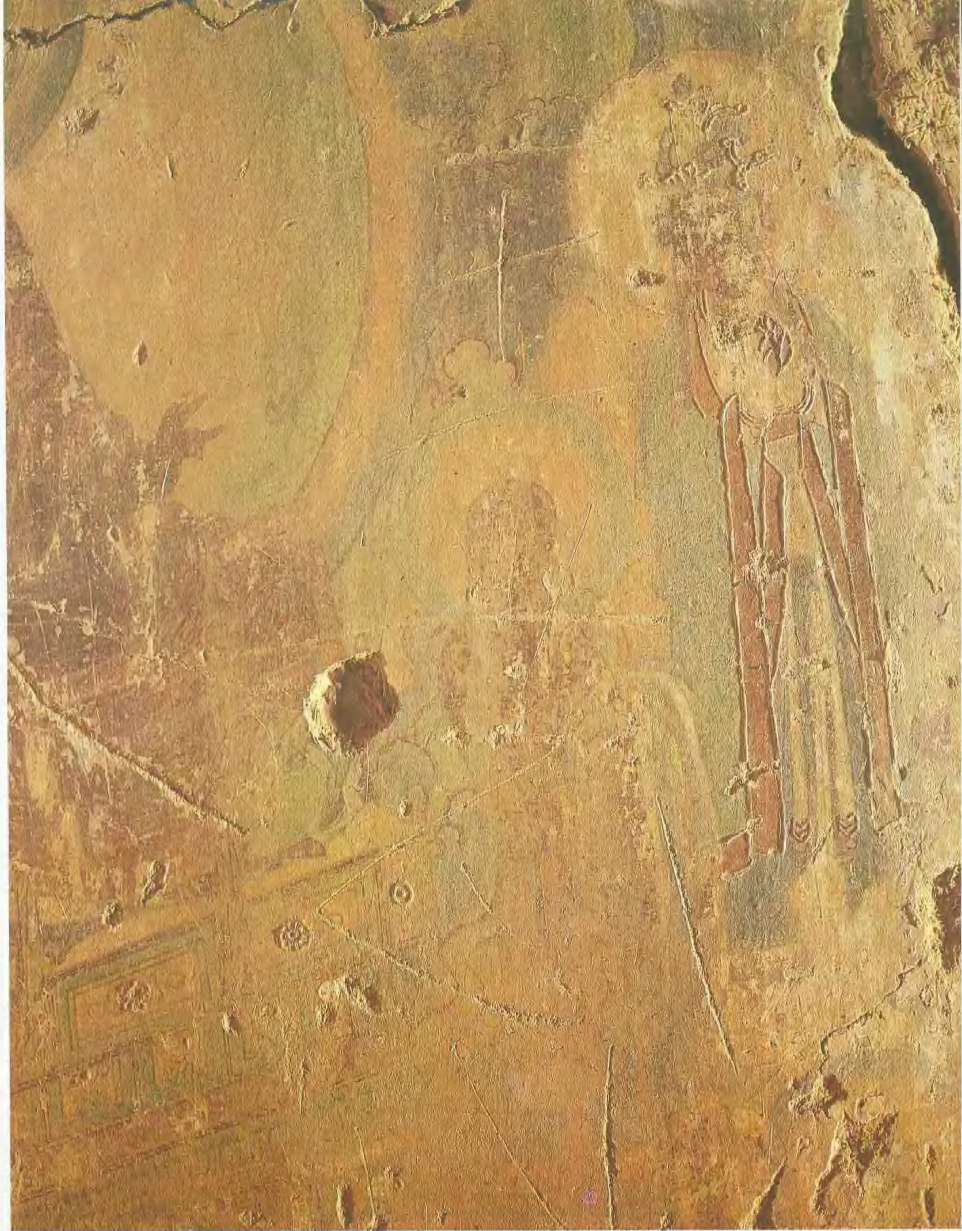


一一五 釋迦牟尼說法圖（寶蓋）



一一六 供養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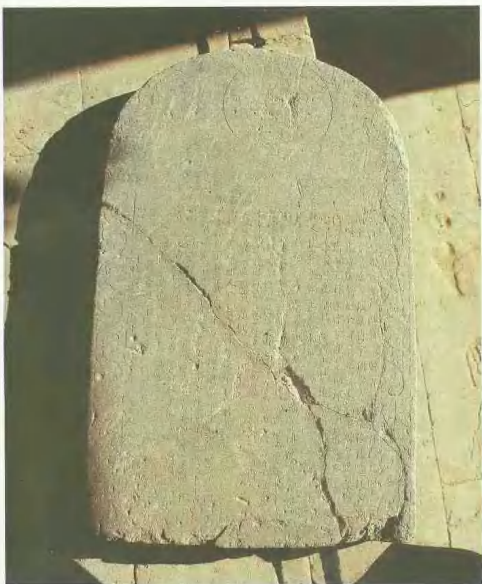


一一八 釋迦牟尼說法圖（迦葉與脇侍菩薩）

一一七 釋迦牟尼說法圖（釋迦坐像）



——九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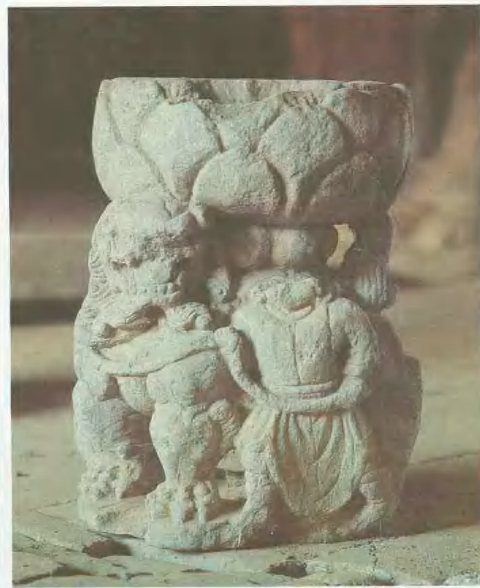
一二〇 繁峙靈巖院水陸記碑



一二一 石刻八棱形香爐臺柱



一二二 石雕獅子幢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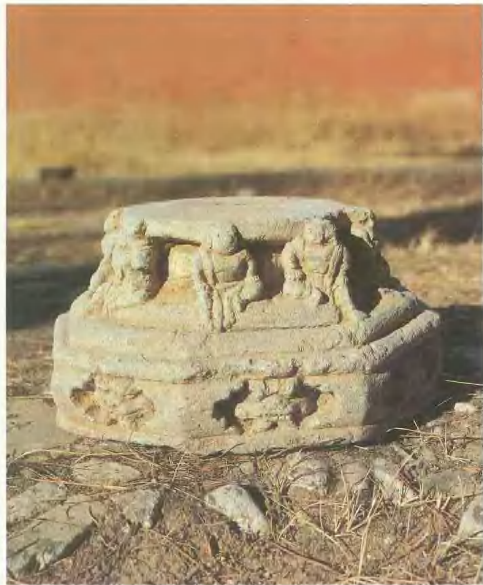
一二三 石雕佛菩薩香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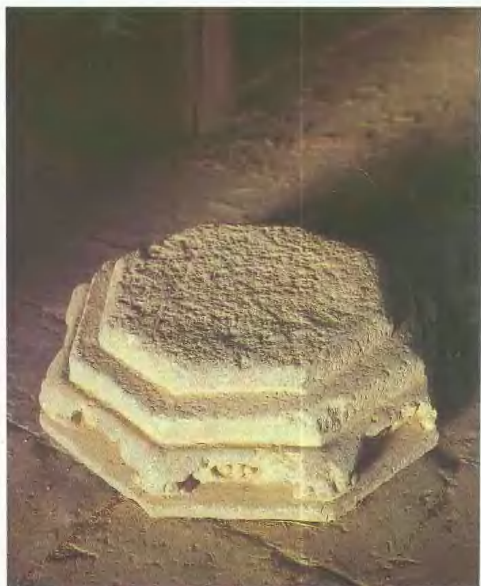
一二六 石雕力士八棱形柱礎



一二七 石雕獅子八棱形柱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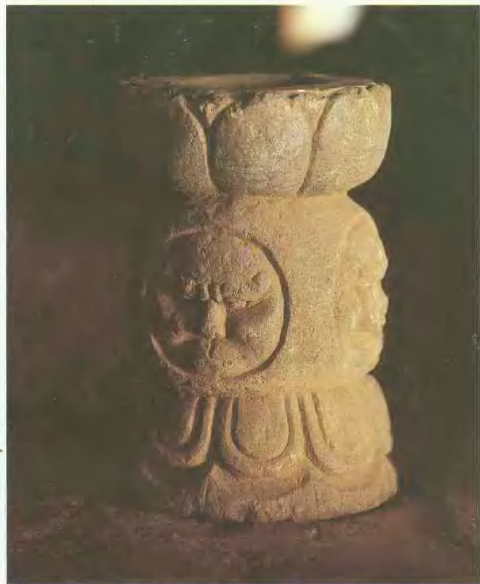
一二八 石雕花卉覆盆式八棱形柱礎



一二九 石雕花卉獸面八棱形柱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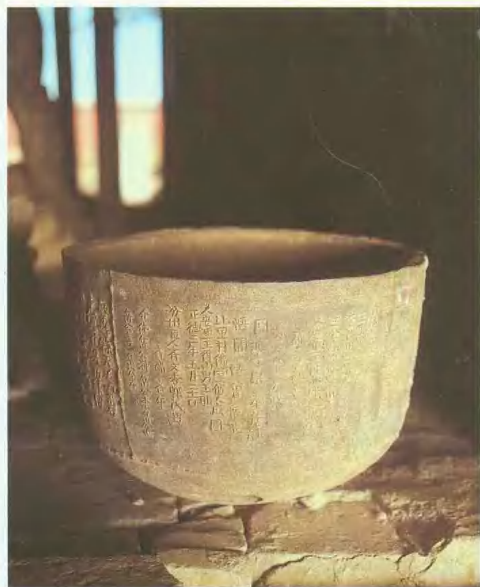
一三〇 石雕獅子覆盆式八棱形柱礎



一三一 石雕獸面仰覆蓮瓣形香爐



一三二 石雕圓柱形燈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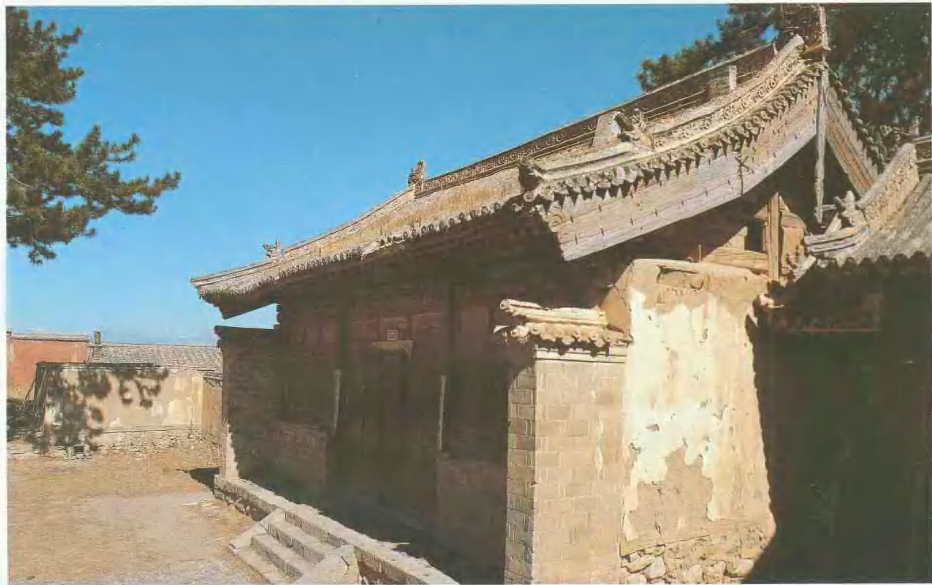
一三三 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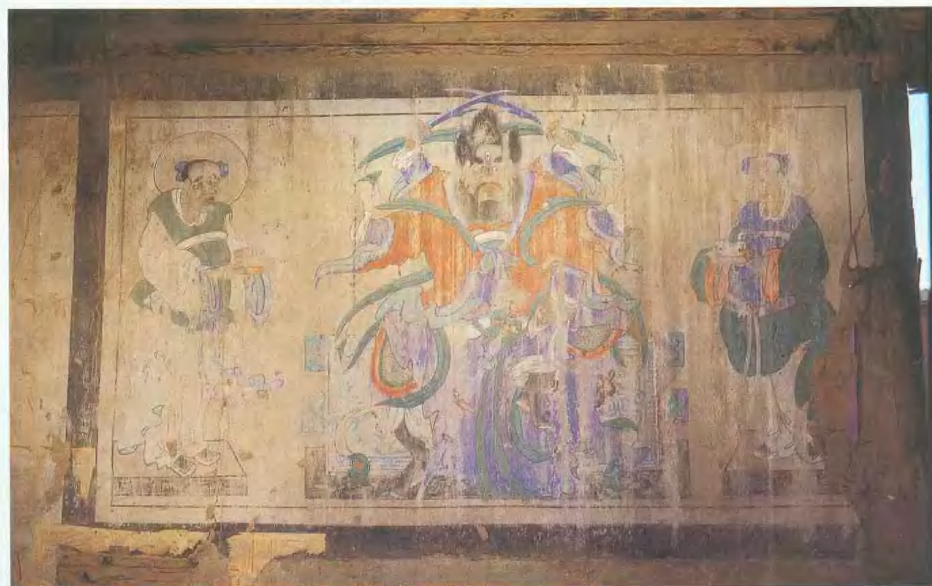
一三四 巖山寺伽藍殿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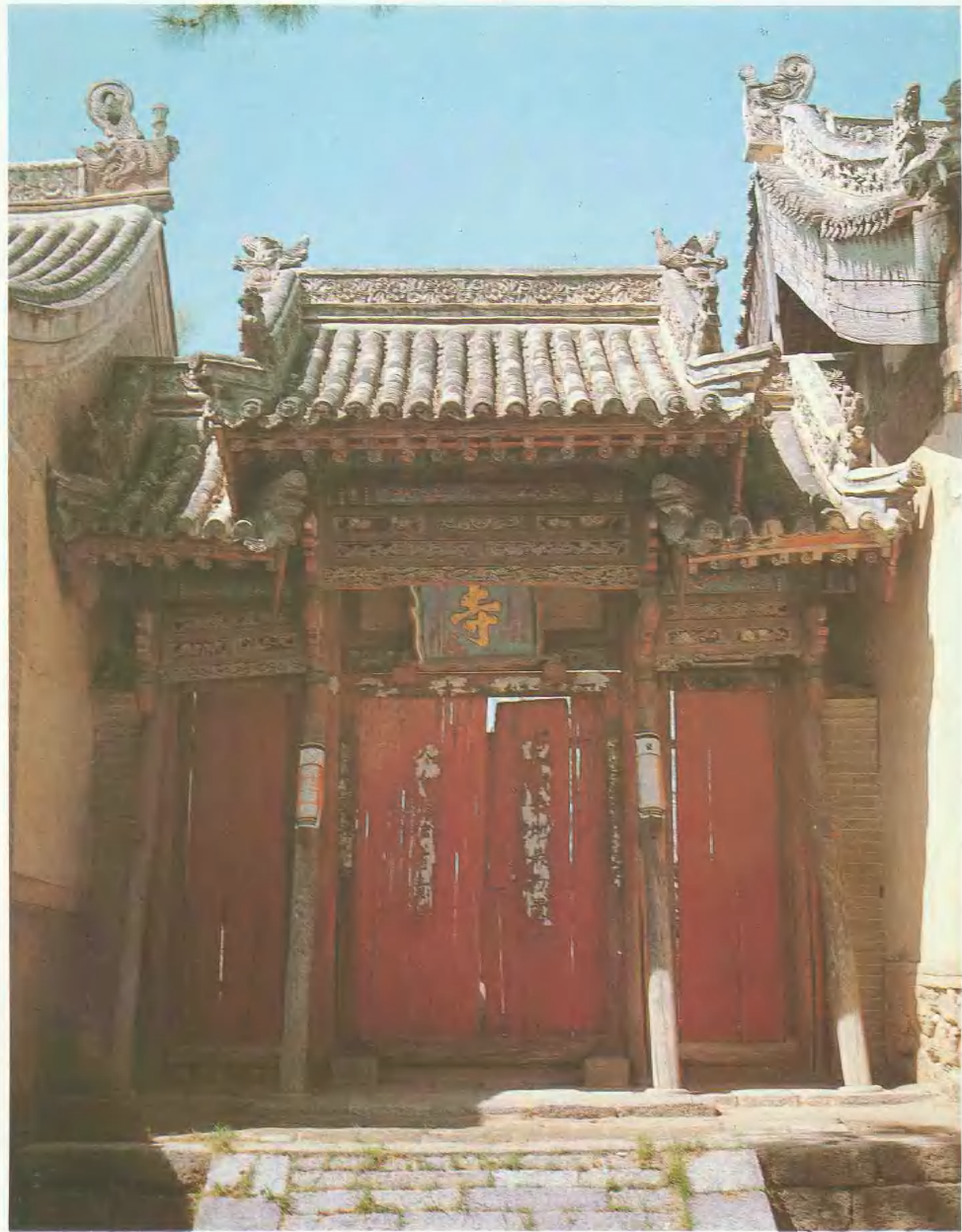
一三五 巖山寺地藏殿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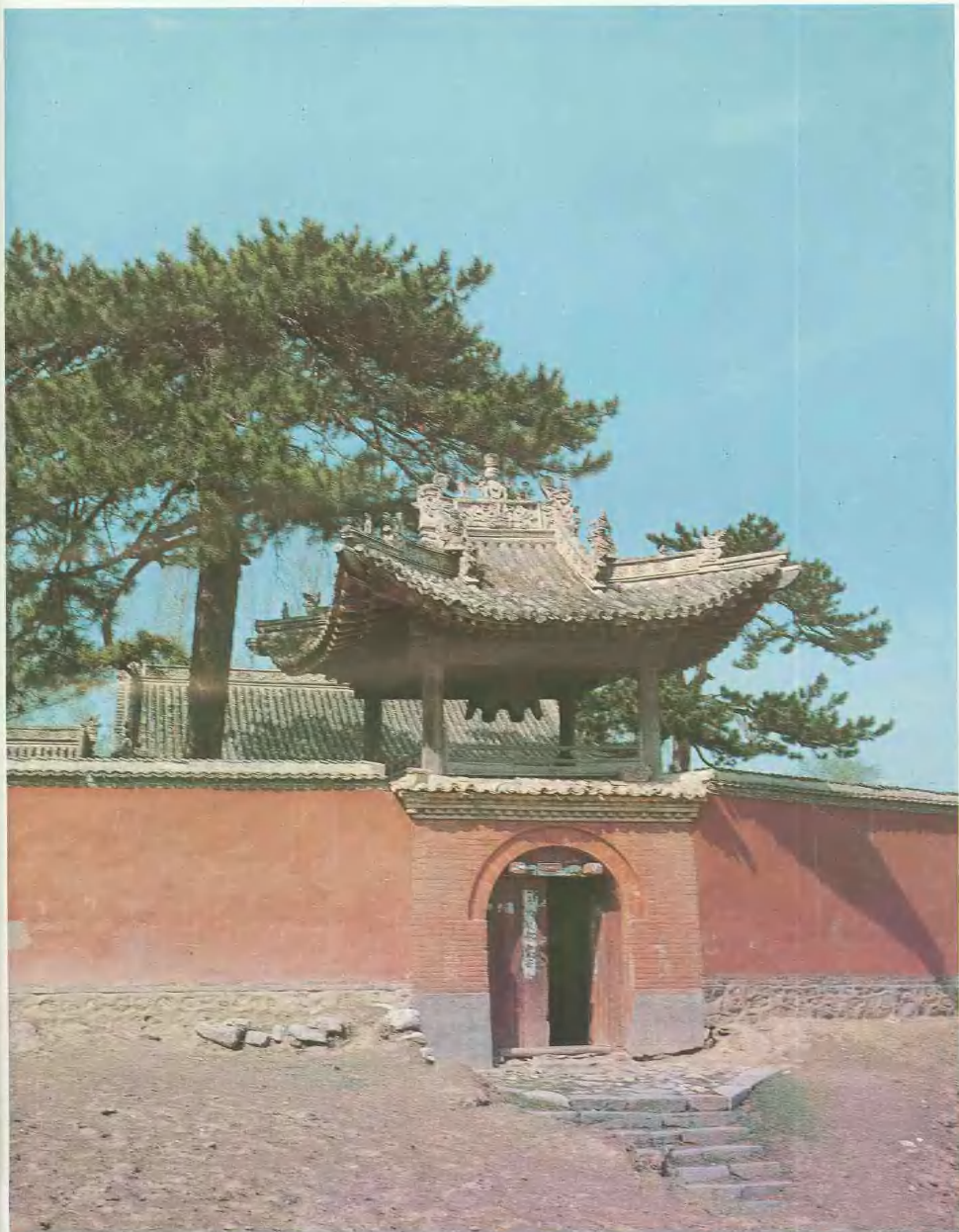
一三六 巖山寺馬王殿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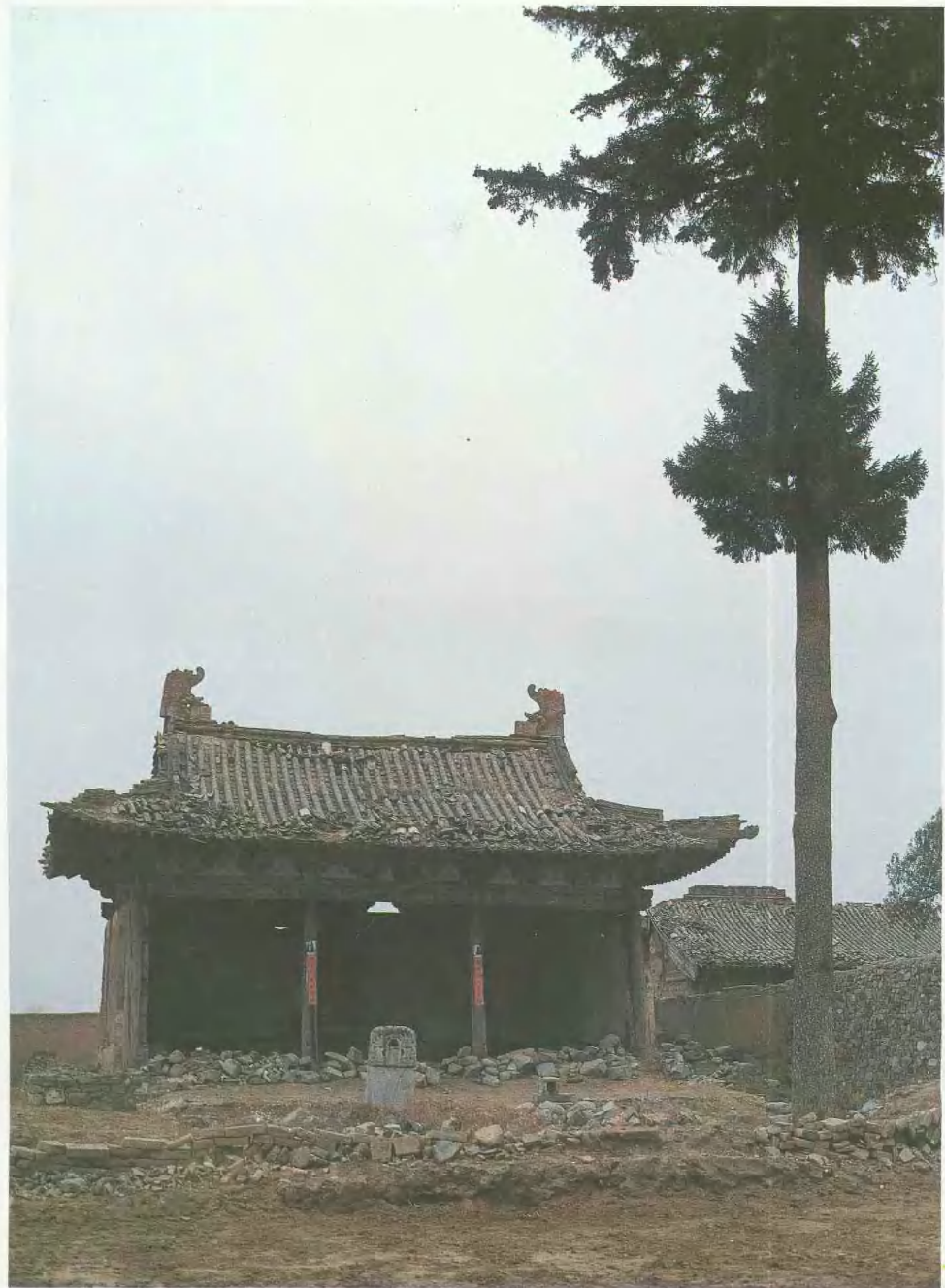
一三七 馬王殿東壁畫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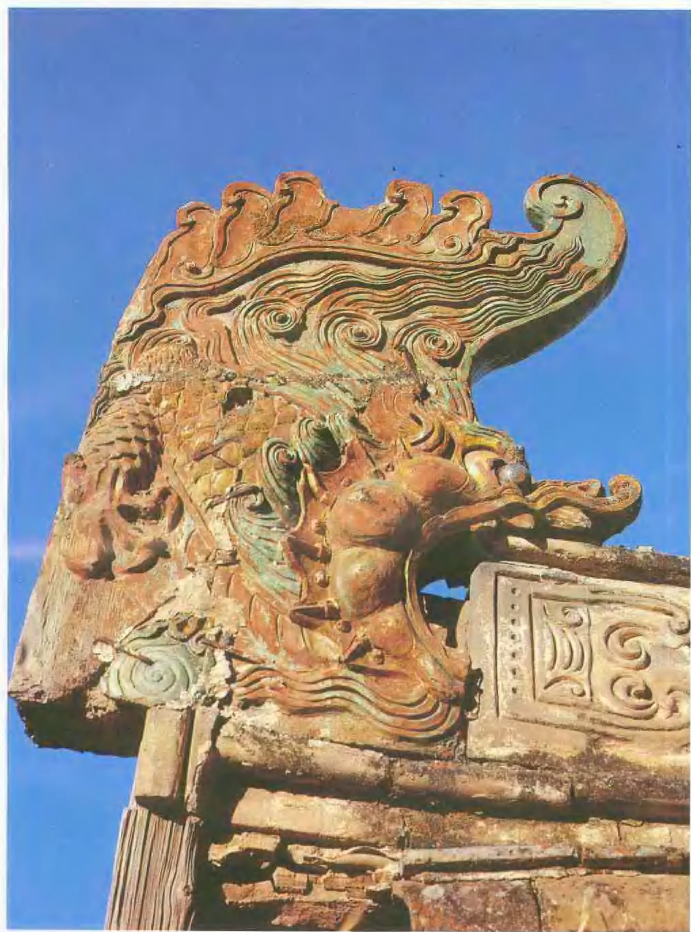


一三八 嚴山寺東旁門全景



一三九 巖山寺東側鐘樓





—四一— 圓覺殿尙吻



一四二 圓覺殿西南翼角結構



一四三 圓覺殿前簷結構



一四四 圓覺殿後簷科拱尾部結構



一四五 圓覺殿樑架結構



一四六 圓覺殿轉角結構



一四七 圓覺殿山面樑架結構

圖版說明

一 巖山寺全景

巖山寺位於山西省繁峙縣沙河鎮東南12公里處的天巖村。寺院座北朝南，南北進深為80米，東西面寬為100米，總面積達8000平方米。該寺分為前後兩進院落，前有山門（天王殿），中有文殊殿，後有彌陀殿（即水陸止殿），呈前高後低之勢。清末至民國年間，彌陀殿及山門先後遭毀，惟文殊殿、伽藍殿、地藏殿、馬王殿及東側鐘樓尚存。巖山寺的殿宇規模雖然大，但寺區古松蒼翠、雜樹交陰、紅牆環繞、風景幽雅。珍貴的金代壁畫就保存在此寺的文殊殿內。

二 巖山寺文殊殿正面近景

文殊殿是巖山寺現存的主要建築，面寬五間，進深三間，單簷歇山式屋頂。以柱中心為起點來測量，此殿進面寬1498厘米，總進深1186厘米。殿身前後各開門，兩次間設直窗。殿身之下僅設臺基，無月臺之制。四週簷下施科拱，用以承托梁架和屋頂。依據現存建築的結構特徵來判斷，科拱以下部份為金代原構，科拱以上部份（包括梁架）元代曾有過大修，瓦頂部份明、清時又重新補葺。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王述等人所作的近百平方米的精美壁畫，就保存在殿內四週的牆壁之上。

三 文殊殿前簷結構

殿週簷柱皆築入地內，柱頭上架設欄額和普柏枋，枋上施科拱出挑。科拱的設置，除柱頭科拱外，補間科拱每間一朵，與同類建築相比，顯得疏朗簡潔。科拱之上架隨枋和撐脊枋，枋上布椽釘飛，然後鋪設望板，外沿沿以連簷瓦口，頂鋪灰瓦。這種構造是我國古代建築上的傳統作法。如需查找文殊殿建築構件的尺寸，可參閱本書所載的實測圖部份。以下各條均同。

四 文殊殿東南翼角結構

殿堂翼角翹起之勢，是歷代建築發展變化的重要特徵之一。文殊殿柱額以上部份雖經元代重修，但翼角結構仍保持宋、金規制。翼角翹起較小，翼出甚微，大角椽至下平枋交點翼出，頭尾高度基本相等，簷外椽身高逐漸減薄，前端砍製成斜角檐頭式樣。仔角椽疊壓其上，向外平行伸出。翼端裝黃綠色琉璃套獸一枚，套獸呈龍首狀，鼻唇皆無上翹之勢，平直古樸。

五 巖山寺金檀古松

寺區古松四株，一株位於東旁院鐘樓西側，三株在寺內庭院當心處。古松徑及一圍，形若傘蓋，逾八百多

個春秋仍蒼翠而勁健。寺內保存的金代香爐臺柱上刻有“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栽樹人李旺、李□記”的銘文，證實了蒼松育植的確切年代，同時亦為研究此寺的歷史增添了旁證。

六 巖山寺文殊殿背面全景

此為文殊殿背面全景，從上可見此殿建築的整體風貌。有關該殿的詳細情況可參閱圖版二的說明。

七 文殊殿後簷結構

殿身明間開門，次間設窗，前後簷略同。後簷門窗上沿有抱樞與欄額相觸，無橫披之制。窗臺較高，約合簷檁總高的五分之三，這是山西金、元建築上屢次出現的一種作法。該殿簷出總長200厘米，與同期建築相比出簷微短。除殿室規模不大外，四鋪作科拱僅出一跳，恐怕也是出簷較短的緣由之一。

八 文殊殿山面科拱結構

科拱是古建築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它的作用主要是傳遞簷下屋頂的重量，對內減少椽枋淨跨荷載，對外承托深遠翼出的屋簷。科拱根據所處部位不同，具體分為柱頭、補間和轉角科拱三種。文殊殿的科拱比較簡潔，僅出一跳，用材規格較唐、宋時縮小，為元代重修時所增補。其中的柱頭和補間科拱基本相同，均為四鋪作單下昂，昂呈琴面式，耍頭成鴉片形。柱頭中線上設泥道拱和慢拱承頂頭枋，昂上設令拱與耍頭相交，令拱看面斜欹，耍頭之上有襯枋頭伸出枋外製成麻葉頭，猶如兩層耍頭之制。圖中所示為山面的部份科拱結構。

九 文殊殿前簷科拱尾部結構

科拱後尾於檼枋口內出華拱一跳，上置令拱與耍頭相交，令拱上承羅漢枋，耍頭為鴉片形。柱頭科拱上有乳狀伸至簷外，內端與大額枋搭交。補間科拱上設短促的襯枋頭，外端斜向殺下，略如倒置的短昂形耍頭。檼枋下皮至額枋間斜撐一桿，用以防止柱頭內傾。

一〇 文殊殿後簷科拱尾部結構

文殊殿後簷科拱的尾部結構與前簷科拱的尾部結構相同，具體介紹詳見圖版九的說明。

一一 文殊殿山面科拱尾部結構

柱頭科拱的襯枋頭製成華槓，後尾槓槓斜向上挑，直抵四椽枋之上。其餘結構與前簷科拱的尾部結構相同，具體介紹參閱圖版九的說明。

一二 文殊殿梁架透視

梁架間縫與殿身間開和簷柱有列直接相關。該殿面

寬五間，樑架四縫。雖有前後槽額枋，樑架仍依間開而設，故兩次間外縫樑架恰好與承檼枋、出座平樑、侏儒柱等垂直疊構，無太平樑之設，結構頗為簡潔。兩層樑之間有駝峰、大料墊托。檼枋斷面除元代更換的後槽大額枋為上下略欹平面的圓枋外，餘皆規則的長方形，高寬之比為3:2，金制猶存。

一三 文殊殿明間樑架仰視

明間兩縫樑架之間除平樑、脊樑和攀間枋外，別無其它構件。這一方面使樑架結構簡潔明快，同時亦增大了明間的立體空間。後槽平樑之下設有神龕木骨架，其支柱撐於四椽枋之下，傳遞若檼上的後部荷載。前槽平樑因失去托腳，垂直剪力加劇，故後人補加兩根支柱，以資固濟。

一四 文殊殿明間東縫樑架四椽枋、平樑及平樑接點

四椽枋上置駝峰，駝峰兩端斜殺。峰頂設欄額和普柏枋，各及一材，斷面成“L”形。欄額與普柏枋上有大料、攀間拱承基本、平樑和平樑。平樑插入攀間拱與大料口內，呈十字搭交，結構合理，牢固有力。

一五 文殊殿明間西縫樑架四椽枋上部結構

四椽枋上部置駝峰。駝峰上有欄額、普柏枋承大料、攀間拱及平樑。平樑上有侏儒柱、次間增設攀間枋一道，貫穿於平樑與侏儒柱的接點之間，用以增強樑縫間的橫向拉力。此種結構為別處所少見。

一六 文殊殿明間西縫樑架結構

殿內金柱之上施大雀替承托前後槽額枋，四椽枋架於額枋之上。枋上駝峰兩端，兩端無掩櫟，斜殺而成。後槽駝峰為原構，前槽駝峰為後人修補時重製。駝峰上有欄額、普柏枋承大料、攀間拱及平樑。平樑上有侏儒柱和大叉手負脊樑。

一七 文殊殿前槽西側金柱與額枋結構

文殊殿前槽額枋伸至西次間中柱以外，在乳栱之上與徽背對接，徽背外端為山面柱頭科枋的裏頭。乳栱伸至簷外製成山面柱頭科枋的裏根，內端穿過金柱伸至明間樑縫之下欹作槽頭式樣。額枋、徽背和乳栱均架於金柱雀替之上。金柱上的捲刹若覆蓋，其上設普柏枋承小枋及下平樑。西次間外縫樑架座落於乳栱與徽背的腰間。補間科枋尾部的橫枋斜搭於乳栱之上。

一八 文殊殿前槽東側金柱與額枋結構

文殊殿前槽東側的金柱與額枋結構等同於前槽西側，具體介紹參閱圖版一七的說明。

一九 文殊殿後槽東側金柱與額枋結構

金柱雀替之上設枋枋一道，外端不與山面科枋相聯而與額枋垂直截去，內端欹作槽頭式樣。枋枋與脊樑疊成一個大型墊臂，共承額枋之重。額枋斷面較前槽稍增大，為不規則的圓形。柱頭上有明顯斜枋，次間外縫樑架上的四椽枋在柱頭上的大料口內與平樑下的攀間枋相交，結構簡潔牢固。

二〇 文殊殿西南轉角尾部結構

山面上的乳栱，徽背在金柱上與額枋相聯。前簷西稍間的乳栱外端製成欄枋頭與檐枋相聯，乳栱尾部在

額枋外與徽背十字搭交。45度角線上，科枋尾部僅出華栱一頭，上承耍頭與十字相交的令栱。令栱上負正側兩面里素枋的支點，枋上施小扶角栱和小駝峰大角栱，大角栱尾部與平樑交點聯聯，結構簡潔合理。

二一 文殊殿元代重修題辭

文殊殿自宋、金創建之後，元代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重修。殿內西次間外縫樑架四椽枋下側留有墨書題記：“昔大元國延祐二年庚辰月甲子日重建，發遣主僧和講主、仁講主、讚講主、主講主，門人智祿、智信、智海、智進，都料莊成劉瑋、劉對先，本村王仲思、男王彪。”經與實物驗證，此次“重建”實為重修，其範圍主要是料枋、瓦頂和樑架上的部份構件。欄額和普柏枋以下未蛀，金代壁畫尚存，明間兩側樑架上的四椽枋、平樑以及前槽大額枋和大角栱等，金制依然。

二二 文殊殿前簷板門

殿身前後簷窗之間皆設板門，前簷板門已經元代重製，後簷板門尚存金代舊構。欄額之下設門額兩道，額外凸起抱框一週，兩側枋柱和立額自門框直達上額，中設腰抹一道，上下裝魚鱗板兩塊。兩額之間，有立座將橫披分為兩方，赤平無飾。下額上有圓形門簪兩枚，似在明、清時更換過。前簷板門南扇因年久磨損而變薄，門鉢、門釘和散面皆已遺失，但元代形制依然如故。

二三 文殊殿後簷板門

後簷板門較前簷為大，無橫披與魚鱗板之設。抱框與門額直抵欄額下皮，抱框凸起部份超出立額之寬厚，緣角富麗精緻，為我國次、金建築中所罕見。門額、立額和門框斷面，與材近同。門簪兩枚置於抱框和立額之間，平面梭形。後簷門扉兩側，四塊板材合成。金代前製以後，門板因受風雨侵蝕而變薄，鉗釘不存，框下地枋亦失。

二四 文殊殿東北角套獸

文殊殿東北角現存套獸一枚，膠泥胎、紅綠釉。外表數以綠色，嘴、耳、眼線以米紅，格調與眾不同。套獸無翹起，上唇平伸，嘴角較大，據造型風格判斷應是元物。由此分析，套獸應為元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重修時所製。

二五 文殊殿後簷西次間直櫺窗

殿身後簷次間皆設直櫺窗，規格略同，其位置均不在次間當心，而是偏近外柱。此窗的高寬之比，約為三比二。窗臺較高。窗過抱框凸起，內向貼於窗額和立額外皮。窗櫺直通上下，無腰串。窗棂與空窗之比為一橫一當，古制猶存。

二六 文殊殿後簷南端簷門磚雕

殿內佛壇較大，寬約盡明、次三間，後簷中節收回，平面略如“凹”字形。佛壇磚雕，為東腰須彌式，東腰處用間柱相隔，製成壺門。門的上下刻有仰覆蓮瓣，門內剔地突起雕刻着牡丹、佛手、石榴、寶相花、火焰寶珠等圖案，其形狀、手法與山西現存宋、金時的壺門磚雕幾無二致。此圖為佛壇南端的壺門磚雕之一。

二七 文殊殿彩塑

文殊殿內佛壇上原有彩塑14尊。正面九尊，即文殊、二脇侍菩薩、老少侍者、拂菻、童子、二金剛。背面5尊，即水月觀音、善財、龍女、二金剛。現已部份毀壞（正面毀文殊師利、均提童子和東南隅金剛；背面毀善財、龍女和西北隅金剛），倖存者也已局部致殘，但軀體、相貌、衣飾、面容等仍不失金代原作風韻。

二八 文殊殿水月觀音塑像

塑像位於殿內扇面牆北側，座南朝北。扇面牆現已毀壞，骨架尚存。像下基座甚高，目前也已僅存支柱和橫枅，原有山石流水及天宮樓閣已不可見。觀音菩薩面部圓潤，神態慈祥，身姿柔麗，側身侍坐，左腿盤曲，右足踏式。觀音像坐高162厘米、下部寬162厘米，基座高150厘米。

二九 文殊殿獅子塑像

殿內所奉文殊菩薩，座北朝南，駕獅居於佛壇頂部中央。目前文殊像及蓮臺皆毀，僅存的獅子塑像的頭部亦殘。獅子塑像骨骼雄壯，軀體健美，姿態與山西五臺佛光寺文殊殿內的金代獅子塑像近同。獅子像殘高201厘米、長230厘米。

三〇 文殊殿脇侍菩薩塑像

塑像位於殿內佛壇頂部內側，座北朝南。菩薩戴冠束髮，面部圓潤；上身袒露，下部束裙；瓔珞醒目，飄帶纏繞；衣飾得體，姿態優美。盡管此尊塑像身姿已趨向直形發展，但仍可窺見因襲唐塑微側的遺風。菩薩像高250厘米。

三一 文殊殿脇侍菩薩塑像

塑像位於殿內佛壇頂部東側，座北朝南。菩薩形態和裝束與西側脇侍菩薩基本相同，祇有手勢和侍立方向略異。菩薩像高255厘米。

三二 文殊殿侍者塑像（局部）

塑像位於殿內佛壇頂部西側，座西朝東。侍者為光頭，面頰豐潤，眼部深凹，着和尚裝束，手脚均殘，神態度誠而寧靜。侍者塑像高170厘米。

三三 文殊殿拂菻塑像（局部）

塑像位於殿內佛壇頂部東側，座東朝西。拂菻頭戴摺頂帽，身着長袍，腰繫軟帶，袍襟披於腰間，邁步作行走狀。其神情姿態已脫離宗教偶像的範疇，與世人頗多近似。由於拂菻處在獅子塑像的前側，原來極有可能作牽獅的動作。拂菻像像高160厘米。

三四 文殊殿金剛塑像

塑像位於殿內佛壇頂部西南隅，座西朝東。金剛頭戴武士帽，面部紅潤，身穿鎧甲，胸腹部兩條腰帶繫束，膝下繫有軟帶，胯向外傾，手脚皆殘，原持法器已失。金剛塑像側身侍立，姿態雄勁有力，造型和神色中唐風尚存，高290厘米。

三五 文殊殿金剛塑像（背面）

塑像位於殿內佛壇頂部東北隅，座東朝西。金剛頭戴武蠻帽，身着鎧甲，腰繫玉帶，劍帶自右肩垂下，手脚均殘，形體顯得格外雄勁。原有基座不存，木骨已顯

露在外。金剛塑像高173厘米。

三六 文殊殿侍者塑像

塑像位於殿內佛壇頂部東側，座東朝西。侍者為老人模樣，頭戴軟帽，帽簷垂於項下，長袍及地，腰繫軟帶，兩臂拱起而前伸，造型、衣飾與冥公居士相仿佛。侍者塑像高192厘米。

三七 文殊殿西壁壁畫全景

文殊殿內四週的精美壁畫，是由金代御前承應畫匠王達等人在金正隆二年（公元1158年）至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間繪製的。西壁所繪內容為佛傳故事。畫面以一组宮廷建築為中心，展現了釋迦牟尼自“夢祥”、“投胎”、“降生”到“成佛”的事迹。左右兩側和上隅設有配景，釋迦牟尼的生平和社會上各種人物的活動穿插其間。壁畫上未、金時期的音殿建築、社會各階層人物的衣飾裝束以及山川、河流、亭榭、橋樑、車轎、馬匹等，無不清楚地表現出來，成為當時社會生活的形象寫照。西壁畫面高約345厘米、寬約1120厘米、總面積為386.4平方厘米。

三八 佛傳故事（釋迦降魔）

此圖位於西壁北側中隅。據佛傳所述，釋迦牟尼在弘揚佛法、渡化世人時，魔王波旬欲破壞。魔王示以佳餚，誘以美色，釋迦不為所動；旋即率領魔將鬼卒從四面八方襲來，釋迦毫不恐怖驚慌；最後魔法用盡，終未能動搖釋迦學佛布道的信念。畫面上釋迦牟尼靜心端坐，作說法印，胸腹袒露，袈裟斜披，表現出慈祥莊嚴、無所畏懼的神態。其左右有二弟子及脇侍菩薩相伴，身後有頭光和背光，四週瑞光閃爍。佛像高48厘米。

三九 佛傳故事（執鉞武士）

此為釋迦降魔圖的一部份，位於釋迦牟尼的右下隅。武士身着戎裝，神態度誠，拱手執鉞，下跪侍命，似隨時準備降伏魔將鬼卒。武士像高28厘米。

四〇 佛傳故事（魔王鬼卒）

此為釋迦降魔圖的一部份，位於釋迦牟尼的右側。畫面上阿難及二菩薩為釋迦牟尼的右脇侍，正虔誠地聽佛說法。魔王波旬携妻孥，手施魔法，率領魔將鬼卒自外圍襲來，極力對釋迦牟尼進行騷擾。阿難像高32厘米，脇侍菩薩高35厘米，魔王鬼卒約高20厘米至29厘米。

四一 佛傳故事（後宮侍女）

此圖位於西壁北側下隅。畫面表現淨飯王後宮內淨飯王、摩耶夫人及其侍者，見古樹下生五百童男童女，十分驚奇，憑欄眺望。侍女們交頭接耳，顧盼相告。侍女像高21厘米。

四二 佛傳故事（夫人信香）

此圖位於西壁北側下隅。畫面上表現摩耶夫人在後宮信香、魔王迷離暗害、樂伎因倦而眠、太子祈求出宮、侍者率馬迎候的情景。夫人花冠長袂，雙手合十，神態虔誠，正在殿內朝拜。階下樂伎就地倚桌熟睡，欄外太子躬身請命，求允出宮。魔王波旬趁夜深人靜之際，乘雲而來，以送德為名欲加害於太子，臉上流露出不忍不忍的神情。門內階下侍者率馬等候，準備護送太子出宮。

宮門兩扇、四柱，下部裙板中心各施心柱一根，上部為橫條。從其形制來分析，應為宋代《營造法式》中所載之烏頭門。此門實物目前尚未發現，此圖恰可彌補了沒有烏頭門形象資料的缺陷。圖中人像高13厘米至23厘米，馬匹高11厘米，門高26厘米、寬18厘米。榜題為“此是摩耶夫人得信香一辦處”。

四三 佛傳故事（火坑焚香）

此圖位於西壁北側下隅。畫面描繪摩耶夫人於勾欄之中焚香祝願，背光火焰熾烈。上側繪孩童戲耍。圖中左側有一官吏頭戴烏紗，身着官服，坐於傘蓋之下，隔欄驚奇地望見夫人焚香，隨從三人侍於兩側和身後。人像高14厘米至16厘米。榜題為“此是摩耶夫人火坑內焚香之處”。

四四 佛傳故事（牛生麒麟）

此圖位於西壁北側下隅。牛生麒麟，本無此事，佛傳借此象徵釋迦牟尼降生非同尋常。畫面所示實則為山村飼牛的情景。在流雲雜樹環繞的山村內，有牛棚一座，四週柵欄圍護。一側架有飼槽，牧牛老人坐於其後。兩條膘肥體壯的老牛或臥或立於棚前院落的大樹之下。俯臥於地的母牛正撫吻着前足旁的幼犢，由此點明了畫題。立牛高13厘米。榜題為“此是種種吉祥牛生麒麟之處”。

四五 佛傳故事（夜半托生）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上隅。據佛教教義，摩耶夫人懷胎乃談明菩薩托生所致。畫面描繪談明菩薩坐於象牙背，眼睛射出一道霞光，暗示正在托生。其後有頂光和火焰背光，外面還有圓光和四射的光芒。在談明菩薩的上方有密雲環繞的寶蓋，其左右有王、羅漢、金剛、吉祥女、梵王天、帝釋天等陪侍，下方有牽象武士。談明菩薩高39厘米，諸陪侍高25厘米至30厘米。榜題為“此是談明菩薩夜半托生之處”。

四六 佛傳故事（內宮入腹）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上隅。畫師在談明菩薩右側描繪一組掩映於祥雲之中的宮殿樓閣。可見者有門廡、左右二樓、主樓、後樓、梁樓、旁院等，其中柱頭枋棋規整，宮殿依山完備，比例和諧，畫工精細，是一組富麗堂皇的金代建築。榜題為“菩薩將內宮入夫人腹內之處”。

四七 佛傳故事（後宮迎候）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中隅。談明菩薩乘象而至，霞光一道直射官中。摩耶夫人懷胎，侍女忙個不停，捲簾、掀櫺、瞭望、焚香，殷勤侍奉。侍們衣飾富麗，雙臂、長袖、帔帛裝飾其身。人像高約18厘米。

四八 佛傳故事（太子誕生）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上隅。據佛傳，摩耶夫人46歲時懷孕，於藍毗尼園無憂樹下誕生太子。太子降生後即運行七步，腳踏之處有七朵蓮花盛開，遂有九龍吐水為之沐浴。太子手指天地，以示獨尊。畫面左側描繪摩耶夫人行至樹下，祥雲四起，敝生太子，宮嬪隨侍兩側，侍女執扇圍護。畫面右側繪有太子坐於兩位侍女扶持的金盆中，其上有九龍向下吐水。太子坐像高8厘米，其餘人像高22厘米至25厘米。榜題為“摩耶夫人夢無憂樹降

太子處”。

四九 佛傳故事（擣鼓報喜）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中隅。畫面描繪太子降生時，宮中侍女擣鼓報喜的情景。圖中一位侍女正在擊鼓，另外兩位侍女倚欄私語，還有兩位侍女階下交談，均在傳報佳音。侍女像高14厘米至16厘米。榜題為“此是生下太子擣鼓報喜之處”。

五〇 佛傳故事（百官朝賀）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下隅。畫面描繪淨飯王得太子、命名為悉達多、文武百官朝謁恭賀的情景。淨飯王執圭端坐中央，官吏分侍兩側，儀衛站班，羣臣恭賀，侍者捧盤持血為其忙碌，如同朝中大典之勢。人像高16厘米至22厘米。榜題為“梵王集羣臣朝謁命名悉達多”。

五一 佛傳故事（侍史）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下隅。畫面為百官朝賀圖的局部。兩位侍史頭戴烏紗帽，身着長袍，端盤持血，左顧右盼，正在前後忙碌。人像高15厘米至17厘米。

五二 佛傳故事（淨飯王像）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下隅。畫面為百官朝賀圖的局部。淨飯王執圭端坐於殿內中央，左右兩側有兩位侍者執扇而立，四位官吏執笏聽命。人像高18厘米至19厘米。

五三 佛傳故事（背射九重鐵鼓）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中隅。據佛傳，太子悉達多武藝高強，一日騎馬出城，望見九重鐵鼓，欲欲前射之。馬佚遂將弓箭上，太子躍馬奔馳，轉身射穿九重鐵鼓，文武官吏見之無不驚嘆！畫面上太子拉弓勁射的姿態，雄健有力，顯示出豪邁的氣概。人像高16厘米，馬匹高19厘米。榜題為“此是太子背射九重鐵鼓之處”。

五四 佛傳故事（隔城投象）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中隅。據佛傳，太子悉達多力大無比，手托白象擲出城外，羣臣望見，驚嘆不已！畫面描繪宮城西華門外，白象遡絕，樹木掩映，太子在四位官吏的前面將大象擲於空中。人像高17厘米，大象長22厘米。榜題為“此是太子對諸王象擲往空處”。

五五 佛傳故事（見死傷心）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中隅。畫面描繪太子乘馬出遊，在宮城西門見一死屍棄之路旁，被野犬啃食、十分傷心的情景，用以反映佛教視生、老、病、死為痛苦的教義。太子乘馬通高25厘米，侍者高16厘米。榜題為“此是太子西門見死傷心之處”。

五六 佛傳故事（尋覓太子）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上隅。據佛傳，悉達多太子欲出家，淨飯王派宗親儒陳如、跋提、跋波、摩阿難、阿索師五人（後尊稱五居輪）服侍，相伴並監督太子。畫面所示為太子夜間出宮後，翌日五居輪頭裹軟巾、身着長衫、左顧右盼、四處尋覓的情景。人像高約17厘米至18厘米。榜題為“此是五居輪尋覓太子不見之處”。

五七 佛傳故事（苦行修道）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下隅。據佛傳，太子出家後，入苦行六年。其間風雨侵襲，飢寒交迫，虎豹出沒，魔

軍為敵。太子雖歷經苦難，仍毫無所得，遂知苦行無益，終於棄苦行外道而得正果。畫面所示為太子端坐於磐石之上，面容枯槁、肢體如柴、頭頂花冠上烏髮類棲、虎豹鬼怪四週相伴的情景。太子坐像高15厘米。榜題為“此是太子中年苦行修持之處”。

五八 佛傳故事（牧女獻乳）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上隅。據佛傳，太子悟到苦行無益，欲求正果，但肢體衰弱無力，遂接受牧女蘇耶矩所獻之乳，體力得以恢復。畫面上乳牛兩頭，膘肥體壯，牧女女媧幼女蹲在一側擠奶，旁邊還放着奶罐。牧女女髮髻高聳，衣飾素雅，幼女頭上梳有兩根髮髻，生活氣息濃厚。牧女女高9厘米，牛高13厘米。榜題為“此是牧女獻乳太子食之處”。

五九 佛傳故事（釋迦神變）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據佛傳，太子身體恢復後來到尼連河沐浴，然後渡河至迦耶山菩提樹下獨坐冥思四十九天，終獲正覺。太子成佛以後，返回迦毗羅衛國的王宮中為父王呈現出佛像，淨飯王驚喜而禮拜。畫面中心突出地描繪釋迦牟尼立於雲端，週設圓光，背後有項光和火焰背光，上置隨風飄動的寶蓋。佛像身披朱紅袈裟，袒胸赤腳，雙目下視，表現出慈祥端莊的神態。佛像高40厘米。榜題為“釋迦牟尼佛為其王現神變處”。

六〇 佛傳故事（優陀耶弘法）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下隅。優陀耶為梵僧。他受釋迦牟尼教化，皈依佛法以後，前往淨飯王宮中宣講佛主神通廣大，聲聞之莫不驚異。畫面上優陀耶帶弟子數人向宮吏們弘揚佛法。諸者神色開朗，聽者如痴如醉。人像高16厘米至18厘米，建築高70厘米。榜題為“此是優陀耶說佛神通廣大處”。

六一 佛傳故事（應辯維論）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下隅。據佛傳，太子欲棄王位出家修道，鄰國上公貴族聞訊前來勸阻。太子在與諸國王辯論之中，闡明生、老、病、死諸苦，表示對鄰國之間互相殘殺的厭惡，決心出家學道，以求解脫之法。他的論辯致使諸國王無理應答。畫面所示為太子與諸國王在宮中應辯維論的情景。人像高14厘米至18厘米。榜題為“此是對諸國王等應辯維論之處”。

六二 佛傳故事（貧人掃道供佛）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中隅。信佛居士多要施捨寺廟，賙濟僧侶，以示虔誠供佛之心。平民無力布施，則以服役之舉償還宿願。畫面描繪兩位貧窮之人以清掃道路的善行來祈求善果，同時亦顯示出釋迦牟尼教化的廣泛。人像高14厘米。榜題為“二貧人野外持道供佛之處”。

六三 佛傳故事（阿斯歸算龍得寶）

此圖位於西壁中部下隅。釋迦牟尼應化，曾聲達四千里，各種法寶始生。畫面描繪阿斯歸算中測算、衆人圍觀的情景。人像高13厘米至16厘米。榜題為“阿斯歸算中測算之處”，“此是阿斯歸算龍得寶之處”。

六四 佛傳故事（迦毗羅衛國王宮南門西側樓）

此圖位於西壁南側下隅。畫面所示的南門樓城建於

高大的磚砌城牆之上。樓下牆墩凸出，開門三道；樓上設平座勾欄，圍護護身。城樓屋頂為重簷歇山式，四週設環廊，兩側有夾屋，外向與角樓相聯。城樓前兩隅設角樓各一，有廊屋與角樓勾連。城樓總體呈“凹”字形，與明、清故宮的午門略同。城樓高137厘米、寬66厘米。

六五 佛傳故事（迦毗羅衛國王宮南門西側樓）

此圖位於西壁南側下隅。王宮城墻自南門兩側前伸，西側樓架於西側城墻前沿拐角處。閣樓下置平座勾欄，上蓋重簷歇山式屋頂，樓身透空，四週無壁，亦無隔扇裝修，簷下科拱承重，屋頂飾飾華麗。西側樓形制壯麗，結構規整，是一座很典雅的金代樓閣式建築。閣樓高97厘米、寬46厘米。

六六 佛傳故事（釋迦牟尼與諸隨侍）

此圖位於西壁南側上隅。畫面上釋迦牟尼身披袈裟，袒胸露腹，立於蓮臺之上。其左右兩側隨侍阿難、迦葉、脇侍菩薩和天王。佛像上方有八角形寶蓋和乘雲而下的飛天，其後有火焰背光和項光，腳下霞光如階，四週祥雲飛騰。佛像高39厘米，天主高29厘米，菩薩及弟子高23厘米至25厘米。榜題為“此是鹿皮人補佛經之處”。

六七 佛傳故事（飛天）

此圖位於西壁南側上隅，是釋迦牟尼與諸隨侍圖的局部。畫面所示的飛天乘雲翱翔於佛像寶蓋的右側，面部豐盈，肌肉圓潤，手托寶盤，頸帶隨身飛舞，形象、造型尚存唐、宋風韻。飛天長24厘米。

六八 佛傳故事（酒樓市井）

此圖位於西壁南側中隅。宮城南門外河水潺潺，兩岸古樹成陰。河畔建有酒樓一座，每面寬三間，單簷歇山式房頂，四向敞明，週設勾欄。樓內賓客滿座，或品茶、或飲酒、或說唱寶戲、或憑欄賞景，姿式神態各不相同。樓外側酒簾高懸，上書“野花蠻地出，村酒透瓶香”。酒樓對面亦有建築一組，形若官邸。兩組建築之間恰是繁華鬧市。街上既有叫賣各種飲食的小販，又有推車、挑擔的農夫，還有乘馬的官吏、算卦的盲人、雲遊四方的僧侶等。整個畫面熙熙攘攘，熱鬧非常，堪稱宋、金時期市井上活的生活寫真。人像高14厘米至17厘米，酒樓高86厘米。榜題為“此是青衣買七枝金蓮花之處”，“仙人報七枝金蓮花之處”。

六九 佛傳故事（梵王迎佛）

此圖位於西壁南側上隅。畫面上佛頂有寶蓋，身後伴有脇侍，梵王躬身迎接，儀衛站立其後。此處恰是一官邸門前，門內兩位官吏更見此情景，驚恐萬分，正在摘掉頭上的烏紗，以示恭讓。人像高14厘米至17厘米。榜題為“此是梵王四千里外接佛之處”。

七〇 文殊殿東壁壁畫全景

東壁中部上隅畫釋迦說法圖，兩側繪鬼子母本生和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畫面採用通景式構圖，除中部上隅繪有面積不大的說法圖外，此側畫鬼子母居住的王舍城官邸，兩側畫波羅奈國的皇宮，中部下隅畫行海水龍宮。縱觀全壁，故事情節巧妙而細緻地穿插其間，各

種人物活動於故事之中，山水交織，煙雲繚繞，情景生趣，色韻皆佳，場面頗為壯觀。東壁畫面高約345厘米，寬約1118厘米，總面積為3857平方厘米。

七一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臨朝議事）

此圖位於東壁南側中隅。畫面所示為波羅奈國的皇城宮殿，前有城門三道，遇有城牆圍護，城樓居中，垛樓分峙兩側；後有正殿、配殿、狹屋、廊廡等，高低疊置，主次分明。國王頭戴王冠，身著紅袍，腰繫玉帶，端坐於正殿中央，南側有隨從侍立。階下文武官吏分設兩班，儀衛列隊站立其側。畫家主述久居宮廷，對朝事規制瞭如指掌。圖中的壯觀場面無疑是宋、金帝王臨朝議事活動的真實寫照。國王坐高19厘米，殿內侍從高16厘米至18厘米，階下人物高20厘米至23厘米。正殿高78厘米。

七二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三文官）

此圖位於東壁南側中隅，為波羅奈國王臨朝議事圖的局部。文武官吏及儀衛分前後三排侍立於正殿階下。前排三吏皆係文職官員，均足履朝靴，雙手執笏，立於國王左側。一吏戴標冠、着官服，另外二吏戴展翅烏紗、長袍及地。其中一吏側身微躬，似在向國王奏事。人像高20厘米至21厘米。

七三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文武官員與儀衛）

此圖位於東壁南側中隅，為波羅奈國王臨朝議事圖的局部。畫面所示為侍立於國王右側的一組文武官員與儀衛。兩位文官在前，戴烏紗，舉笏躬，作交頤私語狀。三位武官居中，或戴響鑾執紱，或戴展翅烏紗佩劍。三個儀衛在後，分執扇、扇和朝天鐙。人像高20厘米至23厘米。

七四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武官與儀衛）

此圖位於東壁南側中隅，為波羅奈國王臨朝議事圖的局部。畫面所示為侍立於國王左側的一組武官與儀衛。三位武官，或戴響鑾、着武裝、帶寶劍、執斧鉞挺立，或戴展翅烏紗、着長袍玉帶、背弓掛劍、舉短兵器候日。四個儀衛華貴幘和朝天鐙站立。人像高18厘米至21厘米。

七五 釋迦牟尼說法圖（飛天）

此圖位於東壁南側上隅，為釋迦牟尼說法圖的局部。飛天手捧珊瑚寶盤，腰繫長裙，飄帶分披兩側，臨空翱翔於佛座的右上方，呈瀟灑清逸之勢。飛天長20厘米。

七六 釋迦牟尼說法圖

此圖位於東壁南側上隅。釋迦牟尼袒胸露腹，披袈裟，結跏趺坐於蓮臺之上，下置東腰須彌式佛座。佛像背後有項光和背光，兩側有阿難、迦葉二弟子、二脇侍菩薩和二天王，前面有舍利弗合掌聽經，其上有八角形寶蓋，左右飛天翱翔。佛像（包括佛座）高42厘米，菩薩高32厘米，天王高33厘米，弟子高20厘米至24厘米。

七七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王宮亭榭）

此圖位於東壁南側中隅。畫面所示為波羅奈國宮城側面的一座高臺亭榭。此建築為方形，面寬三間，四角攢尖頂，四面勾欄圍護，柱間無門窗隔扇，正面臺階蹬道由地面直達亭內，前後雲霧相襯。唐、宋之際，我國高臺建築甚衆，這在敦煌莫高窟壁畫和巖山寺金代壁畫中已得到驗證。此處壁畫就是這類建築的形象資料之一。

亭榭高61厘米。

七八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聖母廟）

此圖位於東壁南側下隅。畫面所示為波羅奈國宮城側面的一座聖母廟。廟宇建置完備，前有山門，單簷九脊頂，正面當心間簷下懸有“聖母之廟”匾額一方；左右配殿和正殿皆為重簷歇山頂；正殿前隅設亭一座，四週敞明，是供奉聖母的場所。廟宇四角有廊廡拐角相聯，整體布局仍沿襲我國四合院的規制。廟宇高91厘米。

七九 驅妖顯聖聖迹圖（觀音顯靈）

此圖位於東壁南側中隅，為驅妖顯聖聖迹圖的局部。觀世音是慈悲善良的象徵。畫面上觀世音立於雲端，側身俯視，光芒四射，正顯示出驅妖除惡的神秘力量。觀世音高39厘米。

八〇 驅妖顯聖聖迹圖（驅妖出門）

此圖位於東壁南側中隅，為驅妖顯聖聖迹圖的局部。畫面所示為一座庭院，週以欄圍圍護，妖魔盤據於此。觀世音顯聖，諸菩薩隨空而至，一神將正將妖魔驅至門外。神將妖魔高12厘米至14厘米。

八一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王宮配殿）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中隅，為波羅奈國王宮配殿。此殿三楹，四週圍廊，重簷歇山式屋頂。前為宮廷正院，後有階級可登上平臺遠眺，兩側廊廡與狹屋、垛樓相聯。廊下官吏，侍從來往，使畫面更增添了蓬勃生機。配殿高63厘米。

八二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後宮祭祀）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中隅，為波羅奈國王後宮祭祀的情景。畫面中心的高臺之上建殿宇三楹，基座與王宮殿閣相聯，但位置略偏其後，當是後宮。宮殿為重簷九脊頂，週置勾欄，前有階級，可轉折攀臺而上。殿側置一平臺，寬闊敞明。殿內宮女、侍從正在陳設供品；殿外平臺上，王后焚香祭祀，宮娥執扇圍護，仙女翩跹而降。人像高16厘米至18厘米，殿閣高119厘米。

八三 須闍提太子本生故事（仙女赴祭）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上隅。畫面所示為波羅奈國王後宮祭祀、兩位仙女乘雲而至、三位侍女捧寶盒、執羽扇護送的情景。人像高19厘米至20厘米。

八四 鬼子母本生故事（嬰兒戲耍）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上隅。鬼子母本名阿梨吒，釋曰歡喜，與半支迦樂又為婚，生子五百，甚憐憫，但每日捕食他人之子，後受佛祖教化，皈依佛法。畫面上山門半開，隱於雲霧之中。鬼子母與半支迦樂又坐在門前觀子戲耍。鬼子母抱一子側坐。嬰兒們或仰或臥，或沐或耍，自由自在，天真活潑。嬰兒高7厘米至8厘米，成人坐高17厘米。

八五 鬼子母本生故事（金翅放生）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上隅。畫面表現鬼子母與半支迦樂又因禁他人之子以備食用，後受佛祖教化而改惡從善，予以放生。不料放生時孩童全部變成金翅嬰兒而連走高飛。圖中鬼子母頭梳椎髻，身著寬袖襦衫，長裙曳地。半支迦樂又戴垂首樓頭，長袍及至腳下，腰繫軟帶，執劍作

放生狀。鬼子母與半支迦叉又高18厘米，僕從高14厘米。

八六 鬼子母本生故事（鬼吞毒藥）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上隅。畫面上山峰矗立，雲霧騰漫，羣柏拔起，金翅嬰兒沿樹梢高翔。鬼卒臂嬰未盡，望而生畏。樹高30厘米。

八七 釋迦牟尼說法圖（飛天）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上隅，為釋迦牟尼說法圖的局部。畫面所示的飛天登臺、長裙，手捧仙草，雙肩翼展兩臂而飄於身側，徐徐飛翔在釋迦坐像的左上方。飛天長23厘米，高16厘米。

八八 釋迦牟尼說法圖（護法神將）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中隅，為釋迦牟尼說法圖的局部。畫面所示為釋迦坐像右側的四位護法神將。梵王持笏奉立，兩位金剛及堅牢分別執叉、鉞、印等法器護衛。半身人像高15厘米至18厘米。

八九 釋迦牟尼說法圖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中隅。畫面中部的佛座為東頸須彌式，上置仰蓮平臺，釋迦牟尼結跏趺而坐，手作說法印，袒胸，袈裟披於兩肩。釋迦佛兩側有梵王、帝釋兩天和護法四金剛及堅牢、地祇兩神將。兩側下部有文殊、普賢二菩薩和阿難、迦葉及淨師侍。畫面下端有供養菩薩、金蓮香爐和夜叉。各像比例適度，比例得當，面形豐圓，衣著裝束合體。花冠、衣飾、佛座以及頂光上的火焰等，皆施以濃粉貼金。佛像坐高41厘米，佛座高29厘米，香爐高44厘米。

九〇 釋迦牟尼說法圖（文殊菩薩）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中隅，為釋迦牟尼說法圖的局部。文殊菩薩為釋迦牟尼的右脇侍，垂足坐式，腳踏蓮臺，手捧如意，週身環珞皆濃粉貼金，肌膚色變較甚，身後有頂光和火焰背光。文殊左側的阿難斜視凝神，虔心會意；文殊右側的天王挺胸鼓腹，持劍峙立。畫面下側為供養菩薩。文殊坐高46厘米，阿難高35厘米，天王高40厘米，供養菩薩高35厘米。

九一 釋迦牟尼說法圖（普賢菩薩）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中隅，為釋迦牟尼說法圖的局部。普賢菩薩為釋迦牟尼的左脇侍，垂足坐式，腳踏蓮臺，左手握經卷，右手拈蓮花於腹前，寬衣博帶，披垂自如，身後有頂光和火焰背光。普賢右側的迦葉恭敬而立，傾心聽講；普賢左側的天王披甲戴盔，佩劍峙立。畫面下側為手執降魔杵的夜叉。普賢坐高46厘米，迦葉高33厘米，天王高41厘米，夜叉高24厘米。

九二 鬼子母本生故事（天宮樓閣）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上隅。雲霧之中有天宮樓閣一組，基座式樣不詳，僅見建築上部。主殿與配殿重疊九層頂，山門與披屋簷蔽山或懸山式頂，營造規整，吻獸齊全。惟享亭的歇山頂向前，別具一格。整組樓閣高62厘米、寬68厘米。

九三 鬼子母本生故事（龍宮赴宴）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下隅。畫面上東海龍王邀鬼子母龍宮赴宴。海水滔滔，龍王與侍女們在平臺迎候。龍宮

內侍史、宮女忙個不停。鬼子母應邀前往，侍從七八人執官扇、托幼子、抱嬰兒尾隨其後。鬼子母腳踏流雲已逼近海面，舉目眺望，對面龍宮就在眼前。人像高15厘米至23厘米。榜題為“此是四海龍王接鬼子母意信並下落去處”。

九四 鬼子母本生故事（龍王迎候）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下隅，為龍宮赴宴圖的局部。畫面所示為龍宮廳廡的前廊，平臺廣闊，四週欄圍護，欄下水浪滔滔。龍王頭戴冠冕，身著朱裳，捧圭出迎。兩位宮女執幡侍於其側。人像高15厘米至19厘米。

九五 鬼子母本生故事（鬼子母赴宴）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下隅，為龍宮赴宴圖的局部。畫面上鬼子母着帝后裝，高髻、鳳冠、紅裳及地，手執圭而前行，眼神似在眺望龍宮。左右兩位宮女持扇陪侍，乳母、侍從抱了托嬰尾隨其後。乳母花冠高髻，披帛白兩肩垂下。宮娥、侍女或高髻、或雙髻、或驚鵲髻，襦衫細帶，裝束素雅。遠處古樹之下幾位幼兒正在戲耍。海水滔滔，流雲滾滾，宛若仙境。人像高15厘米至23厘米，樹高63厘米。

九六 鬼子母本生故事（宮中宴樂）

此圖位於東壁北側中隅。畫面雲霧之中繪王舍城宮殿，山門、配殿、後堂皆備。當心矗立樓閣一座，為重簷十字歇山頂。樓閣內鬼子母頭梳椎髻，身著褙衫長裙。丈夫半支迦叉戴軟角幞頭，腰繫玉帶，長袍及地。二人對坐飲酒。左右兩側宮女執扇侍候，奉食奉酒；後堂樂伎彈奏阮咸，供其享用。畫面下側有一個龐大的宴樂場面，翻騰的雲霧之中十幾個神將鬼卒撕殺在一起，刀槍劍戟，戈矛鏢叉上下飛舞。所惜刻蝕嚴重，將卒細部不易窺見。人像高13厘米至17厘米。

九七 鬼子母本生故事（水推磨坊）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中隅。山前水畔有磨坊一座，片石為基，茅草蓋頂，週設柵欄，機輪、磨盤裝置其中，水推磨旋，構造奇巧。正值磨麵之際，磨坊內二人忙於操作，箕帚不停。另外一人似為女性，正將磨好的麵粉用篩倒入筐內。三者皆着長衫，但頭戴各異，一為軟角幞頭，一為長帶幞頭，一為覆巾。磨坊側面的一座草棚之內設有春米機具，有木梯梯與磨坊貫通。機具裝置簡陋，石底盤上鑿白坑。上置平行木桿，機間立矮柱，內端裝杆，上下與白坑垂直。木桿外端與水動機輪上的橫桿相聯。當水流驅動機輪旋轉時，平行木桿上下擺動，石杵彈存於臼內，穀穗自然脫落。畫面所示的這種磨麵、春米的機具，構造簡陋，便於操作，為我國古代磨麵、春米的傳統方法。在佛教壁畫中出現如此真實的社會生活畫面，尤其難能可貴。人像高15厘米至17厘米，磨盤直徑12厘米。

九八 鬼子母本生故事（深山遇仙）

此圖位於東壁北側上隅。畫面上奇峰陡峭，山崖如削。懸巖下部的洞門半開半閉，鬼子母正率衆出行。洞門外，一位官吏乘馬至止，遇見鬼子母遂下馬拜見。侍者牽馬等候，聞身後有鬼卒響動，轉頭回視。整幅作

品山石雲霧作襯，人物組合適度，衣飾柔麗，線條精煉，情態畢肖，神韻可見，是巖山寺金代壁畫中的上乘佳作。人像高17厘米至21厘米，馬高18厘米。

九九 鬼子母本生故事（鬼卒歇息）

此圖位於東壁中部上隅。畫面繪山澗之中，松柏青翠，雲霧繚繞。鬼卒于此歇息，或依於崖下，或踞於獸背、或坐頑石、或蹲地面，手中刀槍伏地，遇身精疲力竭。鬼卒下側有一神將，戴武冠、着鈎甲、執兵器，乘馬騰雲至此，好似要向鬼子母傳達天宮的旨意。神將、鬼卒坐高18厘米。

一〇〇 水月觀音圖

此圖位於東壁北側上隅。畫面上山崖疊置，溪流成潭。觀音菩薩顯像其中，外側伴有光環。菩薩倚山石結跏趺坐，着花冠，環珞、帔巾、飄帶纏於週身，風度調雅，安祥自若。神將、鬼卒至此，隔水施禮，虔誠恭敬。觀音坐高21厘米，神將高15厘米。

一〇一 釋迦牟尼說法圖

此圖位於東壁北側上隅。畫面中心繪方形束腰疊蓮式佛座，釋迦牟尼結跏趺坐，作說法印。佛像左右兩側有弟子、菩薩和護法金剛相隨。由於屋頂漏雨，泥水滲漫，致使壁畫色澤模糊不清。佛像坐高33厘米，弟子及諸隨侍高24厘米至28厘米。

一〇二 鬼子母本生故事（農夫趕雞）

此圖位於東壁北側中隅。畫面上山石青翠，雜樹交蔭，一股清流自峽谷傾瀉而下，拱橋一座橫跨其上。溪流旁邊的山間小徑上有一黑色驢子，背負駄筐，正小心冀冀地行進。一位農夫頭戴涼帽，着短袂，束腰帶，挾長柄雨傘尾隨其後。秀麗的山間景色中清幽之趣油然而生。農夫高15厘米，驢高10厘米。

一〇三 鬼子母本生故事（官吏遊騎）

此圖位於東壁北側中隅。畫面上雲霧繚繞，灌木若林，花草蔥鬱，枯樹橫伸。兩位官吏頭戴軟角幞頭，着長衫，遊騎共間。侍者牽馬前行。官吏高18厘米，馬長17厘米。

一〇四 鬼子母本生故事（二驢荷重）

此圖位於東壁北側。畫面上層疊疊嶂，雲霧掩映。山間小徑上有兩頭毛驢荷重前行。趕腳者頭戴軟角幞頭，身着長衫，護衛着驢背上的重物而進。人像高15厘米，驢高12厘米。

一〇五 文殊殿北壁西次間壁畫全景

北壁西次間壁畫繪於窗檐下。畫面表現了五百商人入海求珠、遇海嘯狂濤、風暴罹難的故事。羅刹國，食人之鬼所住處，在大海之中。《法華經·普門品》載：“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飄飄羅刹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稱人等皆得解脫羅刹之難。”壁畫上有航海遇難、海濱迎客、囚犯待赦、觀音普救等情節。北壁西次間畫面高約188厘米、寬約377厘米，總面積為709平方厘米。

一〇六 五百商人風塵羅刹國故事（海市蜃樓）

此圖位於北壁西次間窗檐下。海市蜃樓，實為海上

霧氣騰時，因光線折射而出現的一種奇異景觀。畫面上匠師們用淡墨白描的手法，在海面上繪出數間樓臺一組，比例精當，透視準確，門廡、迴廊、平臺、高閣、階級、抱廈等無不完備。這幅壁畫不僅是我國金代繪畫中的精美作品，也是我國古代建築圖樣中的一則藍本。樓臺高23厘米。

一〇七 五百商人風塵羅刹國故事（航海遇難）

此圖位於北壁西次間窗檐下。畫面上繪一艘海船正在狂風巨瀾中傾覆，桅杆折損，風帆飄至一方。衆商人與船夫奮勇搶險。商人多戴幞頭或巾，身着長衫。船大多着短衫，繫腰帶，牽繩持篙，轉動船舵。天空中翻滾的烏雲恰與《法華經》中“假使黑風，吹其船舫”的記載相吻合。這幅畫無疑是研究我國古代遠洋船舶的極為重要的形象資料。船長40厘米。

一〇八 五百商人風塵羅刹國故事（門前迎賓）

此圖位於北壁西次間窗檐下。據《西域記》載：“今之錫蘭島，往昔為五百羅刹鬼女所住處。”畫面上繪門樓一座，烏頭門扉兩扇，階級僅及一半。羅刹鬼女飾為絕美婦人，着花冠、紅衫、白裙，迎賓於門側。幾位商賈至此，蓋簾自投囚籠。人像高14厘米至17厘米。

一〇九 文殊殿北壁西稍間壁畫全景

此圖位於北壁西稍間內壁之上。畫面上樓閣層疊，形若仙境，實為羅刹國鬼女食人之所。商賈，船夫航海遇難後，被巨瀾衝擊至此，遭到羅刹鬼女拘禁，或綁於標樁，或囚於階下，或囚於樓閣之中，然後逐一將被羅刹鬼女食之。樓閣內外商賈、船夫的活動多係墮落仙境和祈求饒命之舉。畫面右上方有觀世音普救顯靈，商賈、船夫始得解脫。觀世音高28厘米，人像高13厘米至16厘米。西稍間畫面寬約120厘米、高約345厘米，總面積為414平方厘米。

一一〇 五百商人風塵羅刹國故事（商賈被囚）

此圖位於北壁內稍間中部右隅。畫面流雲之下有獄干一所，傍依樓臺，掘地而成。獄干週置籬笆，自地通而入，兩側築以瓦屋，內置標樁若干。商賈、船夫六人被捆綁在廊柱和楹柱上待斃。人像高7厘米至8厘米。

一一一 五百商人風塵羅刹國故事（敵樓與白霧屋）

此圖位於北壁東稍間中部左隅。白霧屋是在城牆戰棚和敵樓上用於瞭望的小窩棚。《武經總要》載：“凡城上皆有女牆，每十步及馬面上皆設敵棚、敵廬、敵樓……，樓之上有白霧屋。”畫面上城牆垛口可見，敵樓木構，每面立柱四根，其上密複覆土，石灰泥之，白霧屋置於當中，與文獻記述吻合。敵樓高20厘米，白霧屋高11厘米。

一二二 五百商人風塵羅刹國故事（民宅門廡）

此圖位於北壁東稍間下部左隅。塔院下部左側緊鄰民宅，宅內堂屋因畫面早毀已不得見，僅留門廡一廡，尚且完好。門廡為懸山頂，前後均越出牆外，簡板瓦頂，椽飛齊備。一男子頭裹軟巾，身着坎肩，坐於其側，雙手捧碗。其下側有一身着紅衣的幼兒。男子坐高14厘米。

一二三 文殊殿北壁東稍間壁畫全景

北壁東稍間內壁繪城中的塔院一所。塔院前設山門，

平面作“凸”字形，週設殿閣迴廊，七級寶塔矗立其中。塔平面為八角形，底層四向各凸出抱厦三楹，其上平座、勾欄、屋簷、塔身皆備，至塔頂為重檐八角攒尖頂，椽飛、脊獸、簷椽、溝滴和椽頂寶刹等皆施以璽粉貼金。寶塔形制壯麗，結構嚴謹，墨線工整，色調典雅，是研究我國宋、金時期古塔的珍貴資料。塔週圍還設有迴廊、庭院、白露臺，當空繪有觀世音菩薩造像。塔高261厘米，觀世音像高34厘米。北壁東梢間畫高約345厘米，寬約150厘米，總面積為518平方厘米。

一一四 文殊殿南壁東梢間壁畫全景

南壁畫面多已不存，僅留東梢間一鋪。繪畫內容除雲氣外，還有釋迦說法、天宮樓閣和供養人等。南壁東梢間畫面寬約130厘米，高約345厘米，總面積為449平方厘米。

一一五 釋迦牟尼說法圖（寶蓋）

此圖位於南壁東梢間中部，為釋迦牟尼說法圖的局部。寶蓋為釋迦牟尼坐像頂上的裝飾物，形如塔頂，四角頂尖，上有寶刹，下有綵線飄帶。祥雲繚繞，寶蓋放光，呈佛法神妙之象。寶蓋高31厘米、寬35厘米。

一一六 供養人像

此圖位於南壁東梢間下隅。畫面繪供養人一排，可見者十二人，均戴幞頭，着圓領窄袖長袍，雙手合十作供養狀。各像左上方原有楷題姓名，今字迹漫漶不清，僅留墨痕而已。人像高19厘米至20厘米。

一一七 釋迦牟尼說法圖（釋迦坐像）

此圖位於南壁東梢間下部，為釋迦牟尼說法圖的局部。畫面上釋迦牟尼趺坐內跏，右袈裟，袒上胸，腰帶腹前打結，手作說法印，經趺坐於佛座的仰蓮平臺之上，神情慈祥。佛像背後有頂光和背光，左右兩側有弟子和菩薩協侍。佛像坐高39厘米。

一一八 釋迦牟尼說法圖（迦葉與脇侍菩薩）

此圖位於南壁東梢間下部，為釋迦牟尼說法圖的局部。迦葉與脇侍菩薩立於佛像的左側。迦葉著袈裟，身體微躬。菩薩捧瓊瑤，側身脇侍，衣襟、花冠上施以璽粉貼金，富有立體感。迦葉高28厘米，菩薩高43厘米。

一一九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此幢位於巖山寺水陸正殿道址前左隅。經幢曾一度傾倒，基座底盤和幢刹已失，僅存仰覆蓮瓣腰、八角幢身和幢蓋。幢身刻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記》，其中“當大宋元豐二年歲次己未十月一日丙申時建立記”的銘文，不僅點明了經幢的雕造年代，而且還是研究此寺肇始年代的有力證據。此幢殘高190厘米，其中座高45厘米，身高100厘米，臺高45厘米。

一二〇 繁峙縣慶院水陸碑

此碑位於寺內水陸正殿月臺東側，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鑄造。碑為龜首圓首，身首一石鑿成。碑額正面淺刻一佛二菩薩，碑額背面淺刻一佛像。碑身正面水陸記文的大意為：宋、遼之際，這一帶多為兵家爭戰之地，為超度陣亡戰士，故設水陸道場，繪製正殿壁畫，結以善緣，寺名靈慶院。此乃研究寺史沿革的重要記事碑文。碑身背面刻有金正隆二年靈慶院興工之際，大邑

社長、小邑社長、管社人、都維那、命工圖書聖像維那人和布施者姓名。另外，還有管境鳩施主、木匠都料、小木匠都料和匠師的姓名。其中“御前承惠畫匠王述”的姓名，又見於文殊殿西壁墨書題記之中，這就為研究巖山寺壁畫的時代、作者和藝術價值提供了極為重要的依據。此碑全高158厘米，其中座高46厘米，身首高112厘米。身首寬69厘米、厚11厘米。

一二一 石刻八棱形香爐臺柱

臺柱存於文殊殿內佛壇之上。香爐基座與仰銜不存，僅留束腰臺柱。柱身分八面，上下邊沿線刻石榴、荷花、捲草等圖案。柱身的八個側面中，除一個側面淺刻一幅供養菩薩像外，其餘七面均刻有施主、院上、匠師的姓名以及香爐建造的時間“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九月二十三日”。在銘文中還刻有一行小字：“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植松樹人李旺、李□記”。這恰好提供了巖山寺內現存的三株古松的準確種植時間。臺柱高33厘米，直徑為24厘米。

一二二 石雕獅子幢座

幢座為石幢基座殘段，圓形東腰，週雕石獅四軀，間距不等，造型手法與五臺山尊勝寺宋代轉座上的石獅仿佛，當是宋、金遺物。幢座高21厘米、直徑49厘米，獅獸伸出8厘米至9厘米。

一二三 石雕拂菻獅香爐

香爐現存於文殊殿內的佛壇之上。平臺上雕石獅一軀，項戴銅鈴，張口若吼。旁側有一頭部殘缺的拂菻，雙手握繩繩，作牽引狀。獅背雕仰蓮平臺，當心鑿坑製成香爐。石獅造型與山西晉城王皇廟殿頂脊上的金製獅子近同，故應為宋、金時期的遺物。香爐高41厘米，獅子高30厘米、長30厘米。

一二四 特賜廣濟大師塔

此塔原在山脚塔坪，後因傾倒而移至寺院中保存。塔基不全，塔刹缺仰蓮和覆鉢。全塔口前僅存平臺、塔座、塔身、塔簷和塔刹。塔刹為圓錐形。塔簷為八角形，雖有瓦隙，八條檐脊上各雕石獅一軀，伏臥式，體形健美，神態生動，刻工純正。塔身為八棱形，上部線刻佛像、尊、樂伎六身，刀工嫺熟。塔身中、下部刻有大段銘文，其中有“大定（元人制改為“元”）二十三年十月十日建”的時間記載。塔座為圓柱形，側面淺刻仰蓮紋。平臺亦為八棱形，側面淺刻人物、建築圖案，頂部剔地刻纏枝牡丹和蓮花圖案。該塔殘高200厘米，其中塔刹高51厘米，塔簷高29厘米，塔身高74厘米，塔座高26厘米，平臺高20厘米。塔簷直徑116厘米，平臺直徑91厘米。

一二五 石雕仰覆蓮臺柱形香爐

香爐現存於寺內文殊殿的佛壇之上，為東殿臺柱形，四面剔地雕臺門像龕，龕內各有造像一軀。正面雕力士像，龕邊刻有“皇帝萬歲”“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記”。力士像的左側面為供養菩薩像，背面為金剛像，右側面為人王像。香爐的底座與爐口為圓形，雕仰覆蓮瓣。香爐高56厘米，口沿直徑33厘米，底座直徑34厘米，束腰

寬17厘米。力士像高17厘米，供養菩薩像高24厘米，金剛像高17厘米，天王像高19厘米。

一二六 石雕力士八棱形柱礎

柱礎現存於寺內馬王殿。柱礎為八棱形，分上下兩層。下層為基座，各面剔地鏤雕壺門和獸面一軀，造型古樸犖狽。上層疊枋束腰，各棱雕力士一軀，均肩負礎盤，結半跏趺坐，袒露上身，軀帶披於兩肩，形體健美，神情逼真，堪稱宋代石雕中的佳作。礎高21厘米，下層直徑41厘米，上層直徑25厘米，力士像坐高8厘米至9厘米。

一二七 石雕獅子八棱形柱礎

柱礎現存於寺內伽藍殿。柱礎現為兩層，下層為八棱形，八個側面的壺門內剔地雕刻花卉、跑獸等圖案，壺面綫刻捲草紋。上層為圓柱形，週緣八鐮石獅，獸面向外，雕工純正，造型手法皆具宋風。柱礎上原有的礎盤已失。柱礎殘高21厘米，下層直徑39厘米，上層直徑24厘米。

一二八 石雕花卉覆盆式八棱形柱礎

柱礎現存於寺內馬王殿。柱礎為八棱形，分三層疊置。下為基座，由底盤、趾脚壺門和上沿合成。中為礎盤，八個側面刻壺門，門內有荷花、牡丹圖案。上為蓮瓣覆盆式柱礎，頂部中間鑿一坑，構成穩固柱身的印制。依其形制，柱礎應是當年舉行法會和水陸道場時臨時裝置法臺和樂棚的設施。柱礎高30厘米，基座直徑58厘米，礎盤直徑37厘米，柱礎直徑31厘米。

一二九 石雕花卉獸面八棱形柱礎

柱礎存於寺內馬王殿。柱礎為八棱形，分四層疊置。底盤之上雕趾脚壺門，內刻蓮花或獸面。再上疊枋收刻三層，製成礎面。柱礎應是當年設置水陸道場時可以移動的一種礎石。柱礎高33厘米，底盤直徑63厘米，礎面直徑31厘米。

一三〇 石雕獅子覆盆式八棱形柱礎

柱礎現存於寺內伽藍殿，為八棱形，由基座、礎盤和柱礎三部份疊置而成。底盤上雕趾脚。礎盤上每個側面雕壺門各一，正面壺門內刻石獅一軀，餘皆用基座隱起的刀法雕花卉圖案。其上置覆盆式柱礎，蓋雕蓮瓣。柱礎的圖案和刀法皆具宋風。柱礎高33厘米，基座直徑63厘米，礎盤直徑42厘米，柱礎直徑31厘米。

一三一 石雕獸面仰覆蓮瓣形香爐

香爐現存於文殊殿內的佛壇之上。香爐形如鐘，平面圓形，基座和爐口為仰覆蓮瓣式，腹部若鉢，四向雕獸面各一，手法粗樸。依其造型，當是明物。香爐高34厘米，直徑22厘米。

一三二 石雕圓柱形燈臺

燈臺現存於寺內馬王殿，為圓柱形，由基座和臺身組成。臺身綫刻蓮瓣為飾，並刻有銘文“杜地香謹獻上燈臺一具”。臺面雕一小坑，油燈可安置其中。燈臺高26厘米，基座直徑21厘米，臺身直徑11厘米。

一三三 鐵鑪

此鑪現存於文殊殿內的佛壇之上。鑪身刻有記述施

主、工匠姓名和鑄造時間的銘文，其中有“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準確時間記載。鑪高37厘米，鑪口直徑53厘米，鑪壁厚2厘米。

一三四 巖山寺伽藍殿全景

此殿為巖山寺內的東配殿。殿內原來供奉護法伽藍十八神像，故名。伽藍殿為三間懸山頂，進深四椽。殿身前簷當心間開門，兩次間設窗。該殿明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重建，樑架上墨書題記尚存。清代又對此進行過補葺，故門窗、瓦頂皆為清制。此殿通面寬1103厘米，總進深648厘米，高745厘米。

一三五 巖山寺地藏殿全景

此殿為巖山寺內的西配殿。殿內原來供奉地藏及十殿閻君像，故名。地藏殿或閻王殿。地藏殿為三間四椽懸山頂，臺級較矮，前簷設門窗。殿內樑架上墨書題字“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四月初一日重修”。清代又對此進行過補葺，故瓦頂、部份檁枋構件已改為清制。此殿通面寬1125厘米，總進深665厘米，高728厘米。

一三六 巖山寺馬王殿全景

此殿位於巖山寺文殊殿東側。殿內原來供奉馬王神像，故名。馬王為風俗神祇，非佛寺所奉，清代入巖村民眾為保佑家畜平安而在寺內建殿供奉此像。馬王殿為四間四椽懸山頂，三間奉馬王神，一間奉土地神。殿身結構簡單，設中柱一列，前後雙步樑和單步樑承重，略如“穿科式”。殿內塑像不存，後壁當心間清人繪有馬王及侍者像。殿內保存的幾個宋、金時的柱礎和明代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的記事碑文，均是研究巖山寺變遷的可靠資料。此殿通面寬1220厘米，總進深650厘米，高700厘米。

一三七 馬王殿東壁畫全景

此圖位於馬王殿東壁當心間，畫面繪馬王及侍者像。馬王尊稱馬祖，房星也。《周禮》中便有“春祭馬祖”的記載。圖中的馬王坐式，頭部為鸞髻，三目，滿顴顴，身着紅袍，烏履，綠飄帶，六臂並用，上部兩手持刀、中部兩手持鞭、下部兩手持劍，神色珍華。馬王兩側有侍童各一，捧盤侍奉。壁畫繪於清代。畫面高為155厘米，寬為278厘米。馬王高150厘米，侍童高114厘米至116厘米。

一三八 巖山寺東旁門全景

此門位於巖山寺中院東側和伽藍殿南隅。東旁門為牌坊式，小三間中明間凸起，設中柱一列，裝壁板 and 門扉，前後施以欂櫨，上置懸山頂。簷下當心處懸清製“巖山寺”豎匾一方，字體勁秀，刻工精細。旁門寬520厘米，高570厘米。

一三九 巖山寺東側鐘樓

鐘樓位於巖山寺東側，兩側與圍牆相聯。樓下碑基甚高，設有券洞，闕為寺之便門。清末山門毀壞，便門實際上就已成寺門。鐘樓旁側有古松一株，與寺內另外幾株古松無異，同為金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所植，迄今已八百餘年仍枝柯崢嶸，生機盎然。鐘樓高823厘米，松樹高1150厘米。

一四〇 寶藏寺圓覺殿

此寺位於山西省繁峙縣城東南30公里處的中莊寨村南隅。金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2年）重建，明萬曆年間補葺。清末以來，寺宇頹敗，山門、後殿及兩廂房舍皆毀，僅存金建圓覺殿。該殿面寬三間，進深兩間，單簷歇山頂。殿前設月臺，殿週施簷柱四根，柱上施科拱來承托屋簷和樑枋。殿內樑架露明，皆為金代遺構。殿頂脊歇經明代補配，現已殘損。臺基毀壞，裝修已失。經勘察設計，擬遷至巖山寺後殿基址上復原保存。此殿通面寬120厘米，總進深746厘米，高1015厘米。

一四一 圓覺殿鸞吻

鸞吻位於殿頂正脊兩端，為捲尾式，毛髮若流雲。上沿呈火焰狀，耳後牛足，捲尾甚小，與官式作法異趣。胎質為紅膠土，施黃綠釉色，釉面脫落較甚。鸞吻高139厘米，寬104厘米，厚23厘米至29厘米。

一四二 圓覺殿西南翼角結構

翼角結構是反映建築時代特徵的重要方面。圓額出頭處砍裂捲簷，始於金代，開創了後世菊花頭和九分頭之先河。此翼角的轉角鋪作最上一跳設拱頭代替耍頭和由昂，有類平座科棋轉角處結構。轉角翼出較大，但翹起甚微，平直古樸，不失宋、金建築的風格。如需查找圓覺殿建築構件的尺寸，可參閱本書所載的實測圖部份。以下各條均同。

一四三 圓覺殿前簷結構

柱頭施欄額和普拍枋，其上有材拱承托簷檁、椽飛和屋簷。欄額插入柱頭之內，上下與普拍枋疊構，斷

面成“T”形。科枋為四鋪作、單抄，拱頭上有令拱與耍頭相交承簷檁，再上面布椽飛和望板，着頭裝連簷瓦口，鋪蓋溝頭、滴水和筒板瓦。柱中心向外簷出總長176厘米。

一四四 圓覺殿後簷科枋尾部結構

柱頭科枋與樑架構成一體，是我國早期建築的特徵之一。該殿亦然，柱頭科枋後尾華棋一跳置於樑下，令枋與樑枋十字搭交，樑端製成耍頭，使其構成一個整體。補間科枋與令拱相交者內外皆為螭蚌形耍頭，上承羅漢枋，枋端插入樑枋之內，結構簡潔合理。

一四五 圓覺殿樑架結構

圓覺殿內不設金柱，四椽枋直接搭在簷柱之上，即宋《營造法式》規定的“四架椽屋通簷用二柱”的作法。丁枋後尾直接搭在四椽枋腰間。平樑由蜀柱、合栱和舉間科枋支撐，兩端設托腳。平樑上有侏儒柱、繖背、大叉手承荷。全殿樑架構造簡潔，金制碧存。

一四六 圓覺殿轉角結構

圓覺殿山面中柱上施丁枋，出際草架柱子和承椽枋置於其上，外端壓在科枋之上，內端與四椽枋搭交。轉角處施斜跨一間的抹角樑，上承大角樑後尾、平樑與承椽枋交點。

一四七 圓覺殿山面樑架結構

圓覺殿山面牆上設柱頭、補間和轉角科枋。中柱上施丁枋，出際草架柱子和承椽枋置於其上，外端壓在柱頭科枋之上，內端與四椽枋搭交。轉角處施兩根抹角樑，上承大角樑後尾、平樑與承椽枋交點。

〔附錄一〕

墨 書 題 記 (錄文)

一 文殊殿壁畫墨書題記 (金)

首□□□□□發誠心 誼捨淨財 願畫西壁□諸人姓名如後 趙圓□母段氏 霍廟韓氏王政高氏 母王氏李海母王氏 李王氏博德母馮氏 王氏司彥母侯氏 任母侯氏王贊母邢氏 霍海母淨氏侯善李氏 郭母李氏王舉張氏 何王氏張傳氏 邢張氏厚李氏 王母氏李原劉氏 溫史氏霍平氏 陳慶劉氏王趙氏 張圓李氏范高氏 王茲楊氏楊崇陳氏 王琮侯氏 大定七年前 二十 八日畫了 蓋嘉院普 畫匠王達年陸拾捌 並小起王輝王瓊 福喜潤喜

〔按〕壁畫墨書題記位於文殊殿內西壁上沿橫向墨框之內，共計25行、195字，記述了布施人、壁畫完工年代和畫師姓名，是研究該寺壁畫極可信賴的依據。

二 文殊殿東次間四椽袱題記 (元)

皇帝萬歲太子千秋國泰民安常轉法界有情者同登覺岸者矣

三 文殊殿西次間四椽袱題記 (元)

尙大元國延祐二年庚辰月甲子日重建發造主僧 和講主 仁講主 讀講主 主講主 門人智祿 智信 智海 智進 都料莊成 劉瑞男劉先 本村王仲恩男王彪□□□

四 文殊殿後槽大額枋題記 (元)

功德主上浪潤提領石漆妻陳氏男長君 石榮妻田氏男 然 石妻顧氏男存 施栗伍拾碩 功德主俗堡村社長楊青妻陳氏男 新婦……柏谷驢使縣堂案 王 男 鹽使鄭元慶 楊 男 施 壹碩 本村都維那北社周仲 周 安……南社……

〔按〕上述(2)(3)(4)項，乃元代修葺文殊殿時新更構件上之留題，字體相同，墨書陳舊程度無異，構件形制與金代遺物顯然有別，乃元人墨迹。

五 伽藍殿 (東配殿) 明間樑枋題記 (明)

尙大明萬曆貳拾陸年玖月初壹日吉時建立吉祥如意誌

六 地藏殿（西配殿）北次間樑枋題記（明）

萬曆四十七年起闕王會積米七斗九升至天啓七年共八年乃積穀子七十八石二斗崇禎元年四月初一日重修西
殿趙勝鳳李計秋……（共12人）會首范壽祿吳仕 木工李國柱郎汝奇郎汝林李桐李懷石匠王漢苛」

(附錄二)

雕 造 銘 文 (錄文)

一 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記(宋)

□謀婆鐵□帝坦□路枳也吠囉 底尾始瑟吒野□馱野婆□□ 恒竹也□□□馱野婆麼 多縛婆娑婆
□囉拏……」(經文共計15行，大都漫漶不清) 維大宋國代州界繁峙縣威寧鄉天延村第一等稅戶厚延吉妻王
氏姪男文政，妻王氏姪男文福妻耿氏□□王氏見男再昌新婦陳氏弟福德福善姪德澄新婦白氏 郭留迴軍郭
□陳留□□德□□合家各發願□持捨淨財命到匠人賈記造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一座奉為□亡過父母及
伯叔□嫂六□眷屬承□□聖□□報□四恩下□□□及法界冤親一切有情者同生淨土更□合家□□大小無
災□□□種□音歲歲而貢□和合一切時中並皆如意□□田產□□餘□□牛四十頭 羊二百餘口 □□
□□三頭□□□ 寶□□書□□□□□□□□□□ 崇大宋元豐二年歲次己未十月一日丙申時建立記」

[按] 此幢平面為八角形，有基座、幢身、幢蓋和寶剎，早年傾倒後基座構件不全，寶剎已失，刻文多已漫漶不清，目前已經安裝於寺院內東隅。經幢殘高190厘米，其中座高45厘米，身高100厘米，頂蓋高45厘米。經幢題名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記”。

二 石雕仰覆蓮瓣臺柱形香爐銘文(宋)

皇帝萬歲」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記」

[按] 香爐東腰平面為方形，基座及爐口為仰覆蓮瓣式。爐身四面皆雕壺門式像龕，內置力士、菩薩、金剛、天王像。正面龕側銘文如上。香爐高56厘米，基座直徑34厘米，口沿直徑33厘米，現存文殊殿內。

三 石刻八棱形香爐臺柱銘文(金)

天延村維那厚父」等持捨淨財共 施香炉一所永 充供養今具諸人捨施如後 李旺 厚父 厚德 趙全 李道 劉聚 劉榮 陳慶 伏願本村大小 無災 菩薩加 持 大定七年九 月二十三日建 院主 僧惠 辯 石匠李浩 』

[按] 香爐平面為八角形，基座及爐口皆不存，僅留東腰八棱形石柱，銘文刻於週身，正面鐫刻供養菩薩一軀。柱高33厘米，直徑24厘米，現存寺內文殊殿。

四 植樹題記（金）

正隆元年栽松樹人李旺李□記」

〔按〕植樹題記刻於八棱形香爐臺柱銘文的第十一行至第十二行之間，字體較小，亦不規整，蓋是香爐銘文鑄成以後補刻的。

五 特賜廣濟大師之塔銘文（金）

佛頂尊勝陀羅尼啓彌□□□□□」稽首千葉蓮花藏金國□□尊勝王」為滅七返傍生難灌頂□□□□
□」八十萬億如來傳願舒金手摩我頂」流通變化濟含靈□我一心常讚誦曩謨婆伽維帝但□路樹也鉢囉□」
尾……」（經文共37行，剝蝕嚴重）

大定（後改鴻大元）二十三年十月十日建……」

本村陰陽人□□」……見男崔棘□□□□□」本村匠人李周」

五臺山大華嚴寺真容菩薩院下墜」州管内靈崑院特賜紫衣僧正子善」門人」講主宗顯講主宗成」講主宗敬
講主宗朝宗整」

〔按〕此塔平面為八角形，有基座、塔身、塔檐、寶剎四部份組成，原存山腳塔坪裏。後塔坪遭毀，惟廣濟大師塔獨存，但已傾倒，村人移至寺內看管。今基座不全，剩下覆鉢已失，尚有部份裝置留存寺院西側。塔殘高200厘米，其中座高4厘米，身高74厘米，塔檐高29厘米，剎高51厘米。塔身除刻有塔銘和陀羅尼經外，上部約三分之一鐫刻彌陀佛和樂伎，分別坐於蓮臺之上，彈奏琵琶、笙、弦、管、排簫等，面相圓潤，線條流暢，宋風依然。所借風化嚴重，兩尊雕像已不可辨認。塔之建年，原刻“大定”，後人改刻“大元”，遺迹尚可窺見。

六 鐵鑿銘文（明）

平遙縣西城里王現妻武氏」王琮馬氏……」介休縣張原里楊右陳氏」王里里王從智」李祥田……」

圓通寺宗泰 竟能 悟開……」

正德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汾州匠人齊文秀郭氏男」齊瑞齊璧」

繁峙縣天延村靈崑」寺僧晉洪助緣僧」明川……」功德主潘正范世賢……」

〔按〕此鑿存寺內文殊殿佛壇上。鑿高37厘米，口徑53厘米，壁厚2厘米。

〔附錄三〕

碑 文（錄文）

一 繁峙靈巖院水陸記碑正面碑文（金）

竊夫水陸是大因緣昔者阿難見其面□免生惡趣梁武帝夢僧告「作水陸救拔幽明誌公勸帝廣尋經典親製儀文金山始□冥陽□慧燈照燭普遍三界萬靈甘露霑羣生演洪濟之梵儀□□涼」之聖像乃知福地俱有善心欲傳畫樣規模永作仁祠供養必□信士詣結良因丹青已定於意前凡聖遂分於筆下妙相法身固然應物而現形幽魂□滯魄何用惡聲而出爾願諸衆生悉登大方□廣佛十地十迴向與是檀越同獲阿耨多羅三藐菩提果」

伏以衆法教通水陸未興梁武帝親製儀文始建道□場設祭事捨金山寺茲教法行於諸處所致有干戈是匿不傳至□唐英公禪師異人告指儀文求度羣迷於義躬闡鴻教然後布「行天下太宗為經戰陣之所立寺薦救陣亡之士何況此邦乃□平昔用武爭戰之地暴骨郊原沉魂滯魄久幽泉壤无所憑依」男觀女觀嗟汨垂彈豈不傷哉」

極感厚人矜憫一方相糾命工圖像凡繪水陸一會故以斯緣「留意資拔極樂彌陀一念洪明各減罪恒沙約其費施上助善」提之因下拔沉輪之苦信善之士回視平昔結習是非口業薄「惡過行恐懼涕泣思欲一惡善緣咸遂洗滌茲乃如來設教之」根本也後人詳此因緣之本末遂知前人之旨意他方近里參「斯聖賢志發虔誠資近薦逮永永處事而不墜也」

繁峙靈巖院水陸記碑背面碑文（金）

大邑社長姚良 張德 陳貴 郭旺 郭巨 □京 任俊 張圓 □斛全 李肇 張善 侯京 傅羊 侯肇
李□ 張俊 侯選 任父□ 張順 張寶 侯寶 趙全 司善 張雲 王福 王琮 李忠 梁順□傅厚
傅琮 張林 李琮 李秀 李福 祁現 霍演 張父□ 安泉 李貴 陳良 斛楊 □釗 王往 延皆
□□□

管社人侯善 張京 王善 □□ □□ □□ □□

小邑社長張全 李泉 張宗 李滿 胡方□□ 李仙 李圓 厚寶 霍京□ 劉普 孫保 □□ 李京
□□ □□ □□ 李文 霍枯 厚立 厚父 李才□ □琮 霍海 孫景 厚雲 傅善 王山 □常
李志 張山 張客 厚景 厚容□ 張本 張浩 孫現 厚演 李寔 霍□ 閻高留 閻榮琮 霍水口
霍□槽

管社人李儀 李旺 呂貴 趙同

命工圖畫聖像維那人三會村尚教練弟□郎費一百余石

都維那孫和弟孫嚴費三百余石 胡俊 斛榮 李紀 李儀 厚琮 趙圓□各費一百余石 李德 李旺各費

七十餘石 侯肇 王壽各費五十餘石 祁順 厚興各費四十餘石 段善 張顏 厚全 李滿 王□ 劉成各費三十 餘石 天台院僧福洪施粟一百石 管勾人李儀 李旺 趙圓 管琉璃施主趙圓弟趙京費三百石 木匠都料趙青男趙惠 瓦匠林真 張贊 琉璃匠劉昇 劉□ 御前承應畫匠王遠同畫人王道小木工人都料王敏 檀明 蘇明 書寫人張□ 李□ 崇正隆三年戊寅歲四月十五日建訖 鑄造人李□ 浩 □□ □□ □□

〔按〕此碑存寺院內東隅，龜座圓首，身首一石鑄成，全高158厘米，其中座高46厘米，身首高112厘米，碑寬69厘米，厚11厘米。碑首及兩側用減地平級法雕捲草和牡丹花紋，中心處剔地雕小佛龕，佛像已殘；背面雕觀世音菩薩，捧淨瓶楊枝。碑名係作者所加。

二 修造碑陰記序（明）

嘗聞凡修造者多由募化而成一日萬善同歸一曰同結良緣又曰共成 聖事此天下古今之所同然耳惟獨范壽祿者父諱輩居儒學而早逝母劉氏當 年而亦亡遺祿兄弟幼小而家道極貧身無所棲猶如蓬轉隨風而度命不暇而 暇向善乎然而壽祿存心不污致行不苟幸而 皇天護佑不負辛苦助以力氣添 資財娶妻劉氏克勤克儉頗度時光乃前世之 善根復萌而發度誠持齋施粥濟貧苦多修 聖事喜輸財力不行募化感動信善隨心喜捨不等夫婦辛苦經歲不更乃常人之 所難及者若不刻傳負伊善心今將修過 聖事逐一刻石傳留後世以為修造者取法耳

崇禎三年四月吉日起工拆蓋伽藍金剛殿四間至崇禎五年七月中工完共內用過木植椽椽磚瓦木泥塑畫石工石料金 柱並銀過人工飯食共總計算費用七十八兩五錢願捨布施者銀二十八兩三錢祿實費銀五十兩三錢逐一刻石以今後觀 施過布施人數于后

范三印姚氏男范維極范維標施谷十石作銀十兩 曹明胡氏男曹桂香子施銀一兩 于承文閻氏男施銀一兩五錢 本寺主持師祖慈慶孫惟順重孫方榮

計問 實支 撤項于后 共買木植釘巴等項銀六兩 買石灰銀二兩五錢 以上共總費銀八十一兩六錢 計萬曆四十七年起會原帶米八斗至天啓七年共計八年壽祿與吳仕經管積谷八十石拆蓋兩殿 塑像金柱俱全費銀四十五兩 崇禎元年修完 書碑人范芮 信善劉貴 崇大明崇禎伍年柒月吉日造完石匠劉進寶甥男趙廷用趙廷良

〔按〕此碑存寺內馬主殿，方座圓首，身首一石刻成，總高144厘米，其中座高22厘米，身首高122厘米，碑寬54厘米，厚18厘米。碑頭刻“實行碑記”四字，碑名為“修造碑陰記序”。

三 重修靈巖寺碑記（明）

蓋行事者一生之實跡也功德者萬世之華鑒也考其行 因以著其事叙其功遂以表其德俾千載而下咸稱誦焉 維茲居民范壽祿乃淳生范公諱輩淑人劉氏次子也年 方弱質二天早逝露居野宿靡瞻靡休如窮無所歸其後 賴有薄田數畝詎夫耕婦鋤力成家不負先君之遺實厚 幸矣回思當日有今昔之感追述往事有因果之說矢志 好善其事劉氏繼善成性不吝喜捨見本村靈岩寺紫邑 古剎也建自正隆年間歷至我

大明國朝迄今風雨漂搖簷牆破 毀壞遂捐所積資 財不行募化補葺修理工匠 三餐悉祿饋送是以 誠感四方檀越樂於輸財趨 焉前後共脩一十二載約 費金四百餘兩衆善捐助一半其餘罄家囊賣牛畜以

補」數其苦行可備舉矣今者廟貌鼎新殿宇重光嗟乎其功」其德不□可嘉也哉事竣刻石予亦不勝掣節遂援筆記」其事今後世觀者仰止景行庶幾為好善之一助云爾」

代州庠生王維藩薰沐拜撰書」

昔大明國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四月初四日立石工陳進□□」

〔按〕此碑存院內東隅，方座圓首，身首一石鑄成，通刻捲草紋飾，碑首剔地突起雕造像一龕，內置一佛二菩薩，佛已殘壞，菩薩尚存。碑全高154厘米，其中座高41厘米，身首高113厘米，碑寬68厘米，厚10厘米。碑名為“重脩靈岩寺碑記”。

四 歷代建新碑記（明）

稽古靈岩寺創自前代金時完顏亮之正隆三年至元仁宗延祐三年一百六十四載南殿重修至元末順帝至正四年又遞計一百九十載□水陸正殿維新及我」

大明朝歷干戈摧殘之際剝舍森然翼然予社保障至我神宗時四百四十四年之久風雨飄損華飛極其間敝莊嚴亦爾淋漓予祖諱草諱誥」庠生諱藝等穆然有振起壇坫之想先造萬人□立會募化檄越□捨意其志不大矣乎泰三祖相繼祖其事鮮克終也梵宇頽危碑堪墮淚其」志其事深足□矣予族叔壽祿起事農業恨絕佳嗣曾以廣桑心思布毛意惘然此寺在念允成□述之思追淑德自樹四方信士薰於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其鳩工庀材之濟需不竭約費五百金而叔之微囊亦幾告匱矣未數年五殿輝煌聿觀厥成也嗟嗟果天生叔而終其事乎予」不知也□識叔以草□編氓嗣出青衿望之有瑟古松寒之賀習之無嗟伊嘯倪之卑不染天刑思來懸解故能摧德塞性以振名聲今日建豎」其功與前代人堪並等也足信也予不敏荷澤前人幸叨霽宇未能合力繼承克彰先德深維三祖立石不終乃前後之□予叔□或不記亦」無開示後人之楮有寺僧雪亭諱真梅得興予同心焉未幾即年而世嗟予梅以翠崖主僧而又□岩不朽之思奈何盡於德而儉於年良木嘆」催霜之景也立石不果終也幸有梅孫少慧志薰造廠慰祖訓予敢不竭搜家資為叔合尖才力使繼志述事之功不容滅汲焉耳予敢以功德有信哉惟願我」聖朝國運永昌香刹鼎峙倘奕世而後又修我翁續者或資以為觀型云爾」

繁峙縣儒學庠生范霖建立薰沐撰書」

昔大明崇禎拾陸年歲次癸未仲春月拾玖清明吉日立 石匠陳盡忠陳盡孝陳才陳金陳銀」

〔按〕此碑存寺內正殿月臺前，龜座螭首，通高319厘米，其中座高43厘米，身高190厘米，頭高86厘米，碑寬97厘米，厚25厘米。碑陰刻有“萬曆年創造碑人姓氏范霖、范養，……刊造建立碑人范霖……，吉日設醮慶賀碑人姓氏李景白……（共79人）”。前後時代不一，蓋為萬曆碑石。崇禎末年將其正面刻文磨去重刊，背面原刻姓氏未更。碑名為“歷代建新碑記”。

五 修補靈巖寺碑記（清）

夫社稷神靈之設自古常昭則邑之有廟一以隆祀典一以警人心使人祝禱有」地故天岩村有靈岩寺創建重修不可勝紀自大明崇禎十三年重修後迄今」百餘載風雨飄零孤鼠摧殘神佛儀範竟居於瓦礫蔓草間過往人士每低徊歎」歎嗟嘆不已嘉慶二十一年村人」相與謀曰人之居室猶思補葺况廟以棲神」而忍坐視零落乎於是

有田產者計畝出錢無田產者隨力捨施三載而後東西」南殿補葺照壁鐘樓新建禪房從西移東共費銀兩陸伯有餘起視正殿瓦無一」片木存四五而村人力竭財窮無可為智以故又遲三載至道光二年春募於外」者半捐於村者半新塑坐像一尊補塑立像四尊廟貌規模小於前之二三由春」及夏越八月而功乃告竣又費銀兩叁佰陸柒由是

祝禱有地使善人益思所以「為善惡人化而不復為惡勿謂數年之補葺徒為壯厥觀焉」

經理人范喜闊 增生范體剛 范秉鈞 范成文 庠生侯膺信 范應中 范體和 庠生范繼業 范天明 范士俊 范起鳳 范正美」

石工劉昭 郝魁元 劉晃」

大清道光三年歲次癸未十月穀旦立 本寺住持僧志環」

〔按〕此碑存寺內正殿基址東隅，方座，身首一石鑄成，無碑額，碑頭刻“永垂”二字。碑名係作者所加。

六 重修各廟碑誌（清）

天延村靈岩寺建自正隆自元及清歷國朝千數百餘年補葺丹雘□□□善村之人老者心傷少者目擊指謫紛起議論靡定恒欲補葺而力不□□文昌閣 龍神報賽之處殿廡雖具車棧傷迹雖未至於頹敗勢將□□神是庇若此甚非所以妥神靈也況莫為先難美弗彰莫為後難勝弗□□月間合議虔心起造立意重修主持倡於前經理和於後村中竭力捐□□辭手足之苦或仍舊或改作鴻工度材糾匠經營佛殿前加一簷以□□廟前彩畫鐘鼓二樓樂樓禪房俱革故鼎新以安住持至於諸神駕臨之所□□八楹以便報賽丹楹刻節畫棟雕宇撤故宇而重新之內外墻垣俱為整□□半至是而卑樸者煥然狎隘者廓然矣庶幾 神靈慰而人民樂所謂明□□神者也是役也經始於己巳春落成於庚午秋費義作之金二千餘緡工□□不敢袖手而推委第就其事之顛末以書其工費之若干勒諸石以示後□□范氏開戶開山施捨本料錢伍百千文 庠生范春沂撰 納僧明徹書 范登換捨握毛□ 范萬□捨谷寄地」

經理人范懷珍范儒選……（共26人） 住持僧本旺徒募化」

大清同治歲次庚午年十一□□

〔按〕此碑存正殿基址東隅，方座無首，全高123厘米，其中座高20厘米，身高103厘米，寬66厘米，厚14厘米。碑上部橫額為“名垂千秋”四字，碑名為“重修各廟碑誌”。還有一石亦為同治九年鐫刻，額曰“流芳萬代”，規格同上，全為布施者姓名，共計520人。

七 重修地藏廟碑記（清）

蓋聞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由「是觀之經冊皆勸善之資也矧 神惟威惟明不愆不濫錄人間之善惡操禍福之權衡誠能度「心感格惟 神是庇則餘慶百祥之報不於是得乎天岩村靈岩寺 地藏廟三間建立年遠自「崇禎元年重修迄今風雨剝蝕殿宇傾頹目視者莫不心傷慮其不足以妥神靈耳故閭村士民「咸起善念公議重新但工程雖不浩大尤非寸金片銀所能補砌也於是賴經理住竭力募化「得善士共捐資財四百餘吊然雖人心之樂輸意則神靈之默佑因而興工事修舉者易而崇高「狹者易而宏敞革故增新不數月而工已告竣廟貌於焉燦爛祀典於焉輝煌翠飛鳥草煥然改「觀較之舊制不更覺高大美麗也哉至此共勸盛事永誦名古殿易新成樂無疆之福法輪願「現同種三生之幸余不文從衆請以 敬誌云 庠生范堅薰沐敬書「邑庠生劉佐邦敬撰」經理人范世楨 范廷瓚 范倫 范作楨 范世德……（共20人）

木匠李三秀 石匠朱明寬 郝大雲 画匠智利仁 泥匠王炳陽」 住持僧隆法 善友張有富」

大清光緒歲次壬午年七月初旬穀旦立」

〔按〕此碑存寺內地藏殿，方座無首，總高161厘米，其中座高13厘米，身高148厘米，寬65厘米，厚17厘米。橫額為“萬善同歸”，碑名為“重修地藏廟碑記”。碑陰刻252位布施者的姓名。

八 重修閭廟碑誌（清）

嘗聞雅有作廟之詩興歌翼異魯有閭宮之頌載咏枚枚以是知創治於前光宜善成於後爰夫「天延村巖山寺建自正隆修營者不可勝數至今又歷數百年風漂雨零屋瓦摧殘丹青減色則」東邊 佛殿傾圮愈甚且舊有山門卑朽不堪然此寺之修營者不容已而各廟之待整者愈不」容寬於是村中會議僉曰工程浩大經費繁多則居斯土者咸歡欣贊助而鄰村之因社者亦好」善樂施幸得善人君子義助錢八百七十六千文因而糾匠經營同力合作庶幾裘成集腋東邊「諸殿俱踵事增華建立山門亦丹楹刻節至是非特此寺輪換即各 廟莫不齊美此所以為」神靈之隱慰亦村中之所壯觀也工告竣予用綴蕪詞以為序云」

庠生劉珍敬撰 增生范嶧薰沐敬書」

范氏開戶施木料錢伍拾千文」

經理范仰曾……（共十九人） 木匠李山秀 王同羅 劉俊 泥匠李生業 胡在先 安師付 画匠智利仁 韓木立 石匠趙作正 住持僧明徹 徒孫隆法 善友張大德」

大清光緒歲次丙申年季秋穀旦」

〔按〕此碑存寺內伽藍殿，方座圓首，身首一石鑄成，碑頭刻有“萬代”二字，碑名為“重修閭廟碑誌”。背面全為布施人姓名。碑全高168厘米，其中座高32厘米，身首高136厘米，碑寬57厘米，厚18厘米。

九 重修各廟碑誌（民國）

天岩村靈岩寺內有地藏殿自光緒七年重修後經年未久屋瓦摧殘風雨零落寺之外」又有文昌觀音閣多歷年所閣勢傾頗愈甚廟貌如此其何以隆祀典妥神靈乎閭村公」議募化共積資壹仟餘吊因而糾匠經營不數月殿宇輝煌煥然一新憐 閭君之尊嚴」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仰 帝君之昭垂可以佑文運之勿墜村中有好善樂施之君子有」勞心勞力經理工既竣不忍默默已也故用蕪詞以為之序」

前清庠生劉珍撰 斌業中學畢業范辰書」 總經理范嶧 范萬里 范根 范懋 經理范作禎……（共49人）」石匠樊喜全 画匠韓喜順 安景州 木匠李功 泥匠王治國 住持僧聖量 善友張潤」

中華民國十四年菊月穀旦立」

〔按〕此碑存寺內地藏殿，方座無頭，全高160厘米，其中座高17厘米，身高143厘米，寬59厘米，厚18厘米。碑上部橫額為“萬世流芳”，碑名為“重修各廟碑誌”。碑陰刻450位布施者的姓名。

〔附錄四〕

巖山寺修繕工程設計書

巖山寺位於山西省繁峙縣天延村，是五臺山北側的佛寺之一。寺區規模不大，明、清以來，香客稀少，寺宇逐漸衰敗。近年來，由於寺中金代壁畫被發現，巖山寺遂膺揚中外，受到學術界和各级領導的廣泛重視，1982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二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經實地勘察測繪，寺宇殘損嚴重，天王殿（山門）早毀，水陸正殿（彌陀殿）僅存臺基，明建清修的東西配殿也已瓦頂漏雨，牆壁裂縫。惟文殊殿（南殿）原狀尚存，殿內精美的金代壁畫保存完好，但樑枋折斷，瓦頂坍塌，臺基也大部殘缺。有鑒於此，該寺急待修繕保護，全面翻修。

一 殘損現狀

寺宇位於五臺山北麓，面東臺，背沙河，坐北向南。寺外地形南高北低，山門較寺內地勢略微凸起，這似乎不合常規，但地勢所限，不易變更。寺內蒼松四株，右刻題記為金正隆元年所植。寺外古楊參天，高及數丈，恐亦是近千年之物。寺內建築，或損壞，或殘甚，現狀皆不能繼續維持。

總體布局：實地勘察時見得圍牆基址，南北長75米，東西寬100米。由於東北向尚缺一角，故平面為不規則的長方形。寺內建築的軸綫，不在南北中綫上，而是偏東約10餘米，致使寺內建築形成東部密集、西隅寬闊的格局。原有建築的布列，從前至後有天王殿（山門）、文殊殿（南殿）、水陸正殿（彌陀殿），東西有伽藍殿、閻王殿（地藏殿）。寺宇東側有鐘樓一座，西側是否還有鼓樓對峙，不詳。根據山西部份古代寺廟的形制來分析，金、元時，鐘、鼓二樓多在寺宇兩側，至明、清改列在寺前山門兩隅。巖山寺是否亦循比制，鼓樓基址未曾見得，不敢冒然揣度。清代年間，因山門殘壞，出入不便，寺僧於文殊殿東側設小樓星門，由此經鐘樓券洞而出。為適應當地村民的風俗信仰，僧衆又於樓星門之南建馬王殿三楹，該寺建築始成現狀。近百年來，由於寺內經濟貧乏，殿堂常年失修，遂致殘破不堪。1957年普查文物時，巖山寺被定為元、明遺物，當時曾作過一些簡單的維修。1973年，筆者和其他同志實地考察寺內壁畫時，發現文殊殿壁畫應為金代遺作，彌足珍貴，故又在1974年對該寺做過一些鼻殘補漏。但是，這些均為小修小補，未能根除其殘疾。

天王殿（山門）：原在寺之南隅，清末毀壞，後因村民修建居舍，基址也被破壞過半。一座寺廟不可無門，此次修繕應予復原。

文殊殿（南殿）：居寺內中部，清末因寺門開在庭院東側，文殊殿與正殿相對，故又稱之為南殿。殿身寬五

間，深三間六椽，單簷歇山頂。此殿臺基殘壞，角柱下沉，樑架折斷，瓦頂幾經修補，瓦件規格不一，現已幾處漏雨。地面方磚大都存，或多已殘破成碎塊，入室行走，塵土飛揚。牆壁裂縫，壁畫局部脫皮，1957年修繕時貫了幾個木扒釘。前後門窗不嚴實，風吹日晒，不利於壁畫的安全。

水陸正殿（彌陀殿）：原為五楹，金建，元代重葺，內繪水陸壁畫，清末寺僧拆除變賣，遺移於縣城正覺寺之中。民國初年，當地信士集資募化，在其舊基上又建正殿五楹，“文革”中再次遭拆毀，今僅存臺基。由於寺內缺乏主體建築，顯得布局零亂。鄰近的寶藏寺，僅存金建圓覺殿一座，已無法保護，遺建於此，既可保存文物，又能完整巖山寺的布局。

伽藍殿和閻王殿（東西配殿）：面寬三間，進深四椽，單簷懸山式屋頂，明代重建，清代曾修葺。兩殿形制近同，規格尺寸却異。目前殿內塑像不存，殿宇傾斜走閃，屋頂殘壞，急待重修。

鐘樓：在寺內東側，方形，下為磚臺券洞，上置木柱、額枋、科拱和樑架。屋頂為單簷歇山式，比例適度，翼角翬飛，雖經清人重葺，造型尚佳。現椽飛部份殘壞，簷頭垂沉，瓦頂漏雨，皆需修復。

馬王殿：在文殊殿東側，是清代當地村民增築的風俗神祇祀地。此殿三間四椽，硬山式屋頂，塑像不存，僅後牆明間尚存壁畫一幅。目前牆壁坍塌，瓦頂漏雨，前後簷柱傾斜，門窗皆已不存，急需修繕保護。

此外，東側小櫺星門構件脫俛，瓦頂損壞，急待修繕。寺內碑碣、石幢、石塔、石香爐等，亦需黏接保護。

二 修繕設計

巖山寺修繕工程，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十四條中“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根據寺中各個建築物的不同情況，採取現狀翻修、局部復原（天王殿）、正殿遺建的施工方案。茲將土木工程設計中的有關事項列後，以憑遵照實施。

（一）天 王 殿

天王殿（山門）：清末毀壞，原狀不詳，僅存部份基址。按照山西金、元時期一般寺廟的規制，山門多為三間懸山式屋宇，又因該寺文殊殿、水陸正殿（彌陀殿）皆五間之制，故天王殿應較主殿略小，以三間較為適宜。現存文殊殿樑架科枋等大木構件已部份經元代更換，原水陸正殿亦經元代重葺，天王殿因亦按元制設計為寬三間、深四椽、單簷懸山式屋頂、瓦件普歇布灰色的殿宇。繁峙縣屬高寒地區，牆基中的素土、灰土和糙磚，均須築於凍層以下。臺明外沿鋪散水一週，上沿欄石鋪壓，留泛水3厘米，以便雨水排泄方便。柱網配置，除前後簷柱外，設中柱一列，板門安裝在明間二中柱間，兩次間及山面皆築以厚壁。柱底設素面覆盆式礎石，柱身直柱造，柱頭微捲刹。各柱均向內傾4厘米，簷成側角。角柱較平柱增高4厘米，造成生起。柱上欄額和普柏枋成“丁”形，出頭處砍作棹頭式樣（斷面見實測圖）。簷柱上的科枋，除柱頭鋪作外，補間鋪作一朵，規格近同，五鋪作，單抄單下昂，昂下製成假華頭子，耍頭為螭蚌形。柱頭科枋上的耍頭，乃四椽枋伸至簷外製成，後尾部份出華拱兩跳。補間鋪作耍頭之上，加設襯枋頭一材，餘皆與柱頭同。拱枋用材18×12厘米，架高6厘米。拱頭捲攢，按山西元代實例製作，令拱五瓣，泥道拱、慢拱三瓣，餘皆四瓣。明間二中柱較簷柱增高19厘米，柱上科拱四鋪作單抄，拱頭橫施異形拱，上設螭蚌形耍頭壓於檁下。柱中綫上有泥道拱和泥道慢拱承托枋材，尚且欄固。

樑架：四椽袱通達前後簷外，一材製成，長及7.9米，斷面 44×32 厘米，兩側面微凸起，給人以自然之感。若長材困難，四椽袱亦可用兩段對接，於中柱枋拱之上準卯相聯。其上有合栱、瓜柱承托平栿，平栿長3.5米，斷面 36×26 厘米，兩側微弧。再上有侏儒柱、合栱、大叉手承其脊樑（參見實測圖）。各栿之下皆設攀間枋和隨栿枋，增強縱向連結力。各栿直徑，除脊栿為34厘米外，餘皆30厘米。樑架舉折，前後撩簷枋之間總跨距7.12米，總舉高1.99米，折合1:3.6，其中第一架4.7舉，第二架7舉，舉勢尚屬圓和。兩山出際各1.3米，尚不足次間之半，與山西洪洞廣勝寺元構懸山式殿宇規制近同。兩山設博風、懸魚、若草，厚度5厘米。

椽飛：殿頂圓椽，直徑12厘米，撩簷枋以外部份微作捲刹，亂搭頭鋪釘，前簷椽子坐中。椽外別加飛椽，分別用大小連簷找平簷頭。簷出總長（水平距離）2.16米，其中柱中至撩簷枋中60厘米，撩簷枋中至椽頭110厘米，椽頭至飛頭46厘米。

瓦頂：椽飛上皆用望板鋪釘，抹護板灰一道，平均厚2.3厘米，麻刀青灰壓背，平均厚4厘米。令椽飛舉折處圓和適度。攪灰泥鋪筒板瓦，設青灰捉節挾籠。簷頭設溝頭滴水，兩山施排水溝滴，前簷及兩山皆溝頭坐中。筒瓦長34厘米，厚2.5厘米。坂瓦長33厘米，大頭寬23厘米，小頭寬21厘米，厚2厘米。溝頭鑿鸞紋樣，滴水牡丹花飾。脊身瓦條式，布灰色吻獸。鴟吻式樣按芮城永樂宮龍虎殿的鴟吻式樣製作，儼伽套獸可參照路城李莊文廟大成殿造型複製，兩者皆係元時遺物，具體規格可依其山門開間調整。

板門與匾額：中柱當心間安板門一道，下設地袱和門枕石，側施抱框和立類，上置門額裝門簪三枚，額上有迎風板三方。板門兩扇，各以六塊板材合成，肘板略厚（9厘米），副肘板次之（8厘米），身口板較薄（7厘米），背面五福貫圓。門釘五路、每路七枚，門鈐、門環皆素面無飾。為安全起見，背面腰間安置門鬥，以資固濟。正面板門上當心懸豎匾一方，上書“嚴山寺”三字，參照東旁門現存清嘉慶時的小匾式樣放大製作。

簷牆與地面：簷牆及中柱兩次間隔斷牆皆設青磚下肩，白灰沙漿灌固，純白灰搗縫。其上水坯砌築墻身，抹灰泥外刷朱紅色，內向抹攪灰泥素面。簷牆底寬80厘米，下肩高91厘米，墻頂略高於欄額下皮1至2厘米。墻身兩側各收分8至10厘米，收頂處與欄額斜肩相觸。內外地面全用方磚鋪墁，底面素土夯實，攪灰泥坐穩，青灰漿對縫，順開間縫垂直，橫縫相間。當心門檻兩側安過門石兩塊，長3米，寬45厘米，素面平整即可。

（二） 文殊殿

文殊殿（南殿）：按現狀翻修，殘者加固，缺者補齊，各種構件經過加固後可用者繼用，後人更換過的部份瓦件脊飾和前簷板門依原狀修復。

臺基：現狀已是後人補葺，片石臺砌，殘破過甚，前無月臺，壓簷已失，前後明間有階級可證。經發掘，原有散水及臺基原狀清晰，依舊復原。地平綫下灰沙漿臺砌，水泥沙漿穩固柱礎礮墩。地面以上條磚順砌，內灌白灰沙漿，外用白灰搗縫。地面以下臺基，寬19.08米，深15.96米，高45厘米，臺明收分2.5厘米，疊撈收剝。簷柱外泛水3厘米，週鋪散水，上砌壓簷石一週，四轉角處各設角石一塊，臺階垂帶皆以青石造鑿。條磚規格為 $33 \times 16 \times 7$ 厘米，方磚為 $33 \times 33 \times 6$ 厘米，壓簷石 40×18 厘米，長及1米以上，角石 $60 \times 60 \times 18$ 厘米（各部份規格尺寸見實測圖，以下均同。）

柱及柱礎：殿身五間，通面寬14.98米，明次間3.74至3.76米，稍間1.86米，僅合次間之半。殿進深三間，11.86米，當心間較大，4.36米，前後兩間與次間相等。殿內金柱四根，布列較殊，前槽兩根居次間中綫上，後槽兩根與稍間柱相對應，為減柱移位法並用之又一實例。內外柱礎，皆用自然料石為之，上沿與地面相平。柱皆木質，直柱造，柱頭有捲刹。平柱高3.73米，角柱生起13厘米，簷柱內傾5厘米，側角生起顯著。簷柱

一遇皆築入牆內，現狀高低不等，相差約30厘米。修繕時逐一檢查，柱礎抄平，柱身加固，腐者敬接，殘者剔補，外附鐵箍束緊，盡量不予更換，殘損過甚無法加固繼用者，照原樣複製。

欄首：現存欄額已有4根殘壞，普柏枋腐朽尤甚。欄額斷面 24×13 厘米，普柏枋斷面 13×27 厘米。拆卸後逐件檢修，無法加固者（欄4、普6）依舊製作安裝。

科拱：科拱四鋪作，層次較少，負荷較重，分散荷載不力，故科拱構件殘損者較多，轉角鋪作損壞尤為嚴重。測繪中發現，散料缺者近 $1/4$ ，補間鋪作後尾槓桿和枋材部份折斷，令拱、要頭亦有少量劈裂折損。拱枋用材高18厘米，厚12厘米，架高7厘米，科拱總高81.9厘米。拆卸時分組編號，總號分號相結合，分鋪作堆放，逐攢檢修，除已缺構件照原樣補配齊備外，殘者盡量加固後繼用，以保持金、元建築的原件原構。加固的方法，可用化學材料黏接與鐵箍加固相結合，無法加固者複製安裝。

樑架：由於內柱減少，樑架結構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前後槽皆用大內額承托樑椀。前槽內額金製，斷面 45×33 厘米，後槽內額元物，斷面 65×54 厘米。額下設緯幕枋，額上架四椀椀，明間兩椀金製，斷面 42×30 厘米，兩次間椀為元物，斷面 46×38 厘米。金、元構件顯然有別。

大木結構上的殘損情況較為嚴重。勘察中所見，前槽大額枋，兩次間四椀椀、東北向大角樑、兩山承椀枋、兩山平樑、四根攀間枋及兩根丁枋等皆已折斷。平樑及掀簷枋後人修補時大都改製，材不規整，直徑不足。叉手、攀間鋪作部份殘壞。懸魚、博風、若草等腐朽過甚，或已不存。修繕時需安全拆卸，認真檢查，能黏接加固者繼用之，無法加固繼用者依舊複製，規格、榫卯以原有構件為據。

椀飛：文殊殿舉折平緩，簷出適度，簷出總長2米，其中柱中心至掀簷枋中心37厘米，掀簷枋中至椀頭105厘米，飛子平出58厘米，已近宋《營造法式》中“每簷一尺，出飛子六寸”之制。殿頂幾經後人修葺，椀飛亦隨之變更，規格甚雜。椀子直徑較大者11至12厘米，小者8至9.5厘米，大椀徑恰是該殿用材之九分至十分，外簷部份微顯捲刹，當是原狀。飛子無孤棧捲刹，四面平整，斷面相等，也是後人更換過的，且現狀又多腐朽。拆卸後檢修，未腐者繼用，尾部折損者截作花架椀或聯椀，飛子、連簷、瓦口、懸魚、博風、若草及已腐的椀子，照原狀複製鋪釘。

瓦頂：殿頂除吻獸外皆布灰色。東北角套獸尚存，黃綠色琉璃製成（已殘），當是剪邊之證。現狀幾經修補，瓦件大小不一，大的筒瓦長37厘米，直徑16厘米，厚2.2厘米；坂瓦長35厘米，大頭寬24厘米，小頭寬22厘米，厚2厘米；殘存的幾枚溝頭滴水與此相同，當是原物遺存。現存瓦件殘缺者四分之一，完好者又多是明、清補修時添配。此次修繕時應依元物複製，補配齊全。現存吻獸乃清代式樣，修繕時參照潯城李莊文廟元代元統年間的吻獸製作。套獸依該殿東北角一枚複製。價伽、走獸原物不存，無據補配，容待以後研究解決。望板之上鋪護板灰一道，厚3厘米，乾後壓抹青灰泥背，然後攪灰泥完瓦，筒瓦上用麻刀青灰捉節挾攏，吻獸和青筒內安釘脊檣木。

門窗：殿身前後簷當心間皆裝板門一道，兩次間為直櫺窗，前後直櫺窗及後簷板門、立頭、門框、門簷等，皆金代原物，但有所殘損。後簷板門門扉後人減薄，餘皆加固後繼續使用。前簷板門修葺時更製過，依其位置照後簷板門式樣復原。板門厚8厘米，六塊合成（參見實測圖）。原有板門上有門釘痕迹，但無門鉸，照原狀修復。

簷牆：原有簷牆皆土坯壘砌，外抹草泥和麻刀灰，刷朱紅色；內向除草泥外，抹紙筋沙泥，並繪製壁畫。現狀除前簷西稍間、次間二窗肩下和北壁一部份殘缺外，大部份壁畫原狀保留下來。此次修繕依壁畫加固方法砌築牆壁，壁體空心，裝立柱和抗震剪刀撐，內向壁畫原位安裝，外向砌牆抹朱紅色，原狀依然。該殿壁畫

直抵殿內地面，無坎牆之設。砌牆和鋪地時，內外皆需設置防潮層，以便保障壁畫安全。

地面及佛壇：殿內外地面全用方磚鋪地，素土夯底，灰泥找平，磚縫用白灰黏接。室內佛壇甚大，約近殿內面積的二分之一，方磚地面繞佛壇一週鋪設。磚縫之布列，依山西宋、金以來古建築的慣例，採用順間縫垂直，橫縫相間的形式。臺明部份繞過皆以順間縫垂直，橫縫相間。佛壇為束腰須彌式，中部雕間柱、臺明，上下雕有仰覆蓮瓣，大部殘壞。壇上方磚鋪地，磚多殘缺，修繕時照舊砍磨磨製復原。塑像現狀保護，殘者加固，暫時不予補修。菩薩靠背支架略加整修，改變殘破零亂狀況。臺明之外的散水，鋪地時夯底後打三七灰土一道，然後白灰沙漿填青磚一層，其上鋪方磚，留足坡度，豎磚尤應穩牢。

(三) 圓覺殿

巖山寺後殿原為彌陀殿，內塑彌陀佛及二菩薩，四週滿繪水陸壁畫，故又稱水陸正殿。此殿金建元修，清末拆除變賣。民國初年，當地信士布施重建正堂五楹，“文革”中又遭破壞。現僅存民國初年的基址和月臺而已。一座寺廟正殿不存，僅有前殿及配屋，似乎缺少主體，給人以有賓無主的不完整感覺。在巖山寺西北3公里的中莊寨村，原有寶藏寺一所，清末衰敗。今寺宇大部毀壞，惟十二圓覺殿獨存。經實地勘察鑑定，此殿還是金代遺作。孤殿獨存，交通又不方便，很難以保護。此次巖山寺修復，將其遺至寺內原彌陀殿基址上復原保存，既可以保存金代木構，又完善了巖山寺布局，觀瞻方便，真可謂一舉多得。圓覺殿較文殊殿略小，居正殿位置似乎有點賓主倒置，為此可在殿之兩側增築挾屋兩間。此乃文殊殿內壁畫上金代建築固有之制，用以彌補正殿小於前殿之不足。

圓覺殿面寬三間，進深兩間四椽，單簷歇山屋頂。現狀除樑架和科拱外，大部殘損。遺移時需修繕和加固的項目為：

臺基：殿基殘壞，臺明部份後人用片石壘砌，亦殘。這建時重築臺基，砌至凍層以下。磚砌臺高60厘米，週鋪散水，臺明上沿鋪整磨石一週，角石穩固，素平無飾，臺明泛水3厘米，四週疊撈收刹。基礎部份除素土和灰土外，糙磚砌築，用白灰沙漿滿鋪滿灌，柱礎、碌墩水泥石沙漿穩牢。露明部份（包括臺明、月臺、壓落、階級等）白灰搗縫，恢復金代原貌。殿前原有月臺，雖已毀壞，但可覓得部份臺基。巖山寺彌陀殿月臺基址完好，依此恢復亦是原制。月臺泛水8厘米，雨水暢通。

柱及柱礎：圓覺殿柱礎除前簷二平柱礎石為蓮瓣覆盆式外，餘皆築入牆內，以自然料石為之。修繕時原物繼用，殘壞者照舊補齊。簷柱一週皆係木柱，直柱造，柱頭捲刹，側角生起明顯。牆內柱子下部腐爛，拆遺時視現存情況墩接或複製。墩接者長樁加活，複製者捲刹側角依舊。前簷二平柱直徑略細，似為後人更換或改製過的，與殿身間間、欄普斷面、科拱用材等皆不相稱，且又大半敞露在外，間間安裝板門與此相觸。為安全計，依原狀複製安裝。為防地震及大風襲擊，牆內各柱之間順間間安裝剪刀斜撐，下設地袱，上端徹至欄額下皮，外向與柱頭、柱腳相觸，防止因震動而傾倚。南禪寺大殿已這樣做了，效果良好。

欄普：欄額與普拍枋的斷面成“1”形。欄額高31厘米，厚14厘米。兩側各刻2厘米製成弧線。普拍枋寬26厘米，厚14厘米，均大於材。轉角出頭處欄額成“フ”，與大同善化寺金建三聖殿幾無二致。現狀三根（欄、普各三根）劈裂折斷，拆卸後再予檢查，除殘甚者外，盡量加固修補原物繼用，以保持金代建築的原狀原構。

科拱：該殿科拱簡潔，四鋪作單抄，無昂，耍頭螭蚌形。柱頭枋上隱刻慢棋，柱頭鋪作耍頭是四椽欂栳伸至簷外製成。轉角處於45度角線上加斜拱一縫，拱頭上不用由昂或角耍頭，而以二跳華拱直承大角樑下，別無它

飾，有些近似平座枋拱之做法。枋枋用材 18×12 厘米，梁高7.5厘米，與《營造法式》吻合。現狀為後簷風蝕過甚，缺十餘個小科。遺建時應逐件檢修，已缺或殘甚者修補複製，可用者加固後繼用。

檁架：殿內無金柱，亦無平檁，徹上露明造。四檁枋通達前後簷外，其上施合檁、瓜柱、大料、托腳、拳間枋承托平檁。平檁上有合檁、侏儒柱、大叉手和拳間枋承其脊樑，結構簡潔利落。兩山頂檁無承重作用，抹角檁承托大角檁，大角檁後尾置太平檁，以負出簷部份的重量。現有檁架構件的狀況，四檁枋後尾簷外露明部份微腐，加固後繼用。西北角大角檁損壞，撩簷枋及隨枋枋後人更製，出簷、博風已殘，照舊複製。懸魚、若草不存，參照巖山寺壁畫上的金代式樣復原。

椽飛：椽子直徑12厘米，簷出總長1.76米。與文殊殿相比簷出微短，主要是華棋一層跳距較小，飛子平出亦少造成的。轉角翼出25厘米，翼角翹起25厘米。現狀為椽子曾經後人部份更換過，原物簷頭微剝，現大部腐朽，飛子、連簷、瓦口皆腐，應照舊複製，選能用者繼續使用。

瓦頂：布灰色瓦頂，黃綠色琉璃剪邊。其結構為望板上抹護板灰一道，上壓青灰泥背，然後攪灰泥窰瓦，麻刀青灰捉節夾簷。現狀為瓦頂殘損嚴重，三種瓦件中，筒瓦大者29至30厘米，直徑15厘米，厚2厘米；坂瓦大者長34至35厘米，大頭寬26厘米，小頭寬23厘米，厚2厘米，蓋是原物。由於數量甚少，還需複製補齊。琉璃溝滴大部毀壞，殘存幾枚規格較小。溝頭髻簪紋，滴水牡丹紋，明制無疑。瓦頂部份似皆明物，根據筒、坂瓦大小和現存溝頭、滴水式樣複製。脊獸為明物，兩隻大吻造型甚佳，原物歸安，殘缺者黏補備齊。

門窗：殿身前簷明間板門，次間直櫺窗，皆已不存。從殘存卯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規制。現依位置，參照五臺善文村金建延慶寺正殿修復。明間板門，外裝魚塞板，下設門檻，上置門額，迎風板二方。門檻斷面 26×14 厘米，枋柱、立額 20×14 厘米。門額兩道，立旌四枚，門額斷面 25×14 厘米，立旌 20×14 厘米。雞棲木 18×14 厘米，魚塞板厚5厘米。門簪二枚，形同文殊殿後簷門簪，即“ $\angle$ ”形。板門兩扇，各五塊合成，門釘三路，每路七枚，背面用福三道貫固，安門鈔、門環。肘板厚8厘米，副肘板7厘米，身口板6.5厘米。兩次間設直櫺窗，下肩高1.33米，上置窗櫺 22×14 厘米。外裝魚塞板，門上裝置橫披。窗心高1.35米，寬2米，櫺條20枚，斷面 5×8 厘米，混通壓邊線。其它部件規格與明間同。

牆牆：該殿兩山及後簷築壁，厚80厘米，下部砌青磚坎牆，坎牆上沿設木骨一道，蓋為當時繪製壁畫時所採取的防潮措施。木骨厚10厘米，與晉祠聖母殿、朔縣崇福寺彌陀殿相同。牆身水坯砌築，外抹草泥及灰皮，刷朱紅色，內抹草泥和攪灰泥壁。現存的十二圓覺菩薩背光是清代繪製的，色澤輕浮，手法拙劣，故不予保留。牆面收分，外向8厘米，內向6厘米。

地面：殿內外及月臺地面皆用方磚鋪地，方磚規格 $31 \times 31 \times 6$ 厘米，素土夯實，攪灰泥坐牢，白灰接縫。臺明及月臺泛水已在臺基部份述及。門檻內外可安過門石兩塊，減少此處方磚磨損。殿內佛壇，原依後牆和山牆壘砌，今像已不存，壇已殘壞，故不予保留，以便為保存或陳列其它文物留下足夠的空間。

圓覺殿兩側各建挾屋兩間，屋頂為懸山式，布灰色瓦頂，作法同前。在形制、作法上盡量符合宋、金制度和風格。

(四) 其它建築

除上述各殿外，巖山寺還包括東西配殿（伽藍殿、閻王殿）、馬王殿、鐘樓、禪房和圍牆等。這些項目工程規模較小，結構亦較簡單，故列在一起綜合述之。

東西配殿：本名伽藍殿和地藏殿（近人稱作閻王殿），三間懸山式，明建清修。殿內像已不存。清人修補時，

簷頭鋸短，門窗改製，但樑架構件上明代題記尚存。現狀殘損嚴重，急待重修。此次修繕時恢復明代懸山式、布灰色瓦頂、兩扇式門窗的原貌。除椽飛腐爛、門窗及瓦頂改製、檁條截短、樑架中少數構件折損、予以按原狀修復外，餘皆原件繼用。臺明、階級、樑架、瓦頂等作法同前。隔扇六抹，斜樑小當，以明式製作。

馬王殿：在文殊殿東側，是清代村人增建的風俗神廟。此殿寬四間、深四椽、硬山式、布灰色瓦頂。臺基僅前後簷外露，左三間原奉馬王，右一間為僧舍。今馬王像已不存，僧侶也不在殿內居住，僅借前明間牆壁上留有清代繪製的馬王畫像一方，尚清晰可辨。前簷兩道板門，一在右間，一在左三間當心，其餘兩間安直樑窗。現狀殘壞較甚，後牆坍塌，瓦頂漏雨，門窗已經局部改製，但原貌基本可見，照舊重葺。殘壞構件複製，原件能用者繼用，瓦件脊獸已缺，照舊補配齊備。各部作法（臺基、柱額、樑架、瓦頂等）同前。

鐘樓：位於寺區東隅，樓高兩層，下層磚砌臺基，有券洞和板門，上沿設有圍簷瓦薩。上層四角立柱，勾欄圍護。柱頭有額枋和平枋板相繫，其上枋木疊構成樑架。樓簷甚長，翼角翹起，上置歇山式樓頂，脊獸全為布灰色。總體輪廓與朔縣崇福寺鐘鼓樓近同。此樓為明代遺物，清代又作過重葺。現狀為部份椽飛殘損，脊獸傾倒，簷頭下垂，樓頂局部漏雨。維修屋架時重葺瓦頂即可。寺西側鼓樓不存，亦未見得基址，復原無所憑藉，容待以後稽考。

圍牆：寺院圍牆早已坍塌，僅存牆基面已。現存圍牆是1974年維修時臨時築打的夯土牆，也已局部塌毀。從寺廟安全計，圍牆應予以砌築。按照一般常規，片石基礎砌至凍層以下，地平線上牆高3.3米。下肩高80厘米、厚60厘米，兩面各收斜5厘米，片石疊砌，白灰沙漿搗縫。牆身砌磚，1：3白灰沙漿擠牢，外刷朱紅色，上出三層疊澀，筒板瓦或仰覆板瓦蓋頂，中扣小脊一道，除拐角處外皆不設牆柱。牆基內外均需架打灰土，鋪設散水，以便雨後排水。

此外，寺內現存碑碣、石幢、石塔、香爐、柱礎等，多是有年代銘文的歷史遺物，是研究寺史沿革的重要資料，應加固後安置適當地方保護。寺內東北隅現存禪房三間，單簷硬山卷棚式，原為僧侶居舍，現為保護人員住址，應予維修保留。寺內各殿之間的甬道，高低不一，寬窄不等，且已殘損不全，此次修繕應予完備。隨着參觀人士的增多，保護、管理和接待工作亦需有一些房舍。寺內東側地盤較窄，但工作便利（遊人自東而來）；西側寬敞，來人又不便聯繫。現暫時將基地規劃在東側，待條件成熟後再在西側另闢佳寓。

（五） 各殿基礎工程

巖山寺地處五臺山北麓，屬高寒地區，凍層1.3米，遇有寒流，可凍至1.5米左右。繁峙縣境居滹沱河兩岸，風沙頻增，據工程部門測算，有時活荷載與淨荷載幾乎相等，又易出現偏移荷載。據此，巖山寺修繕時除柱間支撐、樑架加固外，基礎工程亦是應當十分重視的。內外牆基均需在凍層以下築打素土、灰土，然後砌築磚石基礎。柱礎基礎尤應寬厚，擴大荷載而積。

基礎作法，各殿負重牆基（包括簷牆、山牆、殿內隔牆等）自室內地平線下砌磚1.8米，兩側較牆身底寬6至10厘米，底腳向外疊澀兩層，每層6至8厘米，1：3白灰沙漿滿鋪滿澆。臺明、月臺自室外地平線下砌磚1.5米，底腳向外疊澀一層。柱礎碌墩水泥沙漿種固，墊平貫牢。牆身磚基之下打三七灰土兩步，素土一步。素土鋪厚30厘米，打成20厘米。灰土第一步鋪3打2，第二步鋪25打成15。臺明、月臺和臺階磚基之下，除槽底夯實外，打三七灰土一步。地平線以上的臺明、月臺，亦用白灰沙漿壘砌，壓簷石和階級石水泥沙漿種固，外表純白灰漿搗縫，用以保持原貌。

(六) 化學加固與鐵活加固

巖山寺各殿舊木構件中，有的劈裂，有的折斷。拆卸後應逐一檢查，能用者要加固繼用。加固的方法是舊木構件除塵後用化學材料黏接，玻璃鋼箍緊，外表作舊。為防止化學材料老化，一些大木構件和承重構件（如額枋、大樑、角樑、丁袱、耍頭、承椽枋等）上，可再用鐵箍、鐵板、螺栓、扒釘等繫緊釘固，以保證文物建築的絕對安全。需加固的構件，勘察所見，有柱頭、欄普、樑架、科拱等及各個構件的劈裂、折斷和墩接處。根據古建築修繕中的傳統加固方法和近三十年來的經驗，每座古建築修繕過程中，除椽釘、瓦釘、脊獸拉鏈等鐵活外，還需有如下的鐵活加固項目：

1. 柱子鐵活：柱頭劈裂應加鐵箍。墩接柱子除椎卯外，在橫縫處加鐵箍束緊。鐵箍寬6至8厘米，厚0.5至0.7厘米，活口對緊，鐵口扣牢。
 2. 欄普鐵活：欄額、普拍枋是位於柱頭上的聯絡材，但多係直卯插入，連結力不強。殿宇走閃多從柱頭傾向而起，欄普鐵活就是為防止此弊而設置的。具體作法是在普拍枋之上（無普拍枋者於欄額之上）的間縫對接處，加鐵板一道，長1.2至1.5米，寬10至14厘米，厚1厘米，剔槽隱於普拍枋上皮窩心，兩端各用4至5枚鐵釘貫平，釘長應通過普拍枋釘在欄額上，使柱頭成為一個穩固的框架，用以承負殿頂荷載。轉角處依90度拐角鋪釘鐵板，隱不可見，效果尚佳。
 3. 科拱鐵活：科拱部件易於折損者，多是耍頭、令拱和後尾槓。修繕時除化學黏接外，於隱蔽部位加鐵箍或鐵板承重，或與伸至簷外的大樑頭相聯，以增強科拱部件的荷載能量。
 4. 角樑鐵活：大角樑外簷長度超過後尾者，於尾端加鐵箍或扒釘與椽枋相聯，防止外簷荷載過重，造成翼角下沉。
 5. 椽枋鐵活：為防止椽枋滾動而造成樑架脫榫走閃或椽望拔釘裂隙，可在椽枋接點兩側用導向大扒釘將椽枋與樑枋扒緊釘固，保障椽枋、樑架重力集中。
 6. 拉桿椽：椽枋移位，椽子拔脫，是古建築上常見的現象。為防止此弊，於每間各架間縫兩側，選擇兩根椽子上下與椽枋用10厘米螺栓貫固，兩架之間交錯部位，兩山與承椽枋繫平。這樣，不僅可以穩固屋頂，加強相互間的連結力，而且大大強化了椽枋的荷載能量。
 7. 連簷鐵活：在大小連簷底面鋪釘厚3毫米的鐵板，至簷口摺回釘在飛子上皮，瓦口亦可包釘在其內，用以增強連簷的牢固性。
 8. 隔扇鐵活：除正面腰串和抹頭處加釘鐵板外，背面上下拐角處亦可加設90度鐵板釘固，防止脫榫。
- 除上述外，可能還有些需要增設鐵活的地方，修繕時隨時補充，但要盡量避免鐵活外露，以利觀瞻。禁忌因加固鐵活而損傷大木構件的承載能力，影響文物價值。

(七) 油飾斷白

為保護古建築木構件，抵禦風雨侵蝕，協調新舊構件色調，土木工程進行的最後階段需進行油飾斷白。油飾斷白乃至彩畫，因敷色於建築的表面，人們常常僅把它看作是為美觀，其實不然。它主要是用於防腐，同時亦反映出建築的色調和時代風貌。如果不分時代早晚，一律油飾光亮或彩畫一新，那將會給人以鮮艷奪目的感覺，降低文物的價值。十二圓覺殿已逾800年高齡，文殊殿以重修年代（元代延祐二年）計算也已670多年了。根據我國元代以前的早期建築僅作油飾斷白的慣例，金、元建築下架和簷頭多油飾作舊，上架則斷白作舊。

為了防腐，新舊木構件均應用生桐油防腐滲底，謂之“續生”。裂隙空洞填平釘固，然後貼骨灰地杖，地杖用料應以豬血發酵後拌磚灰粉為佳。下架油飾，包括柱子、門窗、橫披、地袱、立枋等。簷頭油飾，包括外簷椽子、望板、飛子、連簷、瓦口、仔角樑、博風板、懸魚、若草及草架柱子等。油飾的色調，因為現存遺迹下架全為朱紅色（內外柱同），上架椽飛皆淡綠色，飛子色調尤淺，望板、連簷、瓦口、博風、懸魚、若草等皆朱紅色，所以選用材料，應以熟桐油拌紅土和砂綠為準，不得改用青漆和化學材料，防止色變。油後作舊，退去光澤，達到整潔古雅的效果。

所謂斷白，主要是指新更構件的斷白和上色。外簷上架斷白，包括欄簷、枋拱、棹枋及殿內梁架椽望。巖山寺建築因風雨剝蝕，彩畫全無，新更構件可參照鄰近構件刷色作舊，協調一致即可。所用材料，應以赭石、紅土、煙墨、地板黃、鉛粉等不變色的顏料調配。個別微存彩畫殘迹的構件，依原狀着色作舊，使其達到與舊構件完全一致為宜。新更構件斷白作舊時可加工做出裂顯的木紋，力爭與舊構件完全一致為佳。

寺內東西配殿、馬王殿、鐘樓等明、清建築，時代較晚，保存有一部份彩畫圖案。除上下架油飾外，可參照原有圖案（下五彩等級）彩畫，但色澤要淡雅，彩畫完畢要作舊，使其與主體建築協調為宜。

古建築的修繕保護和翻修復原，不僅涉及到材料質地、法式特徵和設計要求諸方面，而且還涉及到製作手法和工藝流程的各個環節。修繕時，在設計的基礎上應盡量模仿原作效果，力爭達到造型、規格、手法、風貌完全一致。祇有這樣，才能達到整舊如舊、保存原狀的目的。

古建築的翻修設計，因規制、時代、地域和殘破情況不同，要求也不盡然一致。巖山寺的修繕設計，由於資料掌握的不完全，調查研究還不够深入，加之水平所限，可能會有不周之處，敬請各級領導和專家們指正。施工中如發現與設計不符者，請及時提出，以便研究更正。

1987年8月於太原

後

記

我對巖山寺的研究工作是從1973年開始的。當時，作者與丁明夷、高禮雙、楊子榮諸同志實地考察山西寺觀壁畫，發現巖山寺壁畫乃我國宋、金寺觀壁畫中的佼佼者。隨即呈報有關方面，得到廣泛重視。之後，張亞平、趙晉樟、潘潔茲、丁明夷同志先後撰文，增強了人們對巖山寺的瞭解。1982年，國務院將巖山寺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隨着對巖山寺保護工作的展開，作者有幸多次赴實地考察和研究，較系統地搜集到巖山寺的文字和照片資料。現趁工作之餘，撰成這本集子出版，作為初步研究成果，供有關的專家和同行借鑑。

在本書編寫過程中，我所鬱占恒同志給予很大支持，陳海榮同志拓製碑文，鄭慶春、李小青、丁鳳萍、吳銳等同志幫助整理資料，張映堂同志翻譯此書的英文目錄和內容提要，忻州地區文物管理處李有成、張富貴、李曉天、李艷蓉同志實地測量繪圖，繁峙縣文化局、博物館在各方面也曾給予大力協助。這本圖錄的出版，與上述單位和同志的共同努力是分不開的。在此，特致深切的謝意！

研究出版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學術論著，我們還是初次嘗試。巖山寺涉及到建築史、美術史、宗教史的各個方面，限於水平，書中可能會有錯誤和不周之處。在此書出版之際，我們誠懇地希望得到有關專家和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柴澤俊

一九九〇年六月於太原